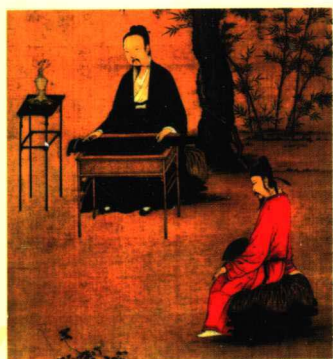


# 吕祖全传



参同契  
醒心经  
指玄篇  
葫芦头集  
灵应事迹  
八品仙经  
金丹直指  
圣法诸品

姜子夫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文  
库

总体策划 晓伟  
责任编辑 章扬  
封面设计 李岩

# 吕祖全传

参同契  
醒心经  
指玄篇  
葫芦集  
灵应事迹  
八品仙经  
金丹直指  
圣法诸品

ISBN 7-80171-573-X



9 787801 715739 >

ISBN 7-80171-573-X/B·31

定价：300.00 元（全套）

本册定价：10.00 元



珍藏版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 吕祖全传

姜子夫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祖全传/(清)刘体恕著;姜子夫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1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ISBN 7-80171-573-X

I. 吕...

II. ①刘... ②姜...

III. 传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640 号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吕祖全传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20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171-573-X/B·31

定价: 300.00 元 (全套 30 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 前言

在中国民间,吕洞宾是一位与观音菩萨、关公一样妇孺皆知、香火占尽的人物,他们被合称为“三大神明”。唐宋以来,他与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并称为“八洞神仙”。尤其是元代全真教兴起,奉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吕洞宾地位由此奠定。元世祖至元六年,将五祖俱封真君;武宗至大三年,又加赠五祖帝君封号。吕洞宾从此被称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尊为吕祖,为南北两宗共尊之道祖。

南北两宗同被认为同祖同源,教统一致,不再区别。到了明代,陆西星创出东派,为与南北宗抗衡,自称吕洞宾亲临其家,住二十余日,亲授法诀,并著有《宾翁自记》、《海山仙迹》等。他自称为吕祖弟子,自然与王重阳为同辈师兄弟,东派与北派、南派并无高下。再过二百年,李涵虚在四川开西派,亦称吕祖降于峨眉山亲传,而李则为吕祖亲传弟子。于是吕祖仙迹遍于人间,为三教合一之代表神仙。

《吕祖全传》由清初道士刘体恕编著。刘体恕在武昌以扶乩术降仙,遂刊吕祖流传丹功之著作。虽属宗教信



仰,但也总结了以吕祖为号召的在功法。除整理原有流传著作之外,又于清顺治年建涵三官。“涵三”者,取包涵精气神三者同炼归一,为研究内丹法诀处所也。因此《吕祖全传》在道教史上,在内丹功法上,逐步成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典籍。

我们秉承忠实原文的原则,在对原著进行了校对、校勘的基础上,加注了新式标点符号。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最佳的通俗读本,以期读者作为参考和研究之用。

目

录

卷一 吕祖本传 ..... (1)

小序 ..... (1)

本传 ..... (1)

仙派源流 ..... (15)

传闻正误 ..... (17)

卷二 灵应事迹 ... (20)

小序 ..... (20)

武昌鬻梳 ..... (20)

水化成酒 ..... (21)

墨化成金 ..... (21)

纸中方窍 ..... (22)

石上方窍 ..... (22)

庐山淬剑 ..... (23)

仙乐侑席 ..... (24)

管片泛波 ..... (24)

游金鹅寺 ..... (25)

游庐山寺 ..... (25)

开元赠金 ..... (26)

大云会食 ..... (27)

邵城酒肆 ..... (28)

永康酒楼 ..... (28)

汴京茶肆 ..... (28)

徽宗斋会 ..... (29)

青城鹤会 ..... (30)

绛纱裹药 ..... (30)

孝感救母 ..... (30)

江陵医眼 ..... (31)

岳阳货药 ..... (31)

文集 ..... (32)

修身诀三段

(以下古体诗) ... (32)

三字诀 ..... (32)

悟道诗 ..... (33)

百字碑 ..... (34)

鄂渚悟道歌 ..... (34)

谷神歌 ..... (35)

卷六 指玄篇 ..... (36)

小序 ..... (36)

律诗一十六首 ... (36)

卷七 忠孝诰 ..... (45)

- 小序 ..... (45)
- 重刻忠孝诰序 ... (45)
- 正阳帝君
- 忠孝诰序 ..... (47)
- 忠孝诰总论 ..... (47)
- 忠孝总跋 ..... (50)
- 卷八 前八品仙经** ... (51)
- 小序 ..... (51)
- 太极化育品第一 ... (51)
- 五行端孝品第二 ... (54)
- 诚谛导引品第三 ... (57)
- 正忠示教品第四 ... (61)
- 信实达道品第五 ... (64)
- 保精固命品第六 ... (67)
- 气合玄元品第七 ... (71)
- 神化无为品第八 ... (74)
- 卷九 后八品经** ... (79)
- 小序 ..... (79)
- 太上洞玄华
- 炁朝元品第一 ... (79)
- 忘情品第二 ..... (80)
- 观心品第三 ..... (83)
- 静性品第四 ..... (86)
- 卷十 五品仙经** ... (89)
- 小序 ..... (89)
- 观心除妄品第一 ... (89)
- 开基采药品第二 ... (91)
- 锻鼎炼炉品第三 ... (93)
- 空形虚命品第四 ... (95)
- 脱胎出阳品第五 ... (97)
- 卷十一 清微三品经** (99)
- 小序 ..... (99)
- 清微三品经 ..... (99)
- 卷十二 参同经** ... (113)
- 小序 ..... (113)
- 法会缘起章第一 ... (113)
- 始炁玄要章第二 ... (114)
- 敬畏天地章第三 ... (116)
- 清净身业章第四 ... (117)
- 断除口业章第五 ... (119)
- 卷十三 圣德诸品经** (121)
- 小序 ..... (121)
- 圣德经 ..... (121)
- 贤德经 ..... (124)
- 修养经 ..... (125)



养气存神经 ..... (126)

定证经 ..... (127)

夜气妙经 ..... (128)

无有执著经 ..... (129)

湛宁经 ..... (130)

#### 卷十四 金丹直指

诸品经 ..... (131)

金丹直指经 ..... (131)

明道归真经 ..... (131)

寂淡宗一经 ..... (134)

万化归一经 ..... (136)

辟幻真经 ..... (137)

尊生妙经 ..... (138)

克己妙经 ..... (139)

断障归一经 ..... (140)

真密经 ..... (141)

真默经 ..... (142)

#### 卷十五 醒心经 ... (143)

小序 ..... (143)

醒心真经 ..... (143)

#### 卷十六 度厄求劫、救苦、

滌氛四神咒 ..... (150)

小序 ..... (150)

太上说吕祖斗光度

厄护命大神咒 ... (150)

太上敕演吕祖救劫

证道经咒 ..... (153)

救苦难神咒 ..... (155)

#### 卷十七 雪过修真

仙忏 ..... (156)

小序 ..... (156)

栖真宣演拔济苦海

雪过修真仙忏 ... (156)

#### 卷十八 玉枢宝经赞 (165)

小序 ..... (165)

玉枢宝经 ..... (165)

尔时九天 ..... (165)

应元 ..... (166)

雷 ..... (166)

声 ..... (166)

#### 卷十九 葫头集 ... (167)

小序 ..... (167)

东岳庙碑记 ..... (167)

去尘铭 ..... (168)

- |                       |       |                        |       |
|-----------------------|-------|------------------------|-------|
| 洗心铭 .....             | (168) | 驾鹤歌 .....              | (174) |
| 坐卧 .....              | (169) | 示体恕 .....              | (174) |
| 沉醉东风 .....            | (169) | 示人(以下调) ...            | (175) |
| 好姐姐 .....             | (169) | 示众 .....               | (175) |
| 月上海棠 .....            | (169) |                        |       |
| 五供养 .....             | (169) | <b>卷二十一 涵三语录</b> (176) |       |
| 玉抱肚 .....             | (170) | 小序 .....               | (176) |
| 水红花 .....             | (170) | 涵三语录 .....             | (176) |
| 双声子 .....             | (170) |                        |       |
|                       |       | <b>卷二十二 修真传</b>        |       |
| <b>卷二十 涵三杂咏</b> (171) |       | 道论 .....               | (186) |
| 小序 .....              | (171) | 小序 .....               | (186) |
| 春日(五言律) ...           | (171) | 论真仙第一 .....            | (186) |
| 偶题(以下七言律)             | (171) | 论大道第二 .....            | (190) |
| 夜吟 .....              | (172) | 论天地第三 .....            | (192) |
| 勉学 .....              | (172) | 论日月第四 .....            | (195) |
| 静夜 .....              | (172) | 论四时第五 .....            | (197) |
| 元宵 .....              | (172) | 论五行第六 .....            | (200) |
| 寓意 .....              | (173) |                        |       |
| 训人 .....              | (173) | <b>卷二十四 吕祖诸诰</b> (204) |       |
| 啸吟 .....              | (173) | 小序 .....               | (204) |
| 长歌一首 .....            | (173) | 吕祖诰 .....              | (204) |



## 卷一 吕祖本传

### 小 序

吕祖对正阳帝君，欲度尽众生，方肯上升，迨上升之后，复行化度世。是以由唐迄今，隐显变化不一。世称吕仙，其自称曰回道人，曰无上宫主，究证位无上圣师。灵迹极多，不能尽载，本传只止原传叙次，间有增入并分注处，以备参考。至传闻之异，有谓本唐宗室姓李，或曰名珏，或曰名琼，以夫妇入山双修易姓吕。或曰举进士第作令，或曰举进士不第。或曰六十四岁游长安遇正阳帝君，或曰六十四岁上朝元始玉皇。或曰四月十四日生，或曰八月初四日生。其生之年，或曰贞观，或曰天宝，或曰贞元。种种不一。吕祖尝曰：“呼牛应牛，呼马应马，世人之谬，乃真乃假。吾唐以前，吾亦何有也？”其言达矣。夫太上降生，指李为氏；雪山初诞，从胁而出。以及二龙绕室，五星在庭，神灵之征，历历不爽。仙佛圣贤之生，由来异矣，若吕祖，吾又乌能测之哉？

### 本 传

吕祖名嵒，字洞宾（全唐诗一字嵒客）。世为河中府永乐县人（一作蒲阪，一云向居东平，继迁京川）。曾祖延之，仕唐，终河东节度使。祖渭，终礼部侍郎。父让，海州刺史（一云有温、良、恭、俭四兄）。贞元十四年（一云贞观丙午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母就蓐时，异香满室，天乐



浮空，一白鹤自天飞下，竟入帐中不见（仙经谓在天宫历劫，奉元始命降生度世）。生而金形木质，鹤顶龟背，虎体龙腮，翠眉凤眼，修颈露颔，额阔身圆，鼻梁耸直，面白黄色，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箭头大（一云后变赤色），两足纹隐如龟音（音均）折（音策）。少聪敏，日记万言，矢口成文。既长，身五尺二寸（一云八尺二寸）。喜顶华阳巾，衣白黄襦衫（一云白襦衫），系皂绦，状类张子房。二十不娶（一云娶刘校尉女，武昌黄鹤楼有吕祖数十代玄孙题扁楼头）。始在襁褓，马祖见之曰：“此儿骨相不凡，自是风尘表物。他时遇庐则居，见钟则扣，留心记取。”（后果如所记）。后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天遁剑法。自是混俗货墨于人间（《神仙鉴》遇火龙君，系正阳传道之后），号纯阳子（《神仙鉴》以此号为道成朝三清上帝时所赐）。

咸通中，举进士第（一云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时

年六十四岁（《上阳子》曰：

“六十四卦已尽，乃始于乾，此纯阳之应。”但祖师自记

云：“五十始得道。”则遇正

阳，尚属四十余。此云六十

四岁，应有误）。后游长安酒

肆（一云父母命赴试，携童

寄儿，束装至长安），见一羽

士，青巾白袍，长髯秀目，手

携紫筇（音穷），腰挂大瓢，

书三绝句于壁曰：“坐卧常



携(一作持)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一作东)都。乾坤许大(一作世界)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作中)一(一作大)丈夫。”“得道真(一作神)仙(一作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可(一作好)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一作见)□□有几人。”吕祖讶其状貌奇古,诗意飘逸,因揖问姓氏。曰:“吾复姓钟离,名权,字云房。”吕祖再拜延坐,钟曰:“子可吟一绝,予欲观之。”吕祖遂呈一绝曰:“生日(一作在)儒家遇太平,悬纓重滞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钟祖见诗暗喜,因同憩肆中,钟自起执炊,吕祖忽困倦,枕案假寐。梦以举子赴京,进士及第,始自州县,而擢郎署,台谏给舍,翰苑秘阁,及诸清要,无不备历,升而复黜,黜而复升;前后两妻富贵家女,婚嫁早毕,孙甥振振,簪笏满门,几四十年;又独相十年,权势熏炙,忽被重罪,籍没家资,分散妻孥,流于岭表,一身孑然,穷苦憔悴,立马风雪中,方兴浩叹,恍然梦觉。钟祖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吕祖惊曰:“先生知我梦耶?”钟曰:“子适来之梦,升沉万态,荣悴多端,五十年间一顷耳,得不足喜,丧何足悲。且有大觉,而后知此人世一大梦也。”吕祖感悟,知宦途不足恋(观此可知吕祖遇正阳时,当在壮年),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当时钟祖之名亦未大显),愿求度世术。”钟故辞曰:“子骨节未完,志行未定,若欲度世,须更数世可也。”翩然别去。吕祖怏怏自失,弃官(一作儒)归隐(原注云:邯郸梦,乃卢生遇吕祖事,不知事有相类,况吕祖曾题促拍满路花词,有曰“黄粱犹未熟,梦惊残”,



即吕祖圣诰，亦云黄粱梦觉）。

钟祖自是十试吕祖。一日自外归，见家人皆病没，心无悼怛，但厚备棺具，已而没者皆起；偶鬻货于市，议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半，亦无所争，并半值不取，委货而去；元日有丐者倚门求施，与以钱物，丐者索不已，且加谇詈，再三礼谢，丐者笑而去；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群羊，乃推羊下峻阪，独以身当之，虎随释去；独居山中草舍观书，忽一女年可十七八，光艳照人，妆饰靓丽，自云归宁母家，日暮倦行，借此少憩，既而调戏百端，夜逼同寝，竟不为动；一日郊出，及归，家资为劫盗席卷，殆无以供朝夕，了无愠色；躬耕（一云采药）自给，忽于锄下见金数十饼，急掩之，一无所取；偶于坊市货铜器数事归，则皆金也，即访主人还之；有疯狂道士，在坊陌市药，曰“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因买药归，服之无恙；春潦泛溢，棹一小舟至中流，风涛掀涌，端坐不动，竟亦无虞；一日独坐室中，忽见奇形怪状鬼神无数，有欲击者，有欲杀者，一无所惧，复有夜叉数十，械一囚，血肉淋漓，哭泣号叫，曰“汝宿世杀我，急偿我命”，曰：“杀人偿命，其又奚辞？”遽索刀绳欲自尽，忽闻空中叱声，鬼神皆不复见，一人抚掌而下，即钟祖也。谓曰：“尘心难灭，仙才难值，吾之求人，甚于人之求吾也。吾十度试子，皆无所动，得道必矣（已上十试，余窃疑之。夫神仙试人，必其人根缘甚浅，尘浊难断，故一试再试，以验其道心何如耳。如许真君上升，以炭化美女，试门弟子；壶公以秽物试长房，皆不足异。若吕祖以天真降凡，根器与庸众悬殊，即火龙正阳，均系奉上帝命传道度世，岂有不知夙因



而故为此十试乎？况吕姓累世簪纓，吕祖于咸通末年举进士第，载在儒书，何得有躬亲鬻货及牧羊山中、躬耕自给诸事。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吾于十试亦云。但功行未完，授子黄白秘术，可以济世利物。使三千功满，八百行圆，吾来度子。”问曰：“所作庚辛，有变异乎？”曰：“三千（别作五百）年后，还本质耳。”吕祖愀然曰：“误三千（亦作五百）年后人，不愿为也。”钟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只须此试足矣）。”因与之叙弃世得道来历，且言：“受苦竹真君记曰‘此去游人间，遇人有两口者，即汝弟子’，吾遍游山海，竟未见人有两口者，今详子姓，实符苦竹之记矣，予所居终南鹤岭，子能从予游乎？”吕因随往。

星月交辉，四顾寂寥，钟执吕手偕行，才数步，恍如骑快马历山川，俄倾至洞南。门下钥矣，钟以碧绦吕带，俱从门隙中入（祖师岂无神通开钥，奚自门隙入），豁然开朗。登一高峰，至大洞门东，前有二虎踞守，钟叱之，虎伏不动，乃引入。金楼玉台，珍禽琪树，光景照耀，气候如春。相与坐盘陀石，饮元和酒三杯（《神仙鉴》于此下有“云房曰：君真予山中友也，为改名曰岩，字洞宾。”十八字）。俄有一青衣，双髻金铃，朱裳翠袖，云履玉珮，异香氤氲，持茧纸金书曰：“群



仙已集蓬莱上宫，邀先生赴天池会，论五元真君神游记事。”钟祖将去，吕祖虑其不返，赋诗送曰：“道德崇高相见难，又闻东去幸仙坛，杖头春色一壶酒，顶上云攒五色冠。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先生去后身须（一作俱）老，乞与贫儒换骨丹。”钟曰：“汝但驻此，吾去不久。”遂望东南乘紫云而去。吕祖将所附素书，披阅玩诵。

旬日钟回，曰：“子在是岑寂，得无忆归否？”曰：“既办心学道，岂有家山思乎？”钟曰：“善哉。汝等不知分合阴阳之妙，守阴则只是魄，存阳则只是魂，若能聚魂合魄，使阴阳相合，魂魄同真，是谓真人。”吕曰：“魂魄冥冥，至理甚深，何以全形？”曰：“慧发冥冥，泰定神灵，神既混合，岂不契真？金形玉质，本出精诚，大药既成，身乃飞轻。”因问天地，曰：“乾三索，而天交于地，乃生三阳；坤三索，而地交于天，乃生三阴。阳中藏阴，曰真阴，真阴到天，因阳而生；阴中藏阳，曰真阳，真阳到地，因阴而发。交合得道，自然长久。”问日月，曰：“月受日魂，以阳变阴，阴极阳纯，月华莹净。修炼到此，积气成神。”问四时五行，曰：“一心自有五行，一日自有四时，大抵阴阳相推而已。阳不得阴不成，到底无阴而不死；阴不得阳不生，到底阴尽而皆阳（前后八品经义盖本乎此）。”又问水火龙虎，曰：“身中有君火、臣火、民火，真火出于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视之不可见，取之不可得。真水生于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见之不可留，留之不可住。肾，水也，水中有气，名曰真火。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此即龙从火里出，虎向水边生义。）以水生木，肾



气足而肝气生，以绝肾之余阴；而气过肝时，即为纯阳，藏真一之水，恍惚名真龙。以火克金，心液盛而肺液生，以绝心之余阳；而液到肺时，即为纯阴，藏真阳之气，杳冥名真虎。气中取水，水中取气，曰得黍米，归于黄庭，此大丹也。”问铅汞，曰：“铅性沉重而喜坠，此肾水以润下而易满；汞性轻飞而喜升，此心火以炎上而易散。以铅制汞，以沉重而镇轻飞，内丹结矣。”又问抽添，曰：“冬至后，阳升于地，地抽其阴，太阳抽而为厥阴，少阳添而为阳明，厥阴抽而为少阳，阳明添而为太阳。夏至后，阴降于天，天抽其阳，太阳抽而为阳明，少阴添而为厥阴，阳明抽而为少阳，厥阴添而为太阴。又如日月，月受日魂，日受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华已满，光照下土；不然，无初生而变上弦，上弦而变月望也，月还阴魄，日收阳精。后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添月其魄，光照已谢，阴魄已定；不然，无月望而变下弦，下弦而变晦朔也。日月往复，而变九六，此抽添之象也。”又问河车，曰：“人身阳少阴多，无非是水，故有取于河车。河车起于北方正水中，而非若旁门搬运力也。”问内观坐忘之妙，曰：“龙虎交媾，阴阳配匹。九皇真人引一朱衣童子下降，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女子上升。相见黄屋之前，有一黄衣老姬接引，如夫妇之合，尽时欢洽。女复下降，男复上升，如夫妇之离。既毕，产一物，大如弹丸，色同朱橘，抛入黄屋，以金器盛留。”

问曰：“如此修行，有魔难否？”曰：“子知十魔九难乎？衣食逼迫，一难也；恩爱牵缠，二难也；利名牵绊，三难也；灾患横生，四难也；盲师约束，五难也；议论差别，



六难也；志意懈怠，七难也；岁月蹉跎，八难也；时世分离，九难也。一六贼魔，二富贵魔，三六情魔，四恩爱魔，五患难魔，六神佛为害是圣贤魔，七刀兵魔，八女乐魔，九女色魔，十货利魔。”又问：“云何证验？”曰：“始也，淫邪尽绝，外行兼修。采药之际，金精充满，阴魄销融。次，心经涌溢，口出甘液。次，阴阳击搏，腹鸣如雷。次，魂魄未定，梦寐惊恐。次，或生微疾，不疗自愈。次，丹田夜暖，形容昼清。次，若处暗室，而神光自现。次，若抱婴儿而上金阙。次，雷鸣一声，关节通而惊汗四溢。次，玉液烹炼成凝酥，而雪花散坠，或化血成乳，而渐畏腥膻；或尘骨将轻，而渐变金玉。次，行如奔马。次，对景无心。次，吹气疗疾。次，内观明朗。次，双睛如漆。次，绀发再生。次，真气足而常自饱。次，食不多而酒无量。次，神体光泽，精气秀媚。次，口生异味，鼻有异香。次，目视万里。次，癍痕消灭。次，涕泪涎汗皆绝。次，三尸九虫悉除。次，内志清高，上合太虚，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梦寐自绝，神采精爽，不分昼夜。次，阳精成体，灵府坚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嘘呵可干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静中时闻天乐，金石丝竹之清，非世所常闻。次，内观或游华胥，楼台殿阁之丽，非世所常见。次，见凡人腥秽。次，见内神出现。次，



见外神来朝，功圆行满，膺策受图，紫霞满目，金光罩体，或见火龙飞，或见玄鹤舞，彩云缭绕，瑞气缤纷，天花乱坠，神女下降，出凡入圣，逍遥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钟离悉以上真玄诀传授，吕祖一一领悟。

俄顷闻有叩户声，起视，乃清溪郑思远，与太华施胡浮两真人由东南来，缓步凌虚，体凝金碧，相揖共坐。曰：“适为尹思逸（一作尹思）丹成致贺，遂造仙扉。”施曰：“此一侍者何人也？”钟曰：“本朝吕海州让之子，少习儒墨，失意上国，邂逅长安酒肆，从吾奉道，通阴阳制炼形神入妙之微。”钟因令拜二仙。郑、施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脱尘网，可示一诗。”乃授以金管霞笺，灵胶犀砚。即献诗曰：“万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觉非轻，抛家别国云山外，炼魄全魂日月精。比见至人论九鼎，欲穷大药访三清，如今会遇真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二仙叹其才清句秀，各以所秘相赠而别。时春禽啁嚅，钟祖于洞口题曰：“春气塞空花露滴，朝阳拍海岳云归。”复谓吕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此功行，以升仙阶。恐汝不能久居此洞，后十年洞庭相见。”取笔于洞中石壁上草书曰：“昼日高明，夜月圆清，阴阳魂神（一作魄），混合上升。”掷笔告曰：“世间游行，当施利济之道，行满功成，复相聚会。”语毕，又以《灵宝毕法》授之，谓曰：“始予于终南石壁之间，曾得《灵宝经》三部，上部曰《元始金诰》，中曰《元皇玉策》，下曰《太上真元义》，凡数千卷，予撮其要为《毕法》，分十六科及三乘（鉴有此二字）六义。盖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天地升降之道；气中生水，水中生气，心肾交合之机。以八卦运十二时，而其

要在艮；以三田互相反覆，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功夫，姑借咽气嗽液为喻。而真气口诀，实在口传心授，不在文字间也。”又以灵丹数粒示曰：“此非世间五金八石，乃世间异宝合成，虽有质而无形，如云如火，如光如影，可见而不可执，服之与人魂识合为一体，轻虚微妙，非如有形之丹也。”复赠诗一章曰：“知君幸有英灵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元殿上水晶宫，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真诀，须要执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执取龟蛇颠倒诀。三尸神，须打彻，进退天机法六甲。知此三要万神归，来驾火神离九阙。九九道至成真（一作丹）日，三界四府朝元节。气翱翔兮神烜赫，蓬莱便是吾家宅。群仙会饮天乐喧，双童引入升玄客。道心不退故传君，立誓约言亲灑血。逢人兮，莫乱说，遇友兮，不须诀。莫怪频发此言辞，轻慢必有阴司折。执手相别意如何，今日为君重作歌。说尽千般玄（一作真）妙理，未必君心信也么。仔细（一作子后）分明说与汝，保惜吾言上大罗。”吕祖闻已，尽豁尘浊，复进问三元、三清、三宝、三境之说。钟曰：“第一混沌太无元，从此化生天宝君，治玉清境，清微天宫，其气始青；第二赤混太无元，从此化生灵宝君，治上清境，禹余天宫，其气玄黄；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此化生神宝君，治太清境，大赤天宫，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气经》云：三号虽殊，本同一也。三君各为教主，乃三洞尊师（自问三元至此原传无，照《神仙鉴》辑入）。”授受将毕，忽有二仙绡衣霞彩，手捧金简宝符云：“上帝诏钟离权为九天金阙选仙使。”拜命讫，谓吕曰：“吾即升天，汝好住世间，修功立行，他日亦当如我。”吕再拜曰：“岩志异于先生，必须



度尽众生，方肯上升也（此是何等大誓愿力，真慈肠也）。”时翔鸾彩凤，金幢玉节，仙吹嘹亮，钟祖与捧诏二仙乘云冉冉而去。

吕祖既得钟离之道，又得火龙真人天遁剑法（《神仙鉴》以火龙授剑法，在得道后，游庐山始遇），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瞋（是乃慧剑。《鉴》云：“洞宾游庐山，祝融君遇见，知是仙宗，传以天遁剑法。曰：‘余火龙真君也，昔持此剑斩邪魔，今赠君家断烦恼。’”）。尝有诗曰：“昔年曾遇火龙君，一剑相传伴此身。天地山河从结沫，星辰日月任停轮。须知本性绵多劫，空向人间历万春。昨夜钟离传一语，六天宫殿欲成尘。”（此诗系后混迹市廛，追忆而题。）初游江淮，试灵剑，除长蛟之害。至洞庭湖，登岳阳楼独酌。钟祖忽降曰：“来践前约（盖前有十年洞庭湖相见之语），上帝命汝眷属悉居荆山洞府，子之名字已注玉清籍中。”三月十八日，引拜苦竹真君，传日月交并之法。年五十三，归宗庐山。年六十四，上朝元始玉皇（谨按《八品仙经》苦竹、火龙、正阳均奉元始命传道，度归上真。则苦竹传法，自不可略，原传无，兹特采《神仙鉴》补入）。自是隐显变化不一。惟其誓愿宏大，是以浮沉浊世，行化度人，虽愚夫愚妇，罔不闻名起敬（已证圆通，昔号光圆自在通佛，复证圆通文尼真佛。惟其愿力大，功行深，故果位亦极崇高）。尝曰：“世人竟欲见吾，而不能行吾言，虽日夕与吾同处何益哉？人若能忠于国，孝友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济物，以阴鹭格天，人爱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与吾同，虽不见吾，犹见吾也。盖人之性，念于善，则属阳明，



其性入于轻清,此天堂之路;念于恶,则属阴浊,入于粗重,此地狱之阶。天堂地狱,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化成耳。”

宋艺祖建隆初,吕祖自后苑出,对上称朱陵上帝,以火德王天下。留语移时,左右皆不得闻,语秘不传。上解赭袍玉带赐之,俄不见。上命绘像于太清楼,道录陈景元传其像于世。政和中,宫禁有祟,白昼现形,盗金宝妃嫔,独上所居无患。自林灵素王文卿诸侍宸治之,息而复生。上精斋虔祷,奏词凡六。一日昼寝,见东华门外有一道士,碧莲冠,紫鹤氅,手持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命,来治此祟。”良久,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啖之。上问:“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宁真君关羽也。”上勉劳再四,复问张飞何在,羽曰:“飞乃臣累劫兄弟,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仙鉴》此句上有“在唐为张巡”一语,后武穆王父梦张飞托生,遂命名飞)。他日



辅佐中兴,飞将有功焉(关帝随吕祖宋廷除祟,非以封号也。直欲显岳公之降世耳,奈徽宗不能传示后人,竟为桧贼所害,大功不成。惜哉!翼德公何以累生皆不得令终,岂亦定数难逃耶)。上问道士姓名,曰:“臣姓阳,四月十四日生。”梦觉,召侍宸言之曰:“此吕仙也。”自是宫禁帖然。遂诏天下有吕仙香火处,皆

正妙通真人之号。制曰：“朕嘉与民偕奉大道，凡厥仙隐，具载册书，况默应祷祈，宜示恩宠。吕真人匿影藏文，远尔游方，逮建福庭，适有寓舍，叹兹符契，锡以号名，神明俨然，尚垂昭鉴，可封妙通真人。”塑像于景灵宫，岁时奉祀焉。其神通妙用，载诸传记者，不可殚述。

元世祖封号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加封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所著诗词，有《浑成集》行于世。迨后飞鸾现化，于五陵演有前后《八品》；鄂渚之栖真，演有《五品》；涵三，演有《三品》、《参同》诸经；湖南草堂，演有《圣德》诸经。其先有《指玄篇》、《忠孝诰》、《修真传道集》、《玉枢经赞》传世，今并汇辑，合为《全书》（元世祖以下一段，原传无，今补入）。

无我子敬赞曰：道家之有孚佑帝君，犹释家之有观音大士也。世尊无为，而其法兴于大士；太上无为，而其法兴于帝君。虽证位天上，犹出入人间，度人无量，殆与圣人之欲万物各得其所者同。故天下万世，闻者莫不兴起，其愿力至为宏远矣。昔世尊于楞严会上，选大士为诸佛中圆通第一；若吕祖者，其亦圆通第一也哉。

又按《上阳子》云：吕祖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祖居西京河南府满柘县永乐镇招贤里，今曰蒲州蒲阪县。生于天宝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一云生唐德宗贞元丙子（贞元丙子，系德宗十二年，与本传十四年异），从父海州刺史，因家焉。以科举授江州德化县令。因纵步庐山，游澧水之上，遇正阳授道。至今在世。天帝颁诏为九天采访使，五月二十日奉诏，有诗云“纠司天上神仙籍”之句（此诗《文集》并《全唐诗》俱无），就以此日为上



升。有诗词名《浑成集》行于世。以道授海蟾重阳。

又按《神仙鉴》云：吕祖系古圣王皇覃氏降凡，于贞观丙午年四月十四日生，名绍先。父让，初为太子右庶子，迁海州刺史，母王夫人。就蓐于林檎树下，异香满径。襁褓时，四祖见之，曰：“此儿骨相不凡，终是风尘表物。”及长，身八尺二寸，面淡黄，笑脸微麻，三髭须，状类张子房，又似太史公。年二十，娶刘校尉女。武后时，三举进士不第。天授二年，已四十六岁，父强命赴试，因与童寄儿往长安。遇钟离于酒肆，遂弃家随至终南鹤岭。钟因改名岩，字洞宾。

又云：钟祖悉传以上真玄诀，通会阴阳制炼形神入妙之道，吕未达奥旨。钟又以《入药镜》授之，问系何上真所作，曰崔汪手著，仙秩已高，为玄元真人。吕读而赞之曰：“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及钟祖应九天选仙使之诏上升，吕回乡里，拜祖先墓，度郭上灶。游庐山，遇火龙真君，授以剑法。

又按《八品仙经》：吕祖于唐天宝元年正月九日，侍虚皇天尊几，与十极真人演说灵砂丹诀。奉谕于唐贞元世戊寅岁四月十四日，生河南吕宅为男。与诸书称天宝十四年，及贞观丙午、贞元丙子者异。

又按吕祖《仙诰》自叙云：八月初四日生，四月十四日上升，三月十八日炼丹修行，六月九日证果，九月二十八日飞升。与诸说异。《诰》详后卷。

又《诰》内“咸通及第”与“两坐琴堂”之语，世多疑之，以为应举长安，得遇正阳，何至有居官之事？不知神仙度人，须有节次，此时虽遇正阳，未必便随之去，但能

急流勇退皆可访道修真。所谓英雄退步即神仙是也。又况神仙居官者甚多,柱史而下,如庄周之漆园,方朔之待诏金马门,葛仙公之令勾漏,许真君之令旌阳,皆得道后居官者,又何疑于吕祖哉。

又按《神仙鉴》:吕祖曾祖延之,证位余庆真君;祖渭,证位有庆真君;父让,证位集庆真君;母王夫人,证位集庆元君;伯父温、良、恭、俭,俱证同宏真君;帝配刘夫人,证位和平元君云。

## 仙派源流

大道之传,始于太上老子,而盛于吕祖。溯其源,少阳帝君,得老子之传者也,两传而得吕祖云。少阳帝君王玄甫,传正阳帝君;正阳帝君钟离云房,传孚佑帝君;孚佑帝君吕纯阳,传海蟾帝君;海蟾帝君刘成宗,传紫阳真人;紫阳真人张伯端,传石杏林真人;石杏林真人,传薛紫贤真人;薛紫贤真人,传陈泥丸真人;陈泥丸真人,传白紫清真人;白紫清真人,传彭鹤林真人。孚佑帝君,又传重阳帝君;重阳帝君王德威,传马丹阳真人;马丹阳真人,传宋披云真人;宋披云真人,传李太虚真人;李太虚真人,传张紫琼真人;张紫琼真人,传赵缘督真人;赵缘督真人,传陈上阳真人。按:少阳帝君、正阳帝君、孚佑帝君、海蟾帝君、重阳帝君为五祖。王重阳又传邱长春、刘长生、谭长真、郝广宁、王玉阳、孙清静仙姑,合之马丹阳,为北七真。张紫阳又传刘永年,合之石杏林、薛紫贤、陈泥丸、白紫清、彭鹤林为南七真。南北两宗皆吕祖法嗣





也。猗与盛哉。

少阳帝君,姓王,不知其世代名号,或云名玄甫,即东华帝君也。隐昆仑山,著《黄庭经》。

正阳帝君,姓钟离,名权,字云房,京兆咸阳人。仕汉为将军,隐晋州羊角山,有《破迷正道歌》。

孚佑帝君,姓吕,名岩,字洞宾,河南蒲阪县人。

海蟾帝君,姓刘,名操,燕山入。仕辽为宰相,遁迹于终南太华之间,有《还丹破迷歌》。

张紫阳,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著《悟真篇》。

石杏林,名泰,字得之,常州人。著《还元篇》。

薛紫贤,名道光,字道源,鸡足人。著《悟真直指》。

陈泥丸,名楠,字南木,号翠虚,博罗人。有《翠虚妙悟全集》。

白紫清,本姓葛,名长庚,琼州人。隐武夷山,所著有《上清》、《武夷》二集。

彭鹤林,名耜,字季益,三山人。隐居鹤林,有《道闾元枢歌》。

刘永年,号顺理,又名广益,即白龙洞道人也。紫阳化去七年,刘仍晤于王屋山,在虎邱成道。刘传于翁象川,名葆光,注《悟真篇》,坊本误为薛道光注。

重阳帝君,姓王,名嘉,字知名,咸阳人。有《全真前

后集》、《韬光集》、《云中集》、《分梨十化说》。

马丹阳，名钰，字玄宝，金宁海州人。有《金玉渐悟行化》、《成道圆成精微》六集，及《语录》一集。

宋披云，名有道，字德芳，号黄房公，沔阳人。

李太虚，名珏，字双玉，崇庆州人，入青城山。

张紫琼，名模，字君范，饶州人。

赵缘督，名友钦，饶郡人，为赵宗子。作《仙佛同源文》、《金丹难问》等书。

陈上阳，名致虚，字观吾，元至顺间人，有《悟真篇注》。

邱长春，名处机，字通密，金登州人，有《磻溪鸣道集》《西游记》。

刘长生，名处玄，字通妙，金东莱人。有《仙乐太虚盘阳同坐安闲修真文集》六卷，及《道德阴符演》、《黄庭述》。

谭长真，名处端，字通正，金宁海人。有《水云集》。

郝广宁，名大通，字太古，号恬然子，宁海人，有《太古集》、《示教直言》。

王玉阳，名处一，宁海东牟人。有《云光集》。

孙清静仙姑，名不二，号清静散人，宁海人，马丹阳之妇也。

## 传闻正误

《吕祖本传》云“咸通中举进士第”，又郝天挺注云“咸通中及第，两调县令，值黄巢乱，移家终南”，又一传云“始名绍先，不从婚娶，滞场屋二十三年；及罢，纵游天



下”。又江州望江亭自记云“吾京川人，唐末三举进士不第，因游于江湖，五十道始成”，《岳阳风土记》及王举《雅言》皆云举进士不第，两说不同。至世传，又有自叙墨刻石像，本姓李，名珏，字伯玉，唐宗室也，有四子，为避乱，止携妻入山，故更姓吕，则并姓而非，更为可异。大约祖之出处，当以本传为据，余皆存而不论可也。

《枕中记》系卢生遇吕祖事，而汤临川则谓世传李邕侯泌作。又谓史传泌少好神仙之学，不屑昏宦，为世主所强，颇有干济之业，观察郑虢，凿山开道，至三门集，以便饷漕，又数经理吐番西事。元载疾其宠，天子至不能庇之，为匿泌于魏少游所。载诛，召泌，懒残所谓“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记，殆泌自谓乎？吾谓若果泌自谓，又何必托之卢生？殆亦因梦中叙事，偶与泌同，而遂疑为泌作耳。犹黄粱梦觉，吕祖遇正阳时，亦有其事，又安可以为本一事，而讹为卢生耶？

“生日儒家值太平”一绝，《全唐诗》又作李升诗；“不用梯媒向外求”一绝，《全唐诗》一作张辞诗，皆以唐讹唐，应归吕祖。惟“寄白龙洞刘道人”一首，《悟真集》作张紫阳诗，意白龙洞前后两道人，适同姓刘，或紫阳偶述吕祖诗赠之耶？紫阳所赠之道人，名永年，号顺理，为紫阳高弟；而吕祖寄诗之刘道人，名字不可考。但吕祖文集如《浑成》、《婆心》诸集，久传于世，而《悟真》后出，此诗自当归吕。至“曾经天上三千劫”一律，近误入《张三丰真人集》者，又不必辨矣。

世传《吕祖道德经释义》，不知何人所作。如每章各句下小注，与莹蟾子李道纯小注，大同小异，一也；解后

各系一诗，则上阳子陈致虚所著转语偈，载在《金丹大要》五卷中可考，二也；道可道章，多节略上阳解，又列上阳之序于简端，三也。特其大书纯阳帝君释义，似属诸吕祖，而又次以云门鲁史纂述；云门鲁史，不知何人，所云纂述，不知何自，但既曰纂述，则非出吕祖之手可知。按吕祖《参同》妙典中，历叙著书，并不及此解，且有“昔读《道德》，深忧不获透彻经旨，后与群圣讨论，方悉其妙”之说，是此解信非其所著也。且解内牵强牴牾，不合经旨处甚多，必后人妄托，不敢纂入全书。

云石杨良弼，校刊吕祖文集后序，有灵迹中滥收猥亵一二事，不雅驯，皆为删补。此举有功吕祖不小。如俗传白牡丹等事，皆属后人假捏。又坊刻有《钟吕真问答》一帙，又有《既济真经》一篇，其他言容成之术者，多托之吕祖。祖尝言：“吾道虽于房中得之，却非御女之术。”一言已破千古之疑。凡若此者，以伪乱真，皆吕祖之罪人也。兹刻一概严加斥削，不使外术旁门，干我正道，吕祖其许我乎？

王文贞公崇简，冬夜笺记云：“俗传洞宾戏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颜洞宾，非纯阳也。康熙年间，吕祖尝于黄鹤楼降乩，曰：‘世传飞剑斩黄龙，乃宋散仙颜洞宾也。’岂有上真而瞋恼不除者乎？可证白牡丹事。”又云：“地狱之说，如吕祖所说最切。”又云：“黄粱传奇，托言卢生，其事乃钟离云房点化吕祖，亦误以两事合为一耳。”



## 卷二 灵应事迹

## 小 序

昔观音大士，普门示现，三十二应，无人弗度，七难二求，罔不遂意，盖惟愿力洪大，是以化形刹尘。吕祖初得仙道，即对正阳祖师云：“弟子愿度尽一切众生，方归天上。”此何如誓愿，不与普门大士有默契乎！嗣是化形宇宙，混迹市尘，遍施法乳，泽沛寰区。自古神仙众矣，惟吕祖之名，彻霄壤，冠古今，虽妇人女子，咸知敬信。嘻，盛哉！其灵应事迹，散佚弗传者何限；即载诸简编，彰彰人耳目者，亦第存什一于千伯，安在其能尽述也。然就世所传者，汇而综之，亦足以见吕祖度世之心，实与普门同一悲愿。人苟有志于道，而以吕祖之心为心，譬之一月中天，千江普现，特心地垢秽，斯弗克见耳，若其澄潭止水，未有不見者也。世之览者，亦当有会于余言。

## 武昌鬻梳

吕祖游武昌天心桥，诡姓名鬻敝木梳，索价千钱，连月不售。俄有老嫗行乞，年八十余。龙钟伛偻，秃发如雪。吕祖谓曰：“世人循目前，袭常见，吾穹价货敝秽物，岂无意？而千万人咸无超卓之见，尚可与语道耶？”乃以梳为嫗理发，随梳随长，鬓黑委地，形容变少，众始神之，争以求梳。吕祖笑曰：“见之不识，识之不见。”乃投梳桥下，化为苍龙飞去，吕祖与嫗不见。后始知其为吕仙也。

## 水化成酒

马善，东都人。熙宁初，举进士不第，学道。一日与一侯道人（名玖）行汴水，见一羽士，青巾布袍，体秀骨异，目如明水，面无尘浊。马召啜茶，且饮食之。侯性素瞋，叱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飞符召鬼，点石化金，归钱返壁。”羽士曰：“子所为，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壮吾气。”射酒肆，去烛数十丈而烛立灭。复吐气吹侯面，若惊风大发，凛凛不可支。二人起谢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见教。”羽士曰：“学仙须立功行，功即勤苦修炼，行即济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药济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杀物命以救人命，是杀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病自佳。”语及曙，羽士别去，曰：“吾将返湘水之滨，与子酌别于柳阴下。”以金令侯市酒，适无酒，羽士以瓶一只，命侯取汴水一瓶，以药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人共饮大醉。羽士留诗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来走天下，即是姓兼名。”既别，二人测之，乃吕洞宾三字，大悔恨。

## 墨化成金

韩忠献公琦，晚年始延方士。吕祖鹑衣垢面求谒，韩





意轻之，曰：“汝何能？”曰：“能为墨。”试令为之，即掘地坎洩焉（奇）。韩不悦，祖乃和揉坎中泥为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视之，乃良金也，上有吕字，破之彻肌理。韩追悔无已，寻卒。

## 纸中方窍

监文思院赵应道，病瘵疴，几委顿，泣别亲旧曰：“吾死矣夫，闺阁中一物皆舍得，独鹤发老亲无托，奈何？”语未竟，俄有道人扣门（一念感动），语赵曰：“病不难愈也。”取纸二幅，各掐其中为一方窍，径可二尺许，以授赵，曰：“俟夜烧一幅灰之，调乳香汤涂病上，留一幅以待后人。”言讫，道人不复见，始悟两方窍，乃吕字也。

## 石上方窍

梓潼娄道明，家富，善玄素术，常畜少女十人（便不是正道）。才有孕，即遣去，复置新者（罪过）。常不减十人之数，昼夜迭御无休息，而神清体健，面若桃红，或经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许人。尤好夸诞大言，对客会饮，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辈遗书，自以为真仙也。一日吕祖诡为乞人，登门，娄不识之，叱使去。吕祖以两足踏石上，遽成两方窍，深可寸许，娄始惊异，延置座右，曰：“子非凡人也。”出侍女歌《游仙》词，命之酒。吕祖口占《望江南》词酬之，曰：“瑶池上，瑞雾霭群仙，素炼金童锵凤板，青衣玉女啸鸾弦，身在大罗



天。沉醉处，缥缈玉京山，唱彻步虚清燕罢，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进蜀笺请书，吕祖自纸尾倒书彻纸首，字足不遗空隙，娄大惊喜。方欲请问道要，祖答曰：“吾已口口相传矣。”娄请益，复曰：“吾已口口相传矣。”俄登门外大柏树杪，不见。后数日娄忽不快，吐膏液如银者数斗而卒。口口相传之说，与夫石上两方窍，皆吕字之寓也。

一云娄问道要，祖曰：“汝知浔阳翟庄乎？以孝友著名，耕而自食，恒以弋钓为事。中年不猎，尚钓，人谓均是命，何以犹钓？翟后晚年亦不钓，端居华门，征命俱不就。汝之妄诞何为哉？”未几，吐液卒。

## 庐山淬剑

吕祖游江州庐山真寂观（一云寂真观），临砌淬剑。道士侯用晦问之曰：“先生剑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异之，以酒果召饮，谓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风尘中人。”祖曰：“且剧饮，无相穷诘。”既醉，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曰：“欲整（一作淬）锋铍敢（一作不）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奸血默随流水尽，凶顽今逐渍痕消。削平（一作除）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一本作绝句，无中四句。）题毕，初见若无字，既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侯大惊，再拜。因问剑法，曰：“有道剑，有法剑，道剑则出入无形，法剑则以术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见，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剑戮奸人于稠众中，得不骇俗

乎？”曰：“人以神为母，气为子，神存则气聚，神去则气散。但戮其神，则人将自没。或有假手于人，皆此类也。”侯叹曰：“此真仙之言也，愿闻姓氏。”曰：“吾吕岩也。”言讫，因掷剑于空中，化为青龙，跨之而去。

## 仙乐侑席

宋陈执中，建甲第东都，亲朋合乐。俄有褴褛道士至，陈问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乐一部，欲奏以侑华筵。”腰间出一轴画，挂于柱上，绘仙女十二人，各执乐器，道士呼使下，皆累累列于前，两女执幢幡以导，余女奏乐。皆玉肌花貌，丽态娇音，顶七宝冠，衣六铢衣，金珂玉佩，转动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大，而体甚轻虚，终不类生人。乐音清彻烟霄，曲调特异。三阕竟，陈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学道成，则身中三魂七魄、五脏六腑诸神皆化而为此，公亦愿学否？”陈以为幻惑，颇不快。道士顾诸女曰：“可去矣。”遂皆复上画轴，道士取轴卷而吞之（倚幻），索纸笔大书曰：“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腰下剑锋横紫电，炉中丹焰起苍烟。才骑白鹿（一作鹤），过沧海，复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闲聊戏尔，无人知我是真仙。”末题曰：“谷客书。”即出门，俄不见。陈谓谷客乃洞宾也，悔恨欲抉目，未几谢世。

## 管片泛波

涿江笔师翟某，喜接方士。吕祖往谒之，翟馆于家，



礼遇殊至，自是往来弥年。一日挈翟游江之浒，啗笔管为二片，浮于波上。吕祖履其一，引笔师效之，笔师怖不敢前，吕祖笑而济，及岸，俄不见。翟始知其异人也。浹旬复来，自挈饮食，食翟，皆臭腐也，翟掩鼻谢弗食。吕祖太息曰：“若不能恶食，吾以肉酱两甌遗君。”遂去不复见。开视酱甌，皆赍金也。两甌者，盖亦两大甕之类，寓吕字也。

## 游金鹅寺

吕祖抵四明金鹅寺，顾方丈萧然，顷有童子出，吕问此何寥寥，曰：“莫道寥寥，虚空也不著。”遂佳其言，题诗于壁云：“方丈有门出不钥，见个山童露双脚，问伊方丈何寥寥，道是虚空也不著。闻此语，何欣欣，主翁岂是寻常人？我来谒见不得见，渴（《全唐诗》作渴）心耿耿生埃尘。归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莱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楼时，雪晴海阔千峰晓。”

## 游庐山寺

庐山开元寺僧法珍，坐禅二十年，颇有戒行。一日定坐，有一道人往谒，问曰：“师谓坐禅可了道乎？”（此与南岳问马祖意同。）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贪瞋淫杀为甚，方其坐时，自谓无此心矣；及其遇景遇物，不能自克。则此种心，纷飞莫御，道岂专在坐乎？”因与珍历云堂，见一僧方酣睡，谓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试观此生。”（曩见《悟真篇》末载此事曰：“见一僧方入定坐，珍曰：‘此僧

平素善入定。’吕曰：‘我等且坐此试看。’”)坐未几，见僧顶门出一小蛇，长三寸余，缘床左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复循溺器饮，出轩外，度小沟，绕花台，若驻玩状，复欲度一小沟，以水溢而返。道人当其来径，以小刀插地，蛇见之畏缩，寻别径至床右足，循僧顶而入，睡僧遽惊觉。问讯曰：“吾适一梦，与二子言之。初梦从左门出，逢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饮之，因褰裳渡门外小江，逢美女数十，恣观之，复欲渡一小江，水骤涨不能往，逢一贼欲见杀，走从捷径至右门而入，遂觉。”道人与珍大笑。出谓珍曰：“以床足为门，以涕唾为供，以溺为醞，以沟为江，以花木为美女，以刀为贼，人之梦寐幻妄如此。”(明人于此，正须看破。)珍曰：“为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瞋，熏染变化已成蛇相(此意恶也。意恶隐而不现，谓之阴恶，故多变蛇蝎之类；阳恶属身业，易见，多变虎豹之类)，他日瞑目，即受生于蛇中矣(可畏！学佛学仙原要修心，不修心何益)，可不惧哉？吾吕公也，见子精忱，可以学道，故来教子。”珍遂随之而往，不知所终。(此段事极好提醒迷人。一云祖后授以丹诀，令潜修于青牛谷：“昔洪志乘青牛，冲举于此。道成当来引汝。”)

### 开元赠金

袁州开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冽，吕祖爱之，留连旬日，因与寺僧款密。僧朴野，待之尽敬，不知其为吕仙也。临行以墨二笏，赠僧，藏之篋笥，不复省。一日李大临转漕江西行部至袁，寻僧问曰：“吕先生尝赠汝金乎？”僧



恍然曰：“我不识吕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赠我墨耳，初无金也。”出墨示大临，则墨即金矣。大临摩挲骇异，欲以他金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转赠之。且问运使何自知此，李曰：“昨过零陵县，见何仙姑，问吕公动履，何曰：‘近吕过此，自言久客宜春，与开元浴室僧相善，喜其有仙风道骨，以金遗之。’我闻此语，故来验焉。”旬日吕祖复来，问僧墨何在，僧具以告，吕笑曰：“此女饶舌。”遂与僧携手出门去，不知所之。



一云：祖复至，僧喜迎拜，祖问墨何在，僧具告。曰：“大临王拱宸，皆吾故友也。”遂授僧禅定之理，后亦度世。

## 大云会食

吕祖伪为回处士，游大云寺，随堂会食。月余，谓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面耳。”遂去旬日，携少许面至，自炮设，数百僧皆饱足。僧请处士啜茗，举丁晋公诗曰：“花随僧箸破，云逐客瓯圆。”处士曰：“句虽佳，未尽茶之理。”乃书诗曰：“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工夫，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断送睡魔（一作魂）离

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幽业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以丹一粒遗僧曰：“服此可不死。”后僧亦仙去。

## 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有老媪开酒肆，一日有吕道人来索饮，偶无酒，媪以所余浊酒一升与之，道人问价，媪曰：“每升钱二十。”道人以指点酒，书二十字于门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视，则字迹下透石底几尺余。自是观者如堵，酒肆大售。后人因其居，建集仙观。

## 永康酒楼

永康军倪庚，新开酒楼，有一道人至索饮，自旦及暮，饮佳酿已及石余。众怪，相聚以观，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语，颓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动，道人忽起，援笔题诗于壁曰：“鲸吸鳌吞数百杯，玉山谁起复谁颓？醒时两袂天风冷，一朵红云海上来。”末书云：“三山道士阳纯作。”以土一块掷倪面，走出门，仰望东北一朵红云飞来，抚掌大笑，俄不见。刮视其壁，墨彻数分，视土块，乃良金也。自是酒楼大售，始知阳纯者，乃纯阳也。

## 汴京茶肆

周世宗时，汴京有石氏开茶肆，令一幼女行茶。吕祖伪为丐者，日往据上坐索饮，衣服褴褛垢污，殆不可近，



女殊无厌恶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逐丐女，女益待之，月余无厌。一日复来，谓女曰：“汝肯啜我余茶否？”女颇嫌不洁，覆之地，忽闻异香，亟舐之，神气爽然。丐者曰：“我吕仙，非真丐者，惜尔不能尽饮吾余，然吾能从尔愿，欲富贵寿考皆可得也。”女曰：“我小家女，不识何为贵，得富寿足矣。”（一云：祖复授以《渔父词》曰：“子午长餐日月精，玄关门户启还扃，常如此，过平生，且把阴阳仔细烹。”复授以口诀。女白于父母，始悔，遍寻之不得。）后女嫁管营指挥（是亦显贵），年百三十五岁终（得上寿矣，在祖实有愿必从，而亦难得此女久而不厌，信有前缘，非等闲也）。

一云：祖复至，石氏留之，祖曰：“今年彝夏俱大丧，予恐远人未化，将北游以化之。”后石女年百二十岁卒。

## 徽宗斋会

宋宣和间，徽宗设斋一千道人，只缺一名。适有一疯癡道人求斋，监门官力拒之。其时徽宗与道士林灵素便殿谈话，而道人忽在其阶下，亟遣人命去赴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见而怪之，起身观柱上，有粉字书云：“高谈阔论若无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问臣来日事，请看午未丙丁春。”后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难，盖已预谶于此。（宋徽好道而不知吕祖，犹梁武好佛而不知达摩也。惜哉！一云，帝敬问曰：“君非吕仙乎？”曰：“臣姓李，不姓吕。”忽不见，帝问灵素，林曰：“闻有李悌，其状如此。”诏立像于吕祖之侧云。）

## 青城鹤会

绍兴末，吕祖赴青城山鹤会，憩一卖饼果人家，人不之识也，颇异之。吕祖浓墨大书诗一章于门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针心，真铜水换金，鬓边无白发，驢马去难寻。”盖寓“吕洞宾来”四字，笔势伟劲，光彩殊常，取刀削之，深透木背，吕祖已不复见。时士人关云祚者见之，即绘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后饼果大售。

## 绛纱裹药

东京一岁，民大病疟，有老姥家鬻茶，子孙皆病。一日有道人来，姥善待之，以子孙病为请，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赴待之，道人绛纱裹药曰：“病发者使执之，自愈，一丸可愈百人，过百人即不验矣。”姥从之，子孙皆愈，遍疗及百人满，果不验矣。姥折囊已不见药，但有书吕洞宾三字而已，方知遇吕祖也。

## 孝感救母

桐庐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发背，百方不瘥，祈祷备至，感吕祖，夜梦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余救拔，若迟一日，不复可疗。”乃授以灵宝膏方，括萎五枚取子，乳香五块，如枣大，二味各细研，以白砂蜜一斤，同熬成膏，每服三钱，温酒化下。通守市药治服，即愈，后以施人立效。（览者照方施济，方属美事。）



## 江陵医眼

江陵傅道人(名升),事吕祖像甚谨。乾道中,正旦,有一客方巾衣袍入,共语良久,招之同饮,傅从之,自是旬日一来。时傅目昏多泪,客教服生、熟地黄,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炼蜜丸,空心盐米饮下五十丸。傅服之久,能视细物,追思容貌,宛类所事吕祖像,自是奉事益虔。

## 岳阳货药

吕祖游岳阳,诡名货药,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阳楼,自饵其药,忽腾空而立,众方骇慕,欲买其药。吕祖笑曰:“道在目前,蓬莱跬步,抚机不发,当面错过。”乃吟诗曰:“朝游北(一作百)越(一作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人(一作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此诗见吕祖《指玄》下卷。北越一作碣石)

一云:吕祖于白鹤山池中,招巨蟒为剑,游岳阳货药。

## 文集

### 修身诀三段(以下古体诗)

人命急如线,上下往来速如箭。认得是元神,子后午前须至炼。随意出,随意入,天地三才人得一。既得一,勿遗失,失了永求无一物。嗟叹荒郊冢墓中,自古灭亡不知屈。(一本无后二句。)

天花烂漫,人事悠悠。得之者一气吞元,失之者三泉昧景。至药龙居虎位,虎据龙宫,当龙虎混合之时,认恍惚杳冥之路。大电霹而神莫为,迅雷烈而神莫知。去彼取此兮,用资久视之功,即是神仙之妙。(此与后段非诗体,然三段相因,不可割截,附之。)

先住其子,后觅其母。率首为宗,擒和正取。水伏其火,龙引其虎。得自两眉,始应玄牝。雷惊电掣,无非黄盖之家;金液琼浆,尽属丹池之宝。老子之术,尽于斯矣。嗟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也。

### 三字诀

这个道,非常道,性命根,生死窍。说着醜,行着妙。人人憎,个个笑。大关键,在颠倒。莫厌秽,莫计较。得他来,立见效。地天泰,为朕兆。口对口,窍对窍。吞入腹,自知道。药苗新,先天兆。审眉间,行逆道。滓质物,自继绍。二者余,方绝妙。要行持,令人叫。气要坚,神莫耗。若不行,空老耄。认得真,老还少。不知音,莫语要(一作



道,非)。些儿法,合大道。精气神,不老药。静里全,明中报。乘风鸾,听天诏。

## 悟道诗

(原集在《悟道歌》后,作又记。)

数载乐幽幽,欲逃寒暑逼。  
不求名与利,犹恐身心役。  
苦志慕黄庭,殷勤求道迹。  
阴功暗心修,善行长日积。  
世路果逢师,时人皆不识。  
我师机行密,怀量性孤僻。  
解把五行移,能将四象易。  
传余造化门,始悟希夷则。  
服取两般真,从头路端的。  
烹煎日月壶,不离乾坤侧。  
至道眼前观,得之元咫尺。  
真空空不空,真色色非色。  
推倒玉葫芦,迸出黄金液。  
紧把赤龙头,猛将骊珠吸。  
吞归脏腑中,夺得神仙力。  
妙号一黍珠,延年千万亿。  
同途听我吟,与道相亲益。  
未晓真黄芽,徒劳游紫陌。  
把住赤乌魂,突出银蟾魄。  
未省此中玄,常流容易测。

三天应有路，九地终无厄。  
守道且藏愚，忘机要混迹。  
群生莫相轻，已是蓬莱客。

## 百字碑

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  
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 鄂渚悟道歌

纵横天际为闲客，时遇季秋重阳节。阴云一布遍长空，膏泽连绵滋万物。因雨泥滑门不出，忽闻邻舍语丹术。试问邻公可相传，一言许肯更无难。数篇奇怪文入手，一夜挑灯读不了。晓来日早才看毕，不觉自醉如恍惚。恍惚之中见有物，状如日轮明突岬。自言便是丹砂精，宜向鼎中烹凡质。凡质本来不化真，化真须得真中物。不用铅，不用汞，还丹须向炉中种。玄中之玄号真铅，



及至用铅还不用。或名龙,或名虎,或号婴儿并姹女。丹砂一粒名千般,一中有一为丹母。火莫燃,水莫冻,修之炼之须珍重。直待虎啸折颠峰,骊龙夺得玄珠弄。龙吞玄宝忽升飞,飞龙被我捉来骑。一翥上朝归碧落,碧落广阔无东西,无晓无夜无日月,无寒无暑无四时。自从修到无为地,始觉奇之又怪之。

## 谷神歌

我有一腹空谷虚,言之道有又还无。言之无兮不可舍,言之有兮不可居。谷兮谷兮太玄妙,神兮神兮真大道。保之守之不死名,修之炼之神仙(一作仙人)号。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若人能守一,只此是长生。长生本不远,离身还不见。炼之功若成,自然凡骨变。谷神不死玄牝门,出入绵绵道若存。修炼还须夜半子,河车搬(一作般)载上昆仑。龙又吟,虎又啸,风云际会黄婆叫,火中姹女正含娇,回观水底婴儿俏。婴儿姹女见黄婆,儿女相逢两意和,金殿玉堂门十二,金公木母正来过。重门过后牢关锁,点检斗牛先下火。进火消阴始一阳,千岁仙桃初结果。曲江东岸金乌飞,西岸清光玉兔辉。乌兔走归峰顶上,炉中姹女脱青衣。脱却青衣露素体,婴儿领(一作与君扶)入重帏里。十月情浓产一男,说道(一作到)长生永不死。劝君炼,劝君修,谷神不死此中求,此中悟取玄微处,与君白日上(一作登,一作到)瀛洲。

## 卷六 指玄篇

### 小 序

今世盛行《参同契》、《悟真篇》二书，注释者多家，诚丹道之津梁也。第继《参同》之后，开《悟真》之先，有吕祖之《指玄篇》，原藏诸青城石室，以待其人者，迨数传而紫清白真人注之和之。虽已刊行，其传未广。今细读之，与《参同》、《悟真》不差毫末。如律诗一十六首，《悟真》亦律诗十六首；绝句三十二首，《悟真》卷末杂言亦三十二首。若出一手，他可知矣。然后知紫阳真人所谓“梦谒西华入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语，只是教人炼汞铅”之诗，即专指此篇无疑也。尝考紫清之赞紫阳云：“元丰一皂吏，三番遭配隶，遗下《悟真篇》，带些铅汞气。”吾谓《悟真》、《指玄》之外传也；《指玄》，又《参同》之外传也。其实三书，又皆《阴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之外传也。世不乏会心人，当自知之。

### 律诗一十六首

#### 其 一

叹世凡夫不悟空，迷花恋酒逞英雄。  
春宵漏永欢娱促，岁月长时死限攻。  
弄巧常如猫捕鼠，光阴犹似箭离弓。  
不知使得精神尽，愿把身尸葬土中。



玉蟾曰：纯阳仙师慈悲，大开接引。故叹世人险曲迷昧，自丧其身。后览书者，当见仙翁之言，的无虚也。正好回头悟道，切莫错过光阴。非大慈悲，谁肯苦口劝人？

## 其二

昔年我亦赴科场，偶遇仙师古道旁。

一阵香风飘羽袖，千条云带绕霓裳。

开言句句谈玄理，劝世声声唱洞章。

我贵我荣都不羨，重重再教炼黄房。

玉蟾曰：此诗自叹遇钟离老祖，讲道劝化之意也。羽袖霓裳，乃仙家所穿之服。玄理洞章，乃仙家所修之业。黄房者，非世之黄房，乃中央属土，黄帝所居之位也。

## 其三(第四句借韵)

玄篇种种说阴阳，二字名为万法王。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釜属)里煮山江。

青龙驾火游莲室，白虎兴波出洞房。

此个功夫真是巧，得来平步上天堂。

玉蟾曰：阴阳二字，极有妙理，若欲见形，龙虎是也。一粒者，乃混沌之初，先天之炁，故能包罗天地，养育群生。半升铛者，乃是炼药鼎器，非铁鼎之铛也。青龙在东，东方属木，木能生火，故谓之驾火，非凡之水火也。若求大药，有足能行，是个活物。莲室乃丹房之所。白虎在西，西方属金，金能生水，故曰兴波。波非海水，金非凡金，若求金水，有手能拈，亦是活物。近世多执凡水火，锻炼金石草木以修诸身者，深可惜也。洞房者，乃出丹之所。噫，

观此书者，当知神仙称赞大丹。若能得之，升天入地，不可测也。

#### 其 四

寻天撮(掘同)地见天光，种得金花果是强。

哪怕世间诸饿鬼，何愁地下老阎王。

正心收住黄龙髓，张口擒吞白虎浆。

不是圣师当日诀，谁人做得者(这同)文章。

玉蟾曰：老子云：“先天地生。”若欲见之，必寻天撮地。寻之得手，何畏鬼神。龙髓虎浆，乃是药名。纯阳得钟离之传，能知玄妙，方作大丹诗歌，以留于世。读者参究，信受玄言。

#### 其五(四韵并用)

一三五数总皆春，后地先天见老君。

花发西川铺锦绣，月明北海庆风云。

好抛生计于斯觅，莫逞浮华向外营。

念念不忘尘境灭，静中更有别乾坤。

玉蟾曰：一三五，乃阳数；二四八，乃阴数。修仙之士，能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有还丹至宝，不可错过。后地先天者，得地中一阳之气，上升于天；天有一阴之气，下降于地。二气相交，发生万物，则为泰卦；二气不交，则为否卦。真阴真阳，隐于天地之中，无形无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若能擒得，便是花发月明，总一意也。花发于春，月明十五；修丹炼药，要识其时。不遇真师，纸上难得；若得师指，将家业抛去，趁其时而急修，不可迟



延。苟或迟延，药物过矣，即无用也。炼药之时，念念不忘，道心如铁，莫被尘境所牵，色欲所蔽。动中得静，便是幽微，所谓有动工，有静工。噫，妙哉意也。学道本无先后，新笋生同旧竹高。

### 其 六

世间无物可开怀，奉劝世人莫自埋。

好趁风云真际会，须求鸾凤暗和谐。

两重天地谁能配，四个阴阳我会排。

会得此玄玄内事，不愁当道有狼豺。

玉蟾曰：世间荣华富贵，都是漫天之网，众生被他罩住，故不开怀。只有上圣高真，有大智慧，将浮华扫退，炼就还丹，以超三界，永无忧矣。故真仙劝世，莫自沉埋。噫，未遇真师，何人识得天地阴阳？其意玄微，惟有神仙，能穷本，得返还之理。何愁虎狼当道，蛇虫遍地。自在逍遥，与天齐寿。噫，神仙都是凡夫做，只是凡夫不信心。

### 其 七

前弦之后后弦前，圆缺中间气象全。

急捉虎龙场上战，忙将水火鼎中煎。

依时便见黄金佛，过后难逢碧玉仙。

悟得圣师真口诀，解教屋下有青天。

玉蟾曰：修丹之士，莫问弦前弦后，只看月缺月圆。月圆玉蕊生，月缺金花卸，生时好用功，卸即无用也。龙东虎西，间隔甚远，学者趁圆缺之时，捉之相战。水火，盖龙虎中之元气，取于金鼎，仔细烹煎。水冷须进火，水滚

须抽火，进退之理，方保成也。仙师再说依时二字，反复丁宁，指示后来慕道贤士，能趁月圆之时，正好行工，非寻常也。黄金佛者，乃释氏之大觉金仙，真身丈六，同大丹理。至于《周易》卦数，深有幽微。魏伯阳老仙得丹之后，作《参同契》，流传于世，真言似解《周易》，其实明大丹之诀。顽石中藏宝，时人眼未明，卞和若一见，怎肯不相亲。过后难逢者，乃月缺之时，有何用也？屋下有天者，非虚浮之事，以世理譬喻，天之在天，屋下岂能藏之？神仙之道，多般颠倒，火里栽莲，水中捉虎，死处逢生，故有登天之灵梯。

#### 其八（三韵并用）

修仙善士莫痴迷，于此宜当早见机。

花发拈花须仔细，月圆赏月莫延迟。

得来合口勤烹炼，既济休工默守持。

从此不须心懊恼，管教平步宴瑶池。

玉蟾曰：花发月明，前已漏泄，花不在山，月不在天，要知著实。家家有之，人人可修。水火不合，卦爻未济，水火一合，道得既济，休工默守，然后修炼，以复其初也。日满工完，皆同众仙，游宴瑶池圣境，其实不虚也。噫，洞宾一得真铅后，弃却飘囊碎却琴，传与后学牢把念，六根有耳不闻音。

#### 其九

要知大药妙通神，不是凡砂及水银。

世间药材俱是假，人烧水火总非真。



有形有质何须炼，无象无名自可亲。

一得便超三界外，乘鸾跨鹤谒枫宸。

玉蟾曰：大丹妙药，至灵至神。非世间金石草木，黑铅水银，亦非炉釜水火，俱是有形有质，可见之物。盖灵丹妙药，乃是生天生地之祖炁，无形无影，难执难见，隐于空洞玄牝之中。惟有神仙参透明阳造化，旋斗历箕，暗合天度；攒族五行，和合四象，龙吟虎啸，天地动静；方得原始祖炁，化为黍米，降见浮空；采而服之，還元接命，以作长生之客，升入无形，故有无穷变化，自在逍遥。后之学者，切莫听信邪师惑误性命，必仔细参求，投明弃暗。噫，迷者自迷，各宜穷理，覆鸡用卵。

### 其十(二韵并用)

天机不泄世难知，漏泄天机写作诗。

同类铸成驱鬼剑，共床作起上天梯。

人须人度超尘世，龙要龙交出污泥。

莫怪真情都实说，只缘要度众群迷。

玉蟾曰：同类者，天以地为类，日以月为类，女以男为类，阳以阴为类。《契》云：“勾陈腾蛇，青龙白虎，相呼相唤，相扶相舞，颠倒修之，离取坎补。”纯阳此诗，真实泄漏天机。蟾复解此，惟愿后来万万人，学同长生之域，各当及早修持，莫待今生错过。

### 十一

返本还原已到乾，能升能降作(一作号)飞仙。一阳发(一作生)是兴工日，九转周为得道年。炼药但寻殊里



汞(一作金里水),安炉先立地中天。此中就(一作便)是还丹理,不是真(一作遇奇)人莫浪(一作誓莫)传。

玉蟾曰:返本远源,须要天地相合,龙虎相交,方得木火下降,金水上升。要识一阳生时,安炉立鼎,掘地寻天,采丹接命。知之者,切莫乱传。若非道心坚

固者,虽金玉丛中,视若浮云。任是父子骨肉,道心不坚,敢轻妄传,天必殃报,九祖沉沦。还丹秘宝,度人经云“四万劫一传”,故纯阳告戒。

## 十二

天生一物变三才,交感阴阳结圣胎。

龙虎顺行阴鬼出(一作去),龟蛇逆往火神(一作龙)来。

婴儿日食(一作吃)黄婆髓,姹女时餐白玉杯。

功满自然居物外,人间寒暑任轮回。

玉蟾曰:一物,是真铅也。盖真铅生于天地之先,号为元始一炁,能生天生地生万物。今者返而求之,须用阴阳交感,逆施造化,故能成仙成佛。上圣已知汞性好飞,遇铅乃结。炼真铅伏制真汞,如母伏子,不致逃失,方结圣胎,以为长生不老神仙。



## 十三

先天一炁号虚无，运转能教骨不枯。  
要识汞根寻蒂子，方求铅本问仙姑。  
人人会饮长生酒，个个能成不死夫。  
色即是空空即色，朗然飞过洞庭湖。

玉蟾曰：先天炁为铅，无形而能制汞。离虚坎实，采而补之，汞精不致飞走，故能结胎神化。妙在心如太虚，色境两忘，忘无可忘，方可求之。若人欲横流，终不能成。

## 十四(第四句借韵)

大道玄机颠倒颠，掀翻地府要寻天。  
龟蛇共穴谁能见，龙虎同宫孰敢言。  
九夏高山生白雪，三冬奋火种金莲。  
丁宁学道诸君子，好把无毛猛虎牵。

玉蟾曰：颠倒之机，前篇已露。纯阳复作此诗，惟恐后人信心不坚。知牵无毛猛虎，道不远矣。

## 十五(首句借韵)

地上灵芝天上安，时中采得结纯乾。  
无根自有阳春至，有本多因气脉缠。  
姹女戏时神力壮，婴儿舞处道心坚。  
可怜世上无知识，我得长生寿万年。

玉蟾曰：花果非在天地，不离人身。婴儿姹女，无媒不合，有缘能悟，便可得仙。噫，只待地母花开日，便是黄河彻底清。

# 十六(第六句借韵)

劝君保重一分阴,悟此仙机在用心。  
只是人身常运转,何劳物外苦搜寻。  
忙求北海初潮水,灌济东山老树根。  
此个玄机重漏泄,弹琴须要遇知音。

玉蟾曰:以上诗十六首,以为二八一斤之数。古仙尝惜分阴,今人反有休息,将身至死,犹不知悔。须将精气顾惜,莫听邪师妄惑,服炼草木药石,皆是胡为,去道远矣。有等愚夫俗子,又不知出世间法,不知还丹至理,妄生议论,皆言修道炼丹,必居深山穷谷,必须抛妻弃子,此辈真可惜也。蟾今直指,各宜究参。深山所有者,草木禽兽,皆是非类,岂能修炼还丹?《悟真》云:“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此般至宝家家有,只是愚夫识不全。”又云:“汞是我家原有物,铅是他家不死方。若将金石草木任猜量,到底枉猜量,必入轮回去。”今纯阳云“北海初潮”,即是丹井中新出之甘泉,实为难得之宝耳。盖初潮二字,便是先天一炁,真铅之炁,故谓之至宝,无价之宝,可为大丹之母。东山枯木,北泉注之,枝叶重荣,根本永固。歌云:“北方正气为河车,东方甲乙为丹砂,两情合养为一体,朱雀调运生金花。”《契》云:“丹砂木精,得余乃并。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花,转而相因。”盖此意也。以上丹经万卷,天机不漏。今纯阳真人,悯世愚迷,故诗中发泄。蟾今又注释之,指下琴音,世无知者,此书在处,当有神祇拥护。学仙者有缘得遇,信受奉行,立跻天仙也。



## 卷七 忠孝诰

### 小序

吾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忠也，《孝经》孝也，可知圣贤以忠孝为本矣。世之议二氏者，动曰无君臣父子之伦；孰知慈肠觉世，有功社稷，一子得道，九祖升天之不诬耶。故吕祖言无不忠孝之神仙，无不忠孝之佛祖，离忠离孝，非佛非仙。呜呼，尽之矣。朱子辑《小学》，采录忠臣孝子事实，然亦未能尽载。兹诰选古来精忠至孝三十六人，又七十二人，可谓备矣，抑又严矣。各系以赞，或櫟括生平，或标举一节；各极其趣，如箴如铭，如乐府古诗。昔王世贞谓李东阳乐府，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此足当之。若马融僭作《忠经》以配《孝经》，固《法言》《中说》拟《论语》之比。唐玄宗表章《孝经》，独遗《闺门》一章，亦未能以孝治。吾观吕祖之自赞曰：“莫大神通，全在忠孝；利己利人，千秋大道。”是吕祖忠孝神仙也。今作此诰，现身说法，欲天下万世之人，无不勉为忠孝完人也。世人无不愿见吕祖矣，试还而自问，果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否？果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否？苟无惭于君父，即可以对吕祖，虽不见，见也。不然，戎服讲《老子》，北向诵《孝经》，其效何如？虽日诵诰，有何是处？

### 重刻忠孝诰序

宇宙间，可以感天地，格神明，令见者敬，闻者慕，名



万古而不朽者，曰忠臣，曰孝子耳。然忠而不诚，是谓伪忠，孝而不诚，是谓伪孝，去伪求纯，以诚为至。盖诚则笃，笃则纯，不见为忠，在在皆忠，不见为孝，在在皆孝。大哉乎佑帝君《忠孝宝诰》一书，言言玉律，字字金科。自舜、文、周、孔四圣人而下，大忠若而神，至孝若而神，列其名号，赞其实行，无非为天下

万世，勉其忠孝也；即无非为天下万世，防其不忠孝也。盖天下万世之人，皆秉天地正气以生，灵异万类，所宜保合各正，侧身修行。于君则忠，心心报国；于亲则孝，念念承欢。而且兢兢乎不忠之非孝也，龟龟乎移孝以作忠也。进思退思，而忠不自觉，明天察地，而孝不自知。斯乃纯哉其忠，纯哉其孝，名当时而传后世，谁不曰“某某忠臣，某某孝子”耶？今姚子方升，请刊行世。吕祖亲降宝坛，用伸嘉勉，时蒙吕祖并苏真同赐临览。蒋子正校，又以序请于上，许之，以命余书。余喜祖教之盛于此也，喜诸子存心立行之以忠孝自期也。故刊行训世，广为传播，有如姚子；善不独善，多方引人，有如蒋子。二子奉教之心，其殆诚而笃矣，请刊请序，此诰以行。果有虔诵敬礼之士，宣扬于口，领悟于心，身体之，力行之，勿邻伪忠，勿涉伪孝，各自奋勉，抵于纯诚；则生为忠孝完人，歿为忠孝名神，有不感天地格神明于宇宙间者，余未之前闻。



桂香殿外奏宣天下善册大御史大仙卿史大成敬序。

## 正阳帝君忠孝诰序

天地一大蓬庐也，宇宙一大剧场也，山川岳渎一大铺张也，日月云霞一大景色也，鸟兽草木一大妆点也。人处其中，生死寿夭，富贵贫贱，吉凶悔吝，妻财子禄，一大梦幻也。古往今来，历年千百，寒暑推移，少壮老死，一大瞬息也。然数穷则变，德厚则悠，名节完人，虽死犹生。即天地混沌，日月晦明，山川崩竭，草木萎荣；而至德所昭，大义所著，历百千万劫，亦永存而不替者。娑婆世界，人事茫茫，苦海无边，众生碌碌。或矢志空虚，置身于沙漠之乡；或矫情干誉，居然为学道之人。无父无君，不忠不孝，甚而似是而非，犹豫于中，以刻薄为严明，以迂愚为忠厚。滚滚红尘，相胥陷溺；昏昏习俗，共堕轮回。吾友纯阳子，念世教之衰微，悯苍生之矇昧，特揭忠孝以正人心，宣写颁行，广布人间。其立言本意，必酌精忠纯笃，至孝无忝者，方得入诰；如少有瑕疵，则不与焉。所作忠诰七十二位，孝诰三十六位，凡六卷，每卷俱有发明。此皆人世所共见共闻，彰明较著者。其余事迹隐晦，出处罕知，皆不悉赘。以是而知超凡入圣，成佛登仙，莫不由于伦纪纲常之际，以为进德修业之基也。其有裨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是为序。

## 忠孝诰总论

纯阳子曰：混沌之初，未有物，先有道；既有道，即有

物。道无形，物有形，有形之物，必载无形之道。何物无道，何道离物？因物命名，因名思义，因义知道；名归物，物归义，义归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合而言之，何物何名何义，总括之曰道，无道即无物，无物即无名，无名即无义。道也者，在天地未生之前，必在天地既生之后。道亦一物也，天地亦一物也，万物总一物也，一物分万物也。洪荒初辟，天地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最灵。故《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父子君臣，然后有忠孝之名。盖人未生之前，漠然无朕，而道在于天地；人既生之后，秉气成形，而道即蕴于性中。是天地之道，俱在于人身，无有参差偏漏，无有阻碍间断。举一身之心思耳目手足，鼻息脉络筋骨，宰于心而发于意，发于意而形于事。本身一天地也，天地一太极也，太极一无极也。于以知道中不止于忠孝，而忠孝为行道之始，孝又为忠之始。忠孝之德，自赋质之时，蚤已具于性中，宜人人孝子，为忠臣。人人孝子，则世永无忤逆之事；人人忠臣，则世永无反乱之日。乃天运不常，人心多故。胞胎之时，忠孝之心浑然焉；婴孩之时，忠孝之心油然焉。及长而嗜欲惑其心，妻子变其心，财帛摇其心，爵禄动其心，得失横其心，利害间其心，而忠孝之良能，已尽失其本来矣。使予今日，欲世人生而为忠臣孝子则难，劝世人学而为忠臣孝子则易。至于学之之法，当读书以明其理，持敬以养其心，积诚以动其意，举念以察其私。独行独寝，如君亲之临也；一行一动，如君亲之训也。入而家庭，出而朝廷，竭其力而不敢自以为孝，人



自称其孝，致其身而不敢自以为忠，人自称其忠。然忠孝未有不相因者，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能孝即能忠，能忠必先孝。虽成名各有不同，或以忠显，或以孝显，要其理则一也。故纯忠纯孝，非生知圣人不能，而大忠至孝，智愚皆可勉至。所谓纯者，全体大德，至精至微，无丝毫间议。天地以道付我，我即以道全还于天地，天地且赖其参赞化育，其殆圣之神乎！所谓大与至者，就其大段而言，忠行孝德，脍炙人口。天地以道付我，我无愧于天地之道，且有功于纲常名教，其殆贤人以上者乎？神圣不可妄希，贤哲为效法。庸常之道，功不求之远而求之近，事不取之难而取之易。同为天地所生之人，彼则神灵千古，己则湮没无闻，于此当大加猛进，欣然改过。每见世之人，学佛学仙，发心发愿，苦加修行，一念之不忠孝，仙佛即时弃绝，妄废其功。盖古今无不忠孝之神仙，无不忠孝之佛祖，仙佛必自忠孝中来。木有根，水有源，离忠离孝，非佛非仙。余特为世人指出，忠孝之至，可以格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动风雷，可以致雨雪，可以蹈江河，可以开金石，可以化鸟兽，可以感草木，可以遗子孙，可以为贤圣，可以成佛仙，报应无穷，功德无量。余因此作忠孝之诰，举此忠孝之神。果有能信心



者，朝夕拜诵，熟之于中，见之于事，余必偕众神临坛听诵，以佑斯人，以成善果，以致吉祥，福神长照，灾祸不临，岂不善哉，岂不善哉！

## 忠孝总跋

纯阳子曰：余本神仙，存心忠孝。每游下界，见红尘蔽日，白水滔天，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劝之学佛，何处参禅？劝之求仙，何处谈玄？忠孝平实，可以久传，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忠孝之文，存心有年。因游回雁峰，得过花石城，云端之上，香风缥缈，见周永祐、秦文超、诸鲲、胡思恭等虔诚拜请，因作《忠孝诰》六卷，皆浅言近理，不敢深文奥义；举忠孝神一百一十三位，皆事迹昭彰，不敢探幽索远。使朝夕拜诵，广布人间。于今癸酉年十二月廿四日批写。拜是诰者，用钟鼓各一，以通幽冥；用七星水，以洗奸臣逆子之心；用清香，以接忠孝之灵。至于众神之讳，余恐世人不晓，故尔连书。拜礼之时，不可宣诵。如有儒释道三教人，果能坚志奉行，细心体会，劝世人拜此诰者，天地清明，鬼神钦仰，功德现成，福禄无量。勉之勉之！纯阳子作《忠孝诰》毕，因书于后。



## 卷八 前八品仙经

## 小 序

自青牛去而玄学著，白马来而佛教兴。以故儒书之外，复有释典丹经，无非诱掖斯世，以慎守其道心，洗涤夫人心而已。然佛仙之书，亦自各立门户为一家言，于二帝三王之道，固已千岐万派矣。谁复有穷源索本，而归于一者乎？惟吕祖会三教之旨，阐为诸经，八品其发硌也。一二品著于广陵，三四品著于金陵，五品著于毗陵，六七品著于信州，八品著于临江。地更五处，时历数年，想见其演之不易。惟其心之慈，愿之宏，志之坚确，夫是以卒底于成。此经多沉郁谨严，不似后此所演诸经之畅，而实包孕诸经，胚胎众品，如泉出山而势将放海，如笋解箨而气已干霄。惟理原一贯，旨本同归。三教不必殊途，诸经又焉异致，而曲学下乘旁门，各树赤帜，互相讥底者，其亦可以废然而返矣。

## 太极化育品第一

尔时（尔时有二义：一则叙述奉命开阐之由，如云彼时；一则正指说经之时，如后文尔时真人曰之类是也。）玉皇至尊，在兜率凌霄天宫，同瑶池圣母，演说开天皇极普济妙法。五老帝君，偕十洲三岛五岳四渎三界真仙，咸集左右，听说妙法。是时东岳帝君，出班奏曰：“昔有天符下降，为因众生背逆君王（作君亲者非），欺凌父母，染贪

尘欲，婪酷利名，奸盗邪淫，秽污浊乱，人我互执，骨肉忿争。特敕报折子孙，衅灾地土，遵旨抄录部洲，天丧痲痘流行，百千万亿，旱涝稼穡，十损七八。罪重者殄嗣，罪轻者疾瘟。冤魂盈司，莫能救拔，饥馑载道，日不聊生。如斯罪报，众生仍不修省，业网愆尤。伏望慈尊，哀怜愚昧，救大苦恼，布颁恩命，转祸成祥。令皈依正道，离诸障碍，人无横夭，国泰年丰。庶滞魂赖以超生，则疾疫仰而清泰。俾令天清地宁，物阜和平。”玉帝闻曰：“善哉，善哉！尘寰污浊，恶贯乾坤，天地转轮，报及障业。因迷正道，故作愆过。敕令仙曹得道吕真人下界，大阐玄微，开悟盲聋，谕讲太极大道，涤荡世界尘氛，咸使改邪归正。”吾奉至尊无为妙旨，拯救生灵。人间看诵者，能释幽冤宿苦，善解在世愆尤，悉化君正臣直，父慈子孝，兄弟和睦，互爱六亲，礼仪不失，家道清宁。众等肃诚，谛听吾教。太极无



形，先天地生，气神合并，混一鸿蒙。一气既动，动而履阳，其卦应乾。动极复静，静而生阴，其卦应坤。轻清上浮，乾道曰天；重浊下凝，坤道曰地。夫天者，天运不息，气旋如环；夫地者，地定以静，风劲而载。天地互附，体用以全，天依于地，地依于天。日者，阳气积而精外明也；月者，阴气积而魄含景也。阴阳之理，悉系于《易》，



璇玑之要，经纬存焉，此天地化工之变也。六十卦象，一倒一正，一降一升，升而合阳，降而符阴。修丹之士，演卦屯蒙，屯卦升阳，蒙卦符阴。火有上下，反正须明，阴阳之奥，晦朔之分。子亥初交，丹结之灵，任督二脉，阴阳之精。通畅百脉，流转一身，自然而然，非能之神。水火二炁，上下之分，足抵涌泉，二气之根，升入尾闾，符合两君。一水一火，右命左精，上升夹脊，双关贯通。达此泥丸，而返明堂，默灌五官，上重楼中。直往绛庭，复流丹府，昼夜不息，难以壅停。真火无候，大药无斤，以神驭气，至道乃成。人禀三才，体全太极，心先天地，廓彻圆通。本性虚湛，用运冲和，神化自然，绵绵忘情。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炼神还虚，号之长生。众生不悟，迷乱七情，喜怒哀乐，神丧于形。悖忤纲常，违逆彝伦，因溺欲浪，种种不仁。子不孝父，臣不忠君，兄不爱弟，弟不敬兄，妇不顺夫，友不信朋。仁义乖张，形神不宁，虚浮诈伪，刚狠自矜，贡高我慢，护己挫人。以致上帝震怒，罪衅灾迍，稼穡不收，骨肉漂零，横亡夭死，水火瘟刑。尚不知省，怨恨神明，愚顽愆重，敕吾降临，阐教开宗，说法度生。各宜修省，诚一于心，忠孝义慈，积德累功，痛返前非，改过自新。静而悟道，默而养神。吾传至理，宏示天人，若能参觉，顿超苦轮。吾怜众溺，屡化身形，遍巡宇宙，普遍众生。此经首品，略演修因，后著七品，为大梁津。信受皈依，名列天庭。觉之者灵，谤之者轰，悟之者证果于仙籍，传之者利益于三生。皇极圣道，勿视以轻。助之者增福延寿，灭之者永堕幽冥，天神鉴察，报应昭明。斋戒礼诵，万神咸钦。城隍里

社，遵教奉行。在坛众生，欢喜信受，作礼而退。

## 五行端孝品第二

尔时纯阳吕真人曰：“吾因往昔，心存于道，随形托化，未尝迷根逐性，固不失其本源。难逢至诀，身世浮沉，累受累修，积功积德，暂行孝弟忠义仁慈。后遇东华帝君，遂闻大道，飞升金阙，证圣成真。怜诸苦恼，游行三界，普济群生。近有天旨，敕度业海盲聋。但贪名逐利者多，证圣修真者少。邈视人轻，惟怀己胜。性如狼虎，噬毒尤加。心口置于两途，机谋徇于万种。染欲者万亿，惜命者几何。吾闻太上曰：‘吾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故慈能勇，以俭能广，不敢为天下先，而能以成其器。’所谓真者，虚心绝虑，保气养精，应物而不存于物，养虚而体于虚空。情意了然，厥修元始，六关严守，一息恒存，气神不竭，神气相溶。伏其气于脐下，守其神于身中，神气孚合，关捩开通。尔口说道，道居何处？心不忘道，道已得焉。体圣贤心，行圣贤事，方为道矣。吾承恩命，接引众生，慧照汝等。尚不信受，妄行智巧，播弄奸顽，掩诈杂真，真难领悟，可见浮生，无有仁德。吾体天地之心为心，但愿群迷，普修慈善，冥心注神，神与气符，伏膺元气，勿丧三般。今为众生，开演《易》理，喻以前圣，而譬晓玄微。见《易》包于道，道包于《易》，采而行之，潜而修之，默而守之，勤而炼之，则神升紫府，位列仙班。乾坤混合，《易》象如斯。一气既判，两仪之源。穷神知化，周匝环绵。知微知彰，隐显难言。络绎不绝，光范



太玄。自矜不长，惟曲可全。守道以讷，任兑必愆。致中抱一，履和而谦。以卑而积，以柔而坚。心动为意，意转情牵。情牵著妄，妄引多愆。夫人之情也，见物如虎之逐；人之意也，见物如龙之缠。动心不灭，照心难圆。命在于肾，性属于乾。心凝为神，神静为性。穷理尽性，混茫无端。神归无为，炼锻三元。视而不见，听而不喧，言而无声，万虑俱捐。五行之道，水火化焉。水火相治，水火相兼。火中有土，水中有焰。火既生土，三姓以全。以土制水，水溢必旋。导水济火，水火交欢。金木合并，气神相连，金情木性，驱炼胶粘。中宵漏永，光透重帘。温和颐养，升汞降铅。金浮木坠，赤日当天。火要水济，水赖火炎。以柔制刚，刚柔连绵。炼成一块，非汞非铅，能升能降，号曰‘胎仙’。运火炼药，神与气缠。以火喻神，以炁喻药。以神合气，气足神全。河车之数，运气周天。心息相依，腹存目矚。戊土从坎，进之阳火。己土从离，退之阴符。进合与退，含之太玄。元海之窍，循之泥丸。五气混合，万象朝天。时人不识，附会乱传。人道未了，仙道难全（别作论，非）。欲修真道，人道合仙。参而行之，仙圣同肩。受形父母，体合情缘。移神脱气，朔晦婣娟。二气相资，龟蛇盘旋。混聚凝结，包胎是全。温养十月，体符先天。劈开混



沌，显象灿然。怀育乳哺，母形羸煎。子渐养成，体固神完。胎气化育，罔极昊天。所云脱化，妙理幽玄。脱元之道，符合坤乾。阳施阴受，情性交连。今世迷途（疑徒字误），散内溺外。七情惜怜，六根顿坏。失本忘真，不知警戒。火燥水崩，气离神败（别作沃，非）。顾子恤妻，掌中珠爱。父母洪恩，眼中尘碍。不孝悖逆，罪愆广大。汝既惜子，当惜父母。汝若孝亲，子亦孝汝。汝不敬亲，子亦违忤。父母衰颜，电光草露。感气受形，当思乳哺。吾今垂经，首孝为务，五行之先，百行之路。顺其志颜，天神拥护。活祖不参，岁月空度。不孝之辈，身劈雷部，报应昭明，速当醒悟。暗室可欺于心，神明难以掩布。欲学仙道长生，先修人道为务。《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气和乃神之衢，精化乃药之务。还精补脑，如濛如雾。以无生有，世罕修也。天形何以长？门枢何不蠹？内照慧宝光，灿灿明珠府。众生所以不能悉心领悟者，由乎情著于物，思（别作恩，非）迷于爱也。若致柔以怡，回骸反视，则道斯存矣。广成子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西方学曰：‘无智无得，无所得故。’（他本此下，有‘如电如雾，应作如是观’者，非。）太上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夫天地之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大哉圣贤之言乎！《论语》有曰‘毋必毋固’，《孟子》有曰‘勿忘勿助’。皆存神驭气之阶也，今人不自知耳。养气之道，要在绵绵。譬如流水之曲畅，恍若飞云之凌空，犹似圆珠之滚盘，悉如婴儿之无我。《中庸》曰‘暗然日章’，《壁经》曰‘其心休休’。夫岂皆谬语哉。今古圣贤，若车同轨；世



俗无知，妄分三教。不识千灯处一室共明，万法循一理共圣。不参至理玄微，妄执是非人我。寻枝摘叶，鼓舌夸唇，逞臂著迷，盲修瞎炼。后之学者，尽被鼓引而不悟也。但愿众生，精进于道，实心于诚，莫泥于象，莫著于文，尊师亲友，虚己以敬，默然悟之，长生可跻矣。”即说咒曰：“北一天地精，普化于万灵。乾坤能转轴，龙虎潜真踪。六魔以消荡，三元景灿明。乌兔结中谷，龟蛇盘内庭。游行超宇宙，掌握回死生。驱掣雷电光，鬼怪悉潜形。敢有违逆者，劈体如纤尘。慧光所照处，灾厄悉和平。敬受而诵读，名奏于天宫。”真人说经已毕，时有祥云香霭，瑞气盘旋，鹤驭碧空，师回驾已。众等悉皆稽首俯伏，作礼信受而退。（已上二品著于广陵。）

### 诚谛导引品第三

尔时纯阳仙师，告金陵大众曰：“吾因鹤城徐氏，久在空门，实践乐施，致身颠沛，年逾七十，道心不退，虽无冲举，亦有深功。因承玉音，命度苍生。慧照乾坤，感诚降彼，已说太上皇极一品二品化育之机。但彼处众生，贡高我慢，妒嫉贪瞋，屡以善道化之，群生执著不了。取有三阐法，皆不体吾普济为念，各怀私室（别作室，非），作逞高能。善言慈海，不劝于人，以教外虚浮，矜夸于己，未得仙地，妄绝人言，可叹可喟。行吾道者，积功修德，劝善化恶，讲教忠孝，励勉信诚，以气致柔，从容中道。明无人非，幽无鬼责，和乎众性，循理民情。以道义行仁慈，利物济生，悯贫恤苦，慈悲恻隐，泽及昆虫，至于草木，不可伤

残。悯人凶，恤人苦，放生戒杀。舍大慈悲，行方便心，胜如斋戒。体天地德，何匪修持？行吾道者，如遇不善之人，以德以理化之，苟弗依善而执拗者，必当和气怡颜以接。所以宣圣循循然善诱人，娄师德唾面自干，何曾瞋怒？若克己泰而不骄，彼必化恶归善，乃阐教之功。设使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焉无罪哉？如遇敬道之人，以恩以善结之。苟错行道而偏著者，亦（别作必，非）当引解圣经以悟。所以君子近者悦，远者来。周太（别作文，非）王从者如市，皆因德惠。若尽己和而不同，彼必皈正起敬，乃阐教之仁。设使颠而不扶，心何忍乎？岂不愆欤？天下之人，有教无类。为师作傅，当以忠恕敬肃，顺气怡颜，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接之，信以成之。深则厉，厉则难从；浅则揭，揭则生乱。言不重，则不威。至哉守一，心平气和，气和神畅，神畅体舒。浩然天地，俯仰无愧。翕然性情，不离

体用。存真一心，超真一道。吾闻太上曰：‘先天而生，生而无形；后天而存，存而无体。’静为之性，心在其中；动为之心，性在其中。心生性灭，心灭性现。如空无相，湛然常满。夫大道无象，内存于有，真性无外，不生其心，居境忘境，无象以存，守乎无体，固蒂深根，养于天真，若忘若存，精以合气，气以合神。





太上曰：‘神以形生，精以气盈。知其神气，可以长生。’引先圣语，以合三教。非妄枝叶，以误群生。若能顿悟，可保真形。吾因传经，维扬诳傲，故示教于金陵，以忠信品，普化群生。不愿持斋，惟愿信心。斋之谓斋，以斋于心；心不修持，斋胡为功？只知戒口，罔知戒心，即心是道，坚守勿轻。尔等侍坛，各有宿因，得闻斯道，以静尘心。尘欲克尽，大道昭明。仍取毗陵五品玄文，合品传扬，易换品经，敬而持之，吾当降灵。语维扬众，各改瞋心，毋蹈前非，枉费修因；若怀种子，必加罪愆，信心敬受，必获超升。道没穷富，劝勿择人。言有必无，知真未真。修道之人，心无毫尘；得道之士，行多隐贫。道非财授，授传信人。以利求吾，吾何以闻？虚己觅道，圣必显灵。勿作人师，将人视轻。阻人参修，报殃灭门。善言当喻，诬话休论。被褐怀玉，焉可量人？故太上曰：‘见小曰明，守柔曰刚。用其刚而复其明，无遗身殃。’夫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皋陶称舜，御众以宽；仲虺赞汤，克宽克仁。若矜然无乖戾，群然无阿比，躬自厚而薄责人，斯近道矣。故圣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嘉善以矜不能，至道斯凝。柔于远人，天下归仁，以赞天地化育，而参三才。今学玄者，外丹搬弄四黄，内丹止于功坐，不思五金非八石之母，幻身非先天之道。所以燕不生凤，狐不乳马。以幻身作养，以砒砢碣行持，非真父母，气不相接，神不相投，安能炼外而养内也？夫六魔灭而六通存，三尸斩而三光现，不离乎身，非著于身。今悟参者，以为坐得，夜坐日卧，何以炼形？十二时中，行而勿失，以神驭气，以气运精。精不役形，不于情生。情不动移，精不溺崩。精非有生，因情而生。以精合

气，和翕天真。天真非真，真以强名。怀人我念，岂为道心？行道之士，体天地心。曰儒曰释曰道，三教非离心。儒以谦和，释以忍辱，玄以致柔。精气神非柔莫得，戒定慧非忍莫守，仁义德非和莫涵（别作衔，非）。柔、忍、和，厥中乃成。中者，性也，性本乎善。进乎阳火，以情伏性；退乎阴符，以性归情。所谓性者，木也，汞也，神也，火也，龙也，蛇也；所云情者，金也，铅也，精也，水也，虎也，龟也，皆譬语也。以神运精，则精化气；以金克木，则木成材。驱龙就虎，龙虎交欢。以心伏身，心身翕泰。以情归性，情性和溶；以铅归汞，汞铅胶漆；以龟络蛇，龟蛇盘旋。非口口传，皆强猜也。儒所以行，释所以寂，玄所以存。寂者，寂于生老病苦死，指幻寂也；行者，行仁义礼智信，指行政也；存者，存金木水火土，存乎神也。生老病苦死以寂之，仁义礼智信以行之，金木水火土以存之。物生于土而丧于土，人生于气而丧于气。能净土，能养气，玄可参矣。”即说偈曰：“大哉玄真，水火相匀。以情归性，非著贪瞋。虚无妙道，配合天心。此天心者，非血肉心。厥一以真，勿二以倾。由诚而入，由默而成。相非有灵，灵于寸诚。吾以诚格，非以财临。守道诸子，先修汝心。勿肆高傲，勿著顽空。戒暴戒怒，积德积仁。劝孝于亲，劝忠于君，劝信于友，劝和于邻，劝慈于物，劝恤于贫。莫夸己胜，莫灭他人。富亦无根，何须自矜？贫岂常贫，何须怨瞋？贫不求谄，富不骄矜。善善恶恶，报应昭明。汝若修善，子孙旺兴；汝若作恶，后代凋零。恤孤怜老，戒杀放生。日积月累，必获修功。三元保举，万圣助成。他年行满，拔宅超升。”师宣偈毕，会中百二十人，同声称赞，稽



首法坛，谢礼天真，悉心信受。愿体仙师宝经，誓行平等。除三毒，远六尘。净心明性，宏誓师前。时有庆云和霭，仙乐敷空，白鹤飞翔，丹霞映室。大众作礼，敬肃而退。

## 正忠示教品第四

尔时吕祖复告众生曰：“世幻群盲，不体于无，尽灭于有。往往求道，著妄迷真，不知道自身来，非身搬运。《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等清静缘起。’《首楞》云：‘以狂性歇，歇即菩提。闻复翳根除，尘消觉圆净。’《涅槃》曰：‘因爱生忧，因忧生怖。夫尔等怖心，皆从爱生，离此爱海，名为真觉。’《金刚经》曰：‘一切有为，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应作是观。’汝等久误顽空，多相多迷，如斯道义，可能觉否，可能行持否？《佛名经》曰：‘有爱则生，爱尽则灭。体此生灭，可以共语。’非吾博求众圣以喻，但因三教，人妄分岐，枝叶以譬，悬隔霄壤，根本究参，同归一理。心绝尘劳，是为虚靖。人以释教是寂灭道，殊不自知《楞严经》曰‘寂灭者，名一心非息动灭，非生已之灭。识已生处，方知灭处’，《圆觉经》云：‘慧目肃清者，乃清内境，内境



不生，真定性定。’性定情静，便明先天。先天曰神，凝神于坤，而生药灵；后天曰气，运气入乾，而还丹功。所谓真性，寂灭不动，感而遂通。以神炼药，驭气养神，气注于神，非卦象形，火种相续，丹鼎常温。故以天地循环不停，悟圆静觉，以静觉心，不取幻化，及诸净相。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诸碍。西方之学，离幻是道。所以天地不言而成。先天真性，来虚无中；后天真定，从忍辱明。兀而默存，凝精化神。蔽物丧志，散气分灵。不为物累，以神保精，精依神化，性静神融。太上有曰：‘常以无欲以观其妙，常以有欲以观其窍。’采其欲窍，以合玄妙。故佛世尊曰：‘以寂灭力而起至静，住于清静。’吾今说法，天神簇拥，雷火监坛。金童蕙香，玉女散琼。万圣咸集，涤荡尘氛。如不信受，官将缚魂。众生儆戒，诚肃尔心。神不可欺，勿迷孽因。忠贞之道，神鬼咸钦。以道事君，必慎必勤，勿恣怠傲，勿染贪瞋。功德不修，虚湛难闻；尘心未了，仙境难升。芭蕉献瑞，是吾阐灵。示尔京畿，以显功臣。忠于君者，死节犯颜，殷之比干，楚之屈原，周之夷齐，夏之龙逢。批鳞逆谏，汉之汲黯、朱云，唐之陆贽、魏征。退隐达士，张良为韩报忠，范蠡去越全生。守节继死，诸葛武乡（别作卿，非），汉寿亭侯，张巡许远，颜真杲卿。往古忠烈，垂名丹青，光争日月，位列天庭。（此段叙述，已伏后演忠孝诰之案。）阿谀佞谄，事君逢迎，贪酷于己，剥膏于民，苟图荣富，为万世轻。视乎诸公，辅国忘生，敢不汗颜，赧惭于衷？吾今劝世，为臣以忠。以忠事君，后裔云仍。忠以尽己，非诬于人。皇天无亲，亲于有德。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君父之恩，万化原



根。引贤勉励,以惩不忠。参修之士,必先孝忠,信诚仁德,逊悌谦恭。心正神明,心正慧灵,自有仙师,度引成功。虽明丹理,不积行功,损他利己,魔来蜚灵。凡学修真,必炼乎心,博施普济,以本以仁。方便利益,援溺救焚,扶危拯困,乐道信心。修如是功,名奏玉庭。虚皇有戒,玄帝有文,金科玉律,毫不容情(别作私,非)。救民疾苦,恤民饥穷。昔汉天师,米谷收凝,遇缺乏时,价苦高腾,或以原价,或减济贫,分毫不增,崇之于民,民赖以济,腹得充荣。成都黄公,紫府登名。昔许真君,合药施病,救诸疾苦,获大深功。昔葛仙翁,行祭炼法,拔度幽冥,一切有情,皆获超升。今人富贵,自乐肥轻,厩有腴马,民有菜容,孰能舍财,宏济于贫?历代师真,道得(别作德,非)于心,三官考校,功过昭明。有功之人,保举仙成;有过之人,罪缚幽魂。上升之士,非一世功,历劫修来,天性方明。吾取之人,侍立坛中,皆夙生庆,勿视以轻。当以敬爱,阐吾法门,勿执一人,而将道闻。在坛之子,皆有道根。今世愚人,妄言著魔。寸德不施,期步大罗。夸己若仙,嗜广贪多。贪嗜不净(别作静,非),焉出爱河(爱别作奈,非)?行吾道者,莫择贵贱,操心以仁,戒性以善,不染贪瞋,勿求己便,损己潜修,天神眷恋。依此炼修,皇君诏见。吾今阐法,安执著玄。但绝尘心,道心坦然。广行阴德,回悟三元。勿听朦师,妄行虚参,一朝气散,怎得符仙?此身不修,更待何年?离此不得,魂魄茫然。没下手处,轮回乱穿。为尔迷失,泪常暗潜。任心不了,吾难训言。大丹之理,养气调元。但安神息,即是胎还。所谓真人,潜乎深渊。情性为一,妙理自然。勿闻渺



渺，当信虔虔。信而行之，仙圣同肩。”在坛大众，闻师说已，于是道一居士稽首座前而作颂曰：“至圣玄篇，海垂法坛。喻譬三教，集诸圣言。以儒以释，明我之玄。以忠以孝，开闡愚顽。大德参天，仁慈普宣。救众厄难，惠（别作慧，非）众真詮。大圣大慈，大悲大愿，普度群生，化立经缘。降我金陵，灵光灿然。有病

即痊，有灾即捐。胜如父母，宏显目莲。吾等夙因，得闻太玄。感以梦授，锡以判轩。微音之要，妙不可言。信之者得，悟之者仙。敬述鄙句，上赞师前。他年行满，愿侍慈颜。”尔时道一居士，同法众等，稽首坛座，赞称不已，感谢洪慈，焚香共礼。但见瑞云如盖，下馭坛前，异香遍空，氤氲大地，祖已回鸾。遍村众生，各家顶礼，人人回善，个个参修。异香到处，诸病不生。家家获吉，户户呈祥。圣力昭彰，欢不能尽。悉皆信受，作礼而退。（已上二品，著于金陵。后因广陵童启玄取而合刊，流通于世，故今所传皆八品，而分上下卷焉。）

## 信实达道品第五

尔时仙师谕毗陵大众曰：“吾为五陵龙沙显迹，夙善



应征,虽升降轮回不全,而仙真妙道合阐。故南郡太仓县阳(《女仙本传》系县鸾化身),成道以证仙乡,象山县女善莲,修因而证佛果,皆因守信者得,无心者证。吾承上帝,敕下尘寰。只为众生,背理违德,忍作残酷。曲以枉直,佞以杂仁。上逆君亲,下傲乡间。沽虚钓誉,设险坑生。以致圣君,降以眚灾,水火瘟刑。仍不悛改,罪障云仍。吾曾说经维扬金陵,在坛众生,信之者百一,谤之者无穷,不能安神立命,抑且弄巧忘真。奸谀之术,贯盈乾坤,矜夸己能,诳祖欺神。不去冥心,反恣业身。弗能克让,诬绘真空。螳螂逞臂,蛙鼓弄声,自阻至道,非无见闻。流浪黑海,有幸帝恩。维扬轻傲,金陵欠淳。视汝毗陵,当加肃诚。既归吾教,布德施仁,教悌忠信,损己安人。一切物命,蠢尔含灵,惜命勿伤,慈悯天生。人性本湛,因物蔽蒙,运神于尘,神由尘昏。上天之道,循绎无情,化育万象,抱合颐冲。天体为圆,有纬有经,昼则自左而旋乎右,夜则自右而左旋行。顺于四时,不知寒暑。生灭万物,不知灭生。无知故存,无生故明。人能体之,可以长生。长生之道,妙用在人。天依乎地,运泰虚冲,行而无碍;地依乎天,静以附气,而不坠倾。人之有精,如天有地,生于坎宫,寄一气中。地由天旋,万物以生。精由气化,百体皆从。精不从化,情染则倾。地不从旋,阴极必崩。进火退符,如天左右。阴阳互执,月移日中。涵内慎外,气续神功。虚中致和,存乎以诚。心非有心,心为之神;气非呼吸,气属虚灵。守如蓬壶,形如鸡子,想若连环,焉敢形容?太上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故当常照,非散非凝。如此行持,药用周身。温养子珠,百脉咸

通。保乎元精,炼乎元形。精有不足,补之以味;形有不足,补之以气。西南得朋,补气之方,以母召子,同类相将。念不可起,起则火炎,意不可散,散则火寒。《入药境》曰:‘水怕干,火怕寒,差毫发,不成丹。’又曰:‘水能流,火能焰,在身中,自可验,黜聪明,绝视听。’内照元真,外忘物用,兼修信诚,自然慧定。立信之源,非诚莫效。以圯桥进履为心,以程门立雪为教。(程门立雪等,虽属吕祖证仙后事,然上真彰往察来,固不以世代拘也。况经中所引紫阳《悟真》等书,俱系后来。)范张鸡黍,约期不忘;管鲍交谊,与利无较;季札挂剑,事死如生;郭伋竹马,儿童遮道。以信于君必忠,以信于亲必孝,以信朋友必久,以信处邻必和,以信修道必昌,以信祀神必效。修行以信为宗,若执狐疑必暴。若还失信于人,天神必加果报。皇天岂谬于物,大道由诚而得。有德必有其言,有言未必有德。得道如痴如愚,岂可诳言削福。临财不恋于财,临色不贪于色。超灵脱窍之功,致知而在格物。仲尼问礼问官,宜圣尚然未足。知之可以为知,不知莫谈已得。忍辱必成至人,虚己自然受益。《传》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大哉,赞《易》之要!故坤以简能,乾以易知,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天下之理,贵乎其中。阴顺阳健,由简而成,所以《易》道,厥配丹功,知《易》变化,仙途可登。所云金丹,竟是何物?金属坎水,丹属离火,离火配心,非血肉心,乃云元神;坎水配精,非交感精,乃先天金。以神运精,精不飞腾,不飞不腾,名为元精。此元精者,为命灵根,所以还丹,谓还其心。外境不迷,内境自澄。心即是丹,丹即是心,能悟之者,可保丹心,丹心即道,丹道即



心。息因胎住，胎因息存，息从心起，心静息融。调息之道，息息归根，根非有根，由气而生。存无所存，存一于中，贯乎玄牝，达运天庭。尔不精通，休说道深。汝能行之，空谷传声，非谷得声，由空则宏。能空外境，六魔潜形。”即说咒曰：“嗟彼红尘中，尽溺利与名。不知性命宝，妄谈死与生。弗究生杀机，枉将性命穷。未死先学死，逢生则杀生。万物生复死，元神死复生。此生不尘了，空诵万千经。但把诸缘尽，方能众虑空。慧剑可戮妖，妖平大道明。九层台不登，何以见虚空？时人凭口讲，口会心未能。由道不由心，由心道自成。安得由心者，吾将铅汞倾。”仙师说经已毕，复告大众曰：“若有众生，见闻是经，体而行之，即使三尸远退，众邪不干，万神加庇。但要远尘静事，守心定性，仙阶可步。还有《精气神经》三品，乃秘奥玄文，归根要旨，共完八品，象《易》两仪六虚之义。汝等积仁修德，吾当普授于世。若各坛姤嫉矜傲，不能授此仙机。判经之地，尚未择取，惟信心皈吾者得之。尔当信受，吾必孚灵，遇后三经，蓬莱即诣。”师说经毕，但见祥云降空，鸾飞鹤舞，远近观者，千五百人，各各礼谢虚空，信受而退。（毗陵只此一品。）

## 保精固命品第六

尔时先师曰：“昔曾历劫，天宝元年，正月九日，登郁罗虚梵天宫，侍于虚皇天尊几下（虚皇即元始），与十极真人，演说大周伏火灵砂丹诀。时有十方无量圣众，南辰北斗，三官四圣，三界五岳，妙行高真，咸集云宫，听闻大



法。尔时天尊告众真曰：‘吾因世人堕业不省，欲海沉沦，屡命妙行真人，与诸仙众，常降尘凡，颁布《大乘灵宝度人》诸品妙经，万八千卷，散于天下四大神洲。四海群盲，惟知念诵，不解悟功。谄事失诚，愆尤日积，心三口四，堕报转轮，漂漂汨没，染者狱障，空落畜种，难复人身。因恶报生，贯塞宇宙，莫能救拔，深可哀怜。’复谕予曰：

‘尔屡修道德，名登仙籍，功行克备，诸天尊仰。但尘缘未尽，于唐未来世，贞元（别作贞观，非）十四年戊寅之岁，四月十四日巳时，诞河南吕家为男（他本云河中府永乐县）。吾命苦竹、火龙、正阳三真人，度传尔道，复证仙阶。汝当于世为吾阐化天人，咸归正教。’吾受命托生吕宅（曾祖节度浙东，祖礼部侍郎，父刺史海州），幼而颖异，知孝悌，谨言动，节喜怒，劝父发粟济饥。后应举赴途，遇正阳仙师，（幼而颖异以下文，系帝君校订改正。若世传别本，于吕宅下，有‘彼世业儒，予于咸通举进士第，因长安酒肆，遇正阳仙师’等语，今当以校订者为正。）一枕黄粱梦觉，弃职修真，（世疑黄粱梦为吕祖度卢生，今观仙经自叙，则知卢生另一事也。）名列蓬莱，侍御金阙。复承上帝敕济世迷，演经化度，证明性命之阶，励劝忠孝之本。与诸仙侣，集斯经文，共成八品。传一二品，留之广



陵；演三四品，付之金陵；说五品于毗陵等众。今降精、气六七品信州，授尔会等。仍降后八品，炼神返虚，灵符真咒，授之临江，秘而不传。吾谕各处，刊刻经完对换。信心者灵，昧理者朦。但吾印尔心，非印尔经，觉者自得，悟者自成。八品经中，《神经》绥灵。炼形保身，息气养神，句淡理朴，得悟能宏。夫精、气、神，号之三灵。元精与淫泆之精，本非二精；元气与呼吸之气，本乎一气。心本虚无，然性则本无二体，太空廓朗。欲化其精，先守其性；欲调乎气，先虚其心。动以养气，静以炼虚。应而无为，觉而勿随。故以虚极静笃，气转神回。非功德可求，非义礼可为。若行义礼功德，是乃华尘之施。抱元养朴，忘物含虚，窈冥之中，真精自归。精无定位，因情而隳；精不循欲，筑我灵基。以元精而化为元炁，由元气而累壳躯。肾为寄精之府，心涵元气之墟。精孚五脏，溺情而变淫泆。气通六腑，出窍而咸吸嘘。不知养气而精匪培，不知保精而气匪回。气归元海则精保，气散六门则精飞。肾虽寓精之穴，神实运精之机。雷起水底，阴寓阳而为屯；水滋山下，阳布阴而为蒙。不知酝酿，火燥而置轰；不识烹炼，金溺而不升。今之世人，自逞盲聋，不见曰见，不闻曰闻。迷名利，肆于骄矜；盲五色，丧于五音。养血炼精，保尔灵根。赤龟真髓，变作庚辛。黄芽出土，会合乾坤。心肾二气，往来交吞。肾右属阴为魄，肾左属阳为魂。肺传心液以滋肾，肝摄元精以润心。肾修而龟缩首，心养而龙潜鳞。神不移色则精守，精不散欲则气溶。制实腹于一，阐虚心而灵。烹之以温温之火，养之以乾乾之功。若飞若伏，若忘若存，用之不劳，守之不凝。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虎膺金，肾

气足而肝气生，由肝气以绝肾之余阴，而肾气过肝为纯阴。龙符火，心液胜而肺液旺，由肺液以绝心之余阳，而心液过肺为纯阴。阴中炼阳，阳中炼阴，肾中取水，气中取金。金性沉重而喜坠，故润下而易漏；火性轻飞而喜升，故炎上而易烘。以金制火，以重制轻。故冬至后，阳升于地，地抽其阴，以太阴抽为厥阴，少阳添为阳明；厥阴抽为少阴，阳明添为太阳。夏至后，阴降于天，天抽其阳，以太阳抽为阳明，少阴添为厥阴；阳明抽为少阳，厥阴添为太阴。如日授月魄，月受日魂。譬以抽添，智者须明。以水制火，火无焚木之咎；以火制水，水有发金之功。息心以打坐为法，心不息而遭魔弄；养气以讷言为务，讷要驰而被邪朦。实其精，不由气化，则精溺害；养其气，不操精本，则气难征。是知精取于气，气取于神，神合其虚，三才乃成。”遂说偈曰：“一为天地根，群品赖生功。一三开万化，宣曰天地人。人为万物灵，三才具我身。我身何所宝，宝曰精、气、神。地未辟于阴，内含乎真阳；天未辟于阳，内含乎真阴。人足阴阳体，胡不炼尔真？世迷全不醒，离本妄追寻。忆昔吾胎化，皆由顿断成。形合虚空体，方称羽化名。为怜人世苦，说法度盲聋。盲者人还瞎，聋者耳不听。虚生以浪死，空受业迷轮。若肯信心参，吾携汝上升。不日丹书下，鱼龙认假真。吾明天地理，方可云真人。”仙师复告众等曰：“吾说此经，乃是精宝，若人信受，即证真元。留经之处，潜修道果者，千一百人，诏证仙阶者，五百余众，皆各授受，化升天京，咸升禄秩。尔等息心调气，炼神养虚，视尔勤功，再行保奏。”众等稽首师真，作礼而退。



## 气合玄元品第七

尔时仙师又曰：“黄帝训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二语即《阴符经》。）人能体之，可以长生。天地随气而化，阴阳升降，有经有纬，寒暑相承。试譬谕尔，尔当谛听。日之所经，谓之黄道，横络天腹。中分二极，谓之赤道，平分天体。春夏之交，阳极生阴。天行速急，而其气清。故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年。一年之候，三百六十，真气结聚，八万四千冲和之气，在于中焉。四万二千，上为阳位；四万二千，下为阴位。天虽为阳，而存真阴；地虽为阴，而发真阳。冬至之节，气发乎阳，一气上升，至七千里，循之六气上升，四万二千里数。阳至阴位，故气常温，应乎春分。再升六气，阳气已极，故气酷热而为夏至。夏至之候，阴气出天，一气下降，至七千里，循之六气下降，四万二千里数。阴至阳位，故气爽凉，为之秋分。再降六气，阴气已极，故气严寒而为冬至。阴阳互合，二气相承。阳中有阴，资之下降，降极至阳；阴中有阳，资之上升，升极至阴。阴阳两育，亘古长存。人质两仪，气结父母。心环斗极，形合神存。天秉斗机，人秉心枢。心有二穴，左玄右牝，下入契



海,上通玄虚。阴阳之鼎,实心统之。阳中之阴,纯圣驳愚。心枢之上,天元主之,心枢之下,地元主之。流行运化,契合两仪。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天三生木,在人曰魂;地四生金,在人曰魄;天五生土,在人曰体。五行混一,三极凝居,两仪化育,海产明珠。肾为精府,阴中之阳。精受于阳,聚而灵者曰魄。日以附月,譬之于人,以魂育魄。气受于阳,散而神者曰魂。月质受日,譬之于人,以魄检魂。阴阳化育,二气良能。天得气成,地得气荣,人得其气,可造长生。守其真形,形神自灵。忘言息虑,卫血炼精,神以炼气,气以藏神。火轮真主,坐镇中宫。心如自虚,气以自灵。黄芽出土,妙理须穷。虚无尘色,道发乾宫。息其神气,养其根灵。肾有一百九十二根弦丝,炼铅归气,气化神滋。光明大海,飞出赤鸡。肾气传肝,肝气传心,心气下交。如日施德,月以舒光,阳秉阴受。雌雄相须,恒顺地理,承天布宣。心常驭气,气融精化,心常顾息,神存气留。上炼玄精,以补其脑;中炼元精,以补其神;下炼金精,以补其肾。上调其神,中调其气,下调其精。精非其精,精由气成。气非其气,由气育神。精气若堕,神何以宁?保精曰命,守神曰性。气属黄婆,调神驭精。结为三友,水火平匀,譬之媒媾,以谐婚姻。玄珠产就,定意聚真。天精地髓,金浮木沉。火光烛金,金气浮空。上朝紫府,壁破山冲。河车上下,犬化鸡升。剥、复、否、泰,弦、望、晦、明。阴阳消长,坎水金精。血化白膏,变立乾坤。丹田涌火,真气熏蒸。烹铅炼汞,木母金公。二八会乎壬丙,一三炼乎甲庚。性命关键,颠倒之功。鸾车凤辇,玉殿丹宫。种黍珠海底,起赤



龙潭中。地雷震动,天雨滋生。龙潜虎伏,理燮寒温。无中生有,理妙机深。六洞尘无,三台景明。万神朝祖,一气归根。太乙元君,栖泥丸宫,挈其子气,摄灵光升。震霹雳而不知,临刀刃而不惊。吹之以无孔之笛,抚之以无弦之琴。嗟夫,心杀境则为仙,境杀心则为人。须未死学死,但逢生杀生。世人不悟,谕汝重重。若去其情识,而气自得,守其虚灵,而神自明。神贪境则气散,神归室则气融。气透关节,如风行雾润;气循经络,如海发雷鸣。真气足而常饱,心气爽而梦清。汗泪绝而有验,金宝现而功成。嘘呵干汞,寒暑难侵,天花乱坠,瑞气缤纷。守无为而气自化,操无虑而功自成。止可心验,勿令眼征。若视之以眼目,是境染于魔侵。心不主静,无以固道;气不行运,无以存真。临动不知其动者,超乎动;处静不知其静者,出乎静。虚极则明,明极则莹,虚明则忘,粉碎虚空。”复说偈曰:“动则动神气,静则静心意。六腑气和融,三尸焉敢滞?忘念两不生,调息于真慧。保尔精气荣,方可将神寓。日用动静中,皆为神所累。动静两忘机,炼神常住世。随物溺漂沉,神由境抛弃。尔不养精气,何得神栖住。炼气与炼精,气与神常取。气聚形可存,神散形徒废。欲识保神方,勿将精气睽。思之复思之,莫堕幽冥趣。”仙师说七品毕,时有白鹤鸣空,金光绕室。其经命众秘之。“待吾诸会中,以经验合,方可授受。经完刊刻,留化群生。若人施印百千万本,布留宇宙,阐扬吾教,吾必复奏上帝,名列仙宫。若人毁吾经典,罪刑黑籍,永堕三途。吾体天宣化,救度群盲,正魔演道。蒙敕马关二帅,检察经功。信心参悟,必证仙阶,自当引度。褻神谤典,天神密察,罪纪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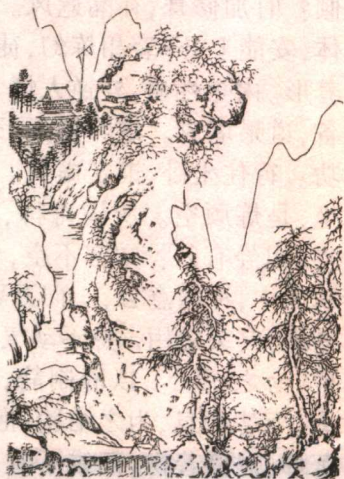
燭。尔等匿藏，待大阐吾教之人，汝等勿惮远近，听侍妙法。”师谕经毕，众等人各顶礼，稽首而退。（已上二品，著于信州。）

## 神化无为品第八

尔时元始天尊，在七宝林中，与诸仙众，宣说灵泉丹旨，真一玄机。时有洞府群仙，无极神众，灵妃玉女，各捧旗幢，咸听妙法。天尊是时，升临宝座，手执如意，放大光明，照满十方一切境界。梵宇金仙，诸大菩萨，三界群真，天龙八部，各驾云骈，遍覆会前。承斯光明，九天无碍，霄壤彻明，飞走潜伏，悉臻化育。忽然下方灾怨之气，冲上宝林，绕蔽不散。诸天圣众，各怀恐怖，稽顙道前，愿闻法旨。天尊告曰：“今斯浊气，充塞道境，乃是下方人民，不忠不孝，不义不仁，嫉妒欺诳，巧许机心，好佞狂图，利己损人；以致九天游奕采访、日值纠察等神，通行申奏。玉帝震怒，降下瘟疫饥馑，使民迭遭旱涝，警悟世尘，修省改过。世人不知忏悔，反生嗟怨，诋毁圣神，恚恨天地。故此结郁之气，冲上天庭。如斯浊愚，益增魔障。”妙行真人，出班稽顙，俯伏作礼：“天尊慈仁，广庇群生，世业迷盲，望怜垂济。”天尊告曰：“曾有五岳四渎曹官，见四部洲灾愆重大，哀求玉帝，悯救众生。已敕通妙孚佑真人下降，阐经拯拔，化度群迷。业海众生，不改痴顽，不修己善，妄求财福，贪爱牵连，人我相争，是非不了。劝世经文，视为故纸，愆根日重，难以拯拔。”诸天圣众闻天尊言，悉皆俯伏林中，垂泪悲苦，上告天尊：“尘寰赤子，利



欲迷心,生值忧煎,死堕地狱,无有了期。伏望天慈,神威普化,颁符解释,道气同臻。圣驾俯临,万灾悉灭。”天尊谕言:“世浊难分,不劳吾降。仍敕吕真人,再行化度,以救群生。人间善恶之事,一月一奏,改善者增禄,延福于孙;作恶者降殃,灾灭家口。用彰天讨,以警浮尘。”真人领旨,俯谢天恩。辞别宝林,以智慧神力,驾鹤驭云车,行至临江府缪丁村。遥见月明庵中,适睹李常蓬打坐修行,参学真一无妄。于是见形庵中,谕之请箕。蓬闻师言,焚香百拜,随置箕砂。真人即降,乃谕前言。复告蓬曰:“吾奉帝命,遍历五陵四海八极九州,阐教垂经,浮沉浊世,行化度人。争奈人心高贡,不思往过,幻染多非,惟婪世财,不修善果。间有一二慕吾道者,亦被邪师妄引,反堕轮回。念彼人心危极,天理难明,道未开通,尘先塞满。只到无常,形归地壤,魂散天空,水火分离,转入四生,串形六道。由劫堕劫,难复本源。所有炼神返虚,无人可告。”常蓬闻谕,再拜箕前:“弟子有缘,幸蒙师降,炼神之道,哀恳垂言。愿体修行,恩怜拯济。”真人告曰:“世之学玄,日慕神仙,不修己性,不炼汞铅。贪求物境,迷乱真源。说是谈非,操持不善。不知修心是道,心不外游,自然神定。神定气和,气和丹结。开通为基,见性为本,现



前不昧,出入涓涓。太虚妙理,道炁绵绵。广言不如养素,多论岂若抱元?四达皇皇,若有所在;三田兀兀,固我根源。全形则生,保真则灵。精为神本,气为神主,形为神宅。神大用则隳,神大劳则绝。人生者神,形托者气。有从无生,形随神寓。心地下功,全抛世虑。返朴还淳,保护真炁。譬如然烛,蜡尽火灭;譬如汲井,桶漏水干。除情去欲,志在希言。湛然不动,运息连绵。三年不漏,可结下丹,目有光明,显我真玄。六年不漏,可结中丹,元神渐出,大道昭然。九年不漏,大丹克全,飞腾自我,身列仙班。驭气者神清不死,形升于天;驭世者气浊沦亡,体丧于泉。知其生,无死之苦;学其死,乃生之源。不见中见,是为灵显;著见中见,是为魔缠。出息不涉万缘,入息不溺枯偏。神为气子,气为神母,神气相逐,形影随焉。胎母既结,神子自存。常抱其神,以保其形。主人若在,屋岂能倾?时加修葺,补漏遮风。四大幻躯,一包脓血,污浊之体,安能上升?著相炼幻,徒费修功。所谓真道养神,伪道养形。内全性命,外逆人情。阴德伏鬼,阳德伏人,二德既备,道果堪成。绝除烟火,灭贪恋心。内修性命,外积德功。行住坐卧,惟定虚灵。设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炼顽空。所谓奇特,身外之身;所谓了当,粉碎虚空。祖经有云:‘知空不空,名为照了。’要见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神领意会,一彻万融。寂然不动,玄关之体;感而遂通,玄关之用。身不动气为抽,心不动神为添。神微气聚,为之還元。以静制静,为之文烹;以静制动,为之武炼。万缘顿息,为之结胎;抱本还虚,为之脱胎。切莫泥身著形,泥境着物。四维不著,玄关可得。真机妙应,语默视



听。方寸湛然，自分体用。身心意合，三家相共。虚静虚心，克感克应。先天至精，虚无空炁，原无质形，取填之道，尽属黄庭。喻之傀儡，线牵形动，须知动机，在人手擎。将手体真，尽知运用。照物不迷，莲浮水静。命宝若结，性珠光莹。隐显相扶，有无错综。神本至虚，道本至静，故虚则无碍，静则无欲。保我性命，观化知复。宇宙之中，三才之内，形形合道，物物含灵，生生化化，反救自明。循以天道不息，我心动而无为；循以地道载物，我身静而不持。天地阖辟之机，我心动静之枢。降伏身心，法天象地。太上曰：‘厚其生，于死必轻；惟无生，贤于贵生。命由身累及生死，性由心役及浮沉。命固心虚，道隐无名。圆明返本，劫运皆空。身定形固，形固了命；心定神全，神全了性。神全形固，抱元可成。绝念为养火之要，体虚乃炼药之功。坤身乾心，复命之根。华池孰守，紫府孰膺。夹脊双关，能降能升。气冲关节，精满神凝。虚无之谷，四时以成。天地之道，转物无情。贯一屡空，语之颜曾。饭蔬饮水曲肱，仲尼乐在其中。紫阳有曰：‘氤氲开辟，真妙无穷。谁其尸之，不宰之功。’鹿运尾闾通乎督，龟运鼻息通乎任。鹤交以气，龟交以神。不妄作劳，日修日新。天星地潮，自然而成。守阳是魂，守阴是魄，所以真人，炼魂合魄。慧发冥冥，泰定神凝。金形玉质，本乎精成。大药既熟，身乃飞轻。时闻天乐，竹丝之清。彩云缭绕，稳步南宫。昔承师训，得此仙成。修炼之法，筑尔丹趾，凿井寻铅，取汞炼炁。石脚清泉，勿用杂类。一气两仪，三才鼎制。选拣名山，良友匡济。仍请高道，礼诵科文。玉皇玉枢，三元真武，南北斗经，朗诵洞章，除涤秽

氛。(此下伪本有“须候酉年酉月酉日酉时”十字,已经校正删除。)起首入室,悉换新衣。古仙上升,丹井存志。坛听置造,另行谕知。精造坚修,抱本还虚。斯经垂世,尽露天机。默兀潜修,神升紫微。功满德备,玉诏来携。”即说偈曰:“全精保真,身安无欲。全气养心,心静绝物。全神返虚,虚极静笃。水流故浊,水凝自清。动静属心,心静道明。气结似胎,伏母腹中。十月气脱,身中有身。一朝出现,与母相分。今之炼土,黑云蔽空,不有慧风,日月遭朦。一阴生忿,一阳生欲,忿从气起,欲从精炽。被物境牵,失其南北,昧于生死,皆因爱欲。窒欲止念,征忿戒心。心安气和,气和神清。抱元守一,超三界空。脱洒无碍,身列天庭。寸丝不挂,万里昭明。”真人复告常蓬曰:“吾今所说,即是灵泉丹诏之云笈,炼化神虚之妙经。凡有皈依,盟天可传。如遇非人,不可妄授。偕之五陵,共完八品。慧照宇宙,信心者少。鹤城童子(名启玄),深慕吾道,将吾诸经,普取归一,并刊劝人,度化玄门,功证非小。如印施百千万本,普及天下,四海五陵,吾当保奏天庭,名升上界,泽降玉麟。此经所在之处,灾障不干,万神密护。设有善男信女,朝夕解悟礼诵之者,白日冲虚,得成圣道,不入阴司。如有毁经灭教之人,城隍里社,检举以闻,雷火二部,即加报应。斯经功德,不可称量,汝当信受,必振玄风。”师说经已,云飘太虚,香浮宝盖,鹤翔轩外,瑞霭盈堂,异香扑鼻。常蓬百拜谢礼,信受奉行。(临江终此一品。)



## 卷九 后八品经

### 小序

前八品经,演自五陵,久刊于世。后八品演于临江,因经内有答问生育并外丹之说,特戒切勿妄传非人,以起诬谤。在吕祖龙沙显迹,无非欲人炼精、气、神三种药物,以了脱生死,证果金仙。并无一语及外丹房术,如旁门左道之邪说诬民也。然戒不得妄传,则似不宜刊布,既不刊布,又何事乎宣演?故徐太极等刊行流传,盖有见于玉液金液之并用,了性了命之双修。离宫坎府,应好学而深思。顺人逆仙,实得一而毕万。道固有其兼举,术不容于偏废也。夫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下士闻道,大笑之。世之修士,勿徒执泥于语言文字,致生疑而起谤,勉为勤行之上士,毋陷非笑之下士,方可读斯后八品经也。

### 太上洞玄华炁朝元品第一

尔时太上道君,在大梵天中,七宝九炁之殿,升坐云龙飞来之宸,琼香缭绕,集会三界真仙,阳谷水府一切圣众,讲说大道。时有孚佑真君,同诸妙道真人,端笏上启:“昔者混元开天,生于太空太无、太极太化,杳冥成象,轻清浮湛,号曰乾天。沉浊在下,坤地厚重,而载万物。二气絪縕,人道生焉。人既能生,三才并位。所以化育,皆在于神。神能变化,鼓之雷霆,日月相照,辰宿斗星。山林草木,禽兽飞潜,一切有为,皆赖于神。东映生木,西照生

金,南行赤禽,北育孕壬,中央戊己,亦运周循。”道君曰:“善哉,善哉!汝等所告,讲此何因?”即有南方丹老,复同孚佑真君曰:“至道难遇,至言难闻。人生大化,不修五伦,迷浪生死,失其本真。所以败坏,堕落幽冥。”道君曰:“汝今慈悯,垂示玄旨,讲说道德,了悟前程。但汝所说,即是神章。神能冲举,妙合阴阳。祛摄中谷,变化相当。中央正位,凝结云霜。苍龙七宿,升起扶桑。号曰甲木,并合西方。白虎定位,朱雀翱翔。北方玄武,戊己相将。五行混合,一炁感化。水阴火阳,明堂正德,通贯三方,号曰药王。近因下民,贪爱无度,失其原初,血气敝耗,筋骨枯槁,颜色零凋,盖为失其神也。凡欲养神,必先养气;若欲养气,必在忘言;若能忘言,不若绝虑;既能绝虑,皆在于心。心者,道之用,主宰一身,莫大乎此。炼心之用,视听不知,喜怒不起,忘情绝念,了悟身心。视我无我,听我无我,离诸境界,名入妙门。神有出没,招摄条陈。有此大道,付与德人。惟尔孚佑,累积功勋。龙沙现化,普度群生。世有修学诚心之士,命汝广传,济拔沉沦。务使大道,在在昌明。”于是真君敬聆法音,同诸真人,稽首礼谢而退。

## 忘情品第二

孚佑真君承太上道君法旨,随驾鸾舆,同诸仙众,降神临江水月庵中。告诸大众曰:“世参玄学,孰能信受?因物萦情,情迷意纵。心不能清,神不能守,流浪生死,漂泊性命。不能反观,荆棘满径。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



所住，物岂能动？试观夜梦，如尔日用，一切见闻，作虚幻景。二邪不侵，土结真灵。真灵不溃，意匝如城。《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是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由情败倾。天运不息，安有乎情？由秋而杀，由春而生，气之所感，万化资成。吾曾垂言，炼神之机。广陵童子，因诚授之。语及八章，阐度世迷。维扬矜薄，人多妄为。灭圣贤教，事奸伪世，启玄敬事，外议为非。徒招訕谤，反惹尘疑。欲言不可，逾及岁余。视尔屡告，性命关基。说此灵文，汝当悟持。传以心悟，勿以念为。无念得慧，著念迷痴。悟之有觉，道不言虚。抱一忘情，内观复履。静返太虚，虚归太极。变化之机，慧觉既得，应物不迷。经曾有言：‘道之出口，淡乎无味。’枢纽阴阳，返观而已。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日用之间，所发是机，机不外染，性定情归。世不信受，故配支离，龙虎金木，水火蛇龟，黄芽白雪，姤女婴儿。总来二字，颠倒是非。忘无可忘，妙用化之。休教错综，阴阳之机。《尚书》有云：‘天叙有典，格其非心。’心不为非，物自忘情。《礼》云若思，运机之功。太乙元君，威摄万灵。将军严



令，孰敢不从？守城野战，正奇有伦。火沸海日，运转昆仑。结成宝珠，变化氤氲。水清月现，潮应气生。忘情可采，哲人自通。太上有曰：‘道佐人王，不以兵强。’兵者情也，情动物张。夫焉有倚，倚者寓情。情能逐物，情能役神。王侯能守，万物自化。化而欲作，镇无名朴。尔情不生，一阳来复。尔情一留，阳断其续。应物忘情，神自开辟。内运化机，天真自逸。举世迷盲，口谈啧啧，神散于物，情牵于色。物物突突，万山千谷，迷失正途，寻旁觅曲，本乡愈远，情溺命掷。内修之道，情不触物。守雌留雄，以黑返白。忘而不忘，不忘是机，所忘是物。机活窍灵，物忘命复。草木逢秋，颜色凋华，诸华尽落，阳方布泽。子月之卦，故应乎复。用物之机，要观其窍。盗彼之气，返吾之妙。若为物用，颠亡之兆。观物之荣，察物之败。返而求之，其道有在。”

真君再告曰：“尔等参求，逆何生丹？顺何生人？汝虽学道，识源之正，不知万派，悉归源本。愿生人伦，为全宗祀。诸祖不言，为反复路。顺既生人，必网物务。物色在自，情由物住。反复丧神，徒将命故。尔既恳求，生育堪布。尔岂不闻，造端夫妇？孳生之理，守尔元精，忘尔物情。当调彼经，当取彼荣。正奇有伦，炼气养神，神移气结，上下同心。若非泰定，施令不从。血休失卫，精休失制。我实彼虚，阴阳两继。潮须准信，阳须准复。沸海之火，故能孕育。乘其铅华，符其汞质，汞铅相投，二炁合式。阴能留阳，阳亦恋阴，阴阳之道，金水初匀。奚假之力，奚劳之心？默而式之，巧蕴天成。移父之神，夺母之炁，神炁受符，精血自取。反此炼内，观采精华。归吾元



炁，可谓仙家。神云圣火，火即是药，药苗生时，其如橐龠。尔细参修，金光灼灼，结宝成珠，阴阳不错。今之盲徒，视金为砾。奚堪语之，尔定自觉。”

时有会中，礼拜同求：“蒙师觉我，万化同流。世传内外，一体兼修。内丹既修，外亦堪周。于中奥妙，望师普留。”

真君复告曰：“脱胎神化，内丹可修。外丹虽合，非德焉求？广积功行，普济物流。吾道欲损，损极丹修。昔汉天师，平祟为证。迄葛仙翁，炼济幽冥，施符舍药，普济世人，持危扶颠，恤困施恩。许祖旌阳，亦务前功。功满行足，天神护守，丹不魔侵。炼之九九，入口飞升。古有丹井，丹址可征。尔既有问，吾岂不云，即将此道，续于章中。外丹之道，虽有作为，实分体用；以用见体，互结天性。炼铅取铅，水中淘金。始为一家，列分二姓。披褐怀玉，海底日升。丹之初结，月出乎庚。虽譬于月，乃真铅形。黑魂不亏，白自成金。脱凡为仙，转制有径。循之卦爻，区分漏应。阴返阳复，得炁分根。阳炼复散，阴炼复凝。一阳生时，勿使散耗。以阴种阳，阳能自肇。是谓真铅，如尔精华，虽为西子，实养东家。识得黄芽，可炼内外。今附各章，参之自解。”

### 观心品第三

真君曰：“鸿蒙混元，无上至灵，育陶天地，化魄炼魂。心者神舍，契合阴阳，主宰众妙，应化无方。太上有云：‘道以心得，心以道明。’以心观道，以道观心，操心如

谷,有应无声,涵合太极,运化五行。《孟子》有曰:仁人心也。仁者无敌,故能化物;物蒙其化,天下归仁。定心栖神,神所以存。心定神彰,神彰物冥。寂然不动。吾心之体,感而遂通;吾心之用,致知格物;吾心之灵,炼气化神。必先养心,养心寡欲,为道之根。心澹而虚,自然神应;神应无乡,因物而应。返而归之,以合天性。应无所住,不欲落有。云无心者,恐踵于尘;心上无尘,尘自不生。丹从心觅,岂曰无心?若以无心,为道之宗,内可以筑,昧乎顽空。守道之基,必虚其心,心虚物虚,物虚心灵。持戒定慧,而澄于心。淡食素衣,以绝物阴。名利知止,以复和冲。情一生物,心为变更。变为妄想,缘物缘尘。暮缠朝搅,万魔来侵。心神颠倒,错乱天真。种种心生,名曰妄心。心活神死,因此而云。设云死心,何以运神?形不从化,同木偶人。心如明珠,圆陀光灼,置之盘中,泼泼无著。静而离欲,而自神生。守神不忘,抱元炼形。形神受炼,灵覆太空。炼心曰阳,著物曰阴。所谓毫阴不尽,不能为仙,尔当悟之。心为化机,譬天斗枢,不染一物,因悟于机。身小心大,与天地齐,扩而充之,可包天地。打破桶箍,便识真虚。如镜照物,物去则静。本体原明,因物迷弄,不能返本,习心之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微治危,安得不危?范氏有云:‘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为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定,百体从令。’引古论今,而合丹经,万水归源,道岂异论?其道则一,其教不同,总归于善,一室千灯。养气炼形,不外乎心,心广体胖,引道之征。心静神全,神凝性见。水静无波,月影不乱。心动如水,溺流故浊。风恬浪



平,天性自若。静亦如水,归源故清。潜神仗智,驭气藏灵,虚心养神,固握灵根。舍之则亡,操之则存。天地之形,阴阳之灵,妙化万物,贵不生情。人能执天,何道不明?只因迷物,而至纷纷。以心炼性,以气保命。化魂曰性,化魄曰命。情来复性,性来复命。筑铅之机,后章垂论。甘露洒心,虚极便见。静精气



神,始得不乱。忘物我人,以防其渐。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体此修之,尔心自灵。天何言哉?孔圣有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得道忘言,吾何此留?喻阴阳理,体内外丹,借二气灵,实魂魄关。彼以情投,须血荣气溢;我以信合,须精固神坚。精若驭气,阳拘一阴而生女(此即离卦);气若驭精,阴抱一阳而成男(此即坎卦)。神气属阳,非精血二阴不能住;精血属阴,非气神二阳不能产。若男女情性不投,而生育者鲜矣。故精由情生,血由气荣,精血两凝,结婴儿形。合成造化,体赖阴阳。鳖聪结卵,移脱神功。能固其精,能养其气,能驭其神,何患不生?生生之道,必先静心,驭神不散,交感方灵。循此行之,子可继宗。须惜命宝,而勿轻弄。外丹水铅,中含五彩,金水未分,应吾心静;灵物生时,月现蛾眉,应吾心动。金汞动应为魂,水铅静藏为魄。铅中藏汞,魄隐魂焉;汞出铅中,魂

摄魄焉。子盗母气，日渐形充；母传子气，日渐枯倾。转转盗传，阴阳互附，天地相承。夺斯造化，号先天名。非比世间，硫砒礞礞，硃砂水银，金石之质，后天之形，安为先天？以阴炼阴，万丹难成。先天能化后天成宝之用，后天不能化先天为丹之功。如先天元炁无为，能炼后天凡躯作圣；后天凡躯有欲，不能炼先天元炁成真。故炉中铅汞，即身中铅汞也。吾有神符，炼药传尔：预以硃书，每日虔虔，或寅或卯，煎汤药毕，用符一道，焚入服之。养心驱邪，炼气保虚，神功世殊，久久自验。勿传非人，慎而敬之。”

## 静性品第四

真君曰：“静性之功，保命之要。转运虚无，颠倒生死。性系乎心，命系乎身。铅龙汞虎，驱降符升。忘情养性，虚心养神。太上有云：‘谛观此身，从虚中来。’虚者性也，性乃无极之真，太虚之灵。自一禀形，故谓之性；从道受生，故谓之命。子思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故能尽性，与天地参，性命与道，奚为三哉？道为性命，性命为道，采取之机。性在天边，命在海底，天海之象，喻譬而已。曰精曰神，性命之基。故性无命不应，命无性不存。心虚性明，命固精生。存诚定意，固济此根。涤虑洗心，沐浴此身。养性之方，保命之喻。性返虚寂，心入无为。精自化气，气自化神，神自化虚。今世之人，性由心役，心由物羈。故照心常静，动应万变。应用则动，本体常静。妄心常动，静起万念，应用虽静，本体常动。照返为道，妄返



为物。心天离物，性天离尘，故灭妄心，性天自真；不灭照心，性天自清。命系乎气，性系乎神。潜神于心，聚气于身。心清虑散，足以知命；虑绝情忘，足以尽性。虚能用物，静能应事。人性本善，言于孟氏。以性摄情，性定情真，照见本来，复命归根。一直了性，自然了命。根浅器薄，先命后性。性为身主，身本为客，身养此性，让之为主。身心不动，虎伏龙降。以情入性，是谓丹乡。故炼性之喻，如调乎琴弦，紧则断弦，慢则无音。欲琴可操，紧慢得中。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性流，性为昆仑。性之灵觉，森乎万象，欲以全之，睹如不睹，闻而不闻，冲漠无朕，常静常清。不为时迁，不与物竞，翕聚发散，存循乎定。卷而藏之，神功合虚。欲知其性，先觉其施，应接百端，性焉有滞？定而不迷。云元神者，先天之性；云欲神者，后天之性。先天之性，灵光之根；后天之性，气质之形。质性若无，元性自现。处中致和，欲不能迁。欲不能迁，则气抱元，元气相随，神清气绵。性本无方，命本无位，静神运筹，二物自会。上德无为，不以察求。阴阳内感，天地同游。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也。’性由理发，命由性存。性静情逸，复见天心。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时雨化，万物以兴。尧舜性之，垂衣而治，治之无为，而天下归。万庶莫安，率性而已。参学之士，能驭性天，归于无为，合于真虚。虚极静笃，神显机微。道包天地，莫逃乎性。性乎性乎，惟定惟静。无将迎逢，亦无内外。汝当保之，为尔命蒂。乾道资始，故能施生；坤道资生，故能以承。虽云精血聚结，实自虚无化灵。女必经调而血荣，男必气固而精凝。非定性者，孰不荡

倾？女性多僻，其气和神畅，美快于情；男性多疏，其气敛神收，固筑其心。虎龙不狷，猿马不奔，恐临颠蹶，要在忘形。气候有时，区分有节，黄婆引领，自归巢穴。虎呵龙笛，二气符同。璇玑运转，立见天工。不可使浮，浮则气溃；不可使沉，沉则气坠。以性循之，阴阳自至。炼神固精，勿纵以情。寡欲保基，行方有功。不患阳萎，而患情分。分情散神，精随而倾。所以保精，必先养神。神固久，精亦坚灵。世人不知，用药以助，药不性热，阳何以附？而殊不知热药入腹，气随热散，精随热飞。此岂正道？丧命之愚。修学之士，切宜戒之。铅中金，虚无炁，不知采取之机，则金散而难产。铅包金水，混乱不清，水静金生，铅消汞长。静性者，日炼金存而水竭，不以时察，则水虽竭而金随涣矣。铅中一阳为龙，属坎中真火；汞中一阴为虎，属离中真水。阴迫阳升，如虎降而龙跃出。故月出庚方，龙抱地网；日临午位，虎出天罗。世上迷徒炼铅为灰，谓之枯铅而使干汞；殊不知铅中金气已散，乃尘嚣耳。又安能制凡水银而为至宝哉？歌中云：‘若要水银死，先须死水银；水银如不死，如何死水银。’何哉？‘若要水银死’，后天凡水银也；‘先须死水银’，先天铅中金。铅为水，故名仙水银也。此仙水银，结胎之后，脱尽铅体，九转功成，精华聚凝，不飞不走，如死一般。取出炉中，凡水银见之即死。如其仙水银阴符未退，滓质不清，而有溺沦飞走之患，又安得死后天凡水银哉？世人不知，妄为妄作，以致倾家，焉知外丹变化妙用者耶？”



## 卷十 五品仙经

### 小 序

天地人之数,不外于五。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人所具有五官,所秉有五性,所接有五伦。相生相克,相反相成,五之时用大矣哉。吕祖所以有《五品》之演也。天君泰然,百体从令,首揭观心除妄于品端;妄心既除,可以下手速修,故次之以开基采药;炼药必须炉鼎,故次之以锻鼎炼炉;炉鼎恐人错会,误入旁门,一切色相,不可执著,故次之以空形虚命;空色两忘,阳神出现,几非在我,静以俟之,修仙之能事毕矣,故以脱胎出阳终焉。而皆不外于一心,品虽有五,实由得一。犹之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条理细密,义蕴幽深,括尽万卷道藏真诠,岂第阐八品未阐之奥已耶?人而无志于道则已,有志于道,其可不尽心乎?

### 观心除妄品第一

尔时演正帝君,因下界凡迷,机巧变诈,如鬼如蜮,凶狠毒恶,如狼如虎,造诸愆尤,举世皆然,惟楚为甚。己未之秋,上帝震怒,命司过诸神,历察人民罪案,尽依天律,注定劫数。其在劫众生,不可胜纪。帝君大慈,垂涕奏曰:“下方生民,非不欲断恶修善,趋吉避凶。无奈至道难明,狂心难遏,是以恣念乱为,罹诸业网,获罪昊天。容臣下凡,默与群盲明指修身养性之诀,存理遏欲之道。庶使

众生易悟易晓，自能销除妄念，调伏狂心。不惟能脱苦缚，若人行持不退，竟可登仙成佛。伏惟圣主，敕臣施行。”帝德好生，欣准师奏。师出，左掖柳真人稽首曰：“今古仙佛，哀悯众生，已曾宣说无限妙法，欲冀众生闻法受持，免堕轮回。无奈众生不肯信受，反加诽谤，是以转增恶趣，堕大地狱。今慈尊虽有神通愿力，纵使一身具千手眼，又安能援天下之沉溺耶？”师曰：“诸仙诸佛所说经法，辞义幽玄，浊世众生根钝智浅，不能通晓。且历代仙佛所说大道，尚有未阐之秘。今我下凡，一则明指圣贤心法，一则敢阐仙佛秘旨。纵有妄泄天机之罪，倘得众生超举，何辞一身谪降？”真人闻言，且悲且喜。于是帝君率诸天神王真仙圣众，降于十月初九吉辰。谓诸大弟子曰：“一切众生，背觉合尘，虚生浪死，烧煮于火宅之内，汨没于苦海之中。皆由众生，纵贪瞋痴，自戕心性，使客尘覆



却明珠，迷云蔽住杲日，是以流入诸趣，无有出期。我视众生，如所生子，岂忍尔等堕于轮回，受诸苦恼？故为阐说仙佛奥旨。我作医王，疗尔心病，尔等冥心谛听，当为尔说。一切众生，欲求长生，须体大道。欲体大道，先须观心。观心之法，眼欲返视，耳欲返听，鼻欲返闻，舌欲返尝，意欲返观。神光一出，即使返照。妄念一



起,即使返觉。古人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起即觉,觉之即无。’故当一念将萌,勿令更生枝叶,即回光内烛,而妄根顿灭。道玄居士曰:‘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龙虎经》曰:‘至妙之要,先存后忘。’先存之以虚其心,次忘之以廓其量,此古圣之至诀也。是以欲灭诸妄,务在观心。释氏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厄。’故一妄照了,即一妄之真如;一念觉了,即一念之菩提。《阴符经》曰:‘秉灵烛以照迷情,持慧剑以割爱欲。’迷情既破,灵烛可忘;爱欲既断,慧剑亦捐。此皆观心之法也。既知观心,当明心体。此心自无始以来,无生无灭,无去无来,至虚至明,至真至诚,空空洞洞,了了灵灵。不可以有无而度之,不可以色相而窥之。穷之于天地之先,莫知其始;究之于天地之后,莫知其终。天地赖此而覆载,日月赖此而照临,虚空赖此而广阔,万灵赖此而变通。三教圣人教人修道,无非修此一心。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仙佛时,此心不添。释氏云:‘心精洞圆,含裹十方。体如虚空,无有边际。当下便是,动念则乖。’无奈众生,不识本心,认贼为子,以奴役主,以妄累真,是以轮回生死,无有休息,深为哀悯。”仙师说经已毕,时有五云覆室,瑞色紫堂。如是莫来佛子,出班赞曰:“阐经度劫,好生为心,笛音落处消尘氛。仁慈孚佑尊,仙佛咸钦,拔济无平等。”莫来佛子,暨真仙神王,皆大欢喜,作礼信受而退。

## 开基采药品第二

“自有身来,丧性离命,七魄拔舍,三尸败户,六贼乖

搏,四大幻渺。长者以短,寿者以夭,清者以浊,智者以愚。失乎圣父圣母之气,而纯乎凡父凡母之气,是以知饮知食,无异披毛戴角。惟圣人以道全形,以术延命,窃无涯之元气,续有限之形躯,脱凡父凡母之气,而纯乎圣父灵母之气。故炼性炼形,不难成佛成祖。须知此身未生之先,一呼一吸,气通乎母;既生之后,一呼一吸,气通乎天。人能静坐圈内,于无为无妄中,返心内照,自有如电如露,一点真阳,勃勃然引入玄关,透乎长谷,竟乎泥丸,化为玉液,琤琤然降于五内。即鼓巽风,驱一切三关九窍之邪,荡一切五脏六腑之病。且必以神驭气,以气定息。呼吸出入,随其运转。任他太极虚空,打成一片丹基。如春气之生核,神龙之养珠。故紫阳真人曰:‘金鼎汤常暖,玉炉灰怯寒。’以其打成阳址,在乎用意暖之,藏神守之。故曰:‘火冷由意散,火起由意炎。能知阳抽阴,不怕药不坚。能知药救火,岂至燥金丹?’若夫采药,在乎有为,始知无为,方得有为。《南华经》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道德经》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夫精甚正,真精乃真种,真种乃洞洞,真种虽洞洞,采药施其功。夫真种者何也?或名阳精,或名玄珠,或名黄芽,或名真铅,或名玄牝。种种称号,莫可名穷。凡有形动,皆属浊尘,安可比同?故云房真人(云房即正阳帝君字)曰:‘一身皆属阴,何处是阳精?阳精能知象,象象乃通明。’吾尝曰:窈窈冥冥生恍惚,恍惚惚惚结成团。团为真铅,佛曰菩提,儒曰一贯,玄曰种子。若修真者,不知种子,非落空汉,即枯坐汉。未得归根,旁门泛泛。本乎师传,无有正帆。皆知子时窄,不知子时宽,能知活子时,何怕药无丹?夫万神已



畅,定有恶龙战几场,血定玄黄。将判犹未判,男女正同房,恍恍惚惚,莫使奔放。所谓静而动,抽出真阳,添我真汞,戊土能敦真铅降。趁我药苗嫩,急采入高巷。玉虚真人曰:‘真铅与汞配,药里锻金刚。’重阳祖师曰:‘文武火候默默实,老嫩浮沉细细商。’仙师说经已毕,时甘露下降,诸仙稽首。于是玉蟾真君,出班端拱赞曰:‘四生父母,仁慈帝君,阐演丹诀泄天文。吐雾篆祥云,喝散氤氲。霞客普忻闻。’玉蟾真仙,及诸洞仙子,皆大欢忻。命在坛弟子,虔诚持受而退。

### 锻鼎炼炉品第三

“夫炉为偃月,悬胎名焉,玄牝聚焉,婴儿结焉,颗珠成焉,黄芽茂焉,匪金匪铁,匪玉匪石,匪砒匪砂,黄庭为鼎,锻炉气家。百脉交充,三元会洽。乾作鼎而坤作炉,端养仙花。且鼎无冰魄,则阴液不生,不生则火龙灵根不长;炉无玉蕊,则阳气不孚,不孚则水虎命蒂尽屠。故炉有阳,升降以之;鼎有阴,阖辟成之。一升一降,一阖一辟,青龙白虎,金乌玉兔,天魂地魄,相抱留恋,炼成至宝,无二无一,方许天真。若夫火候,必在功夫。发火脐关,运水顶



颇。当驾动河车，离尘世尾闾之海，移居天楼，上昆仑之谷。未得丹时，须藉武火以熔之，巽风以吹之，审其火之无不然也。既得丹时，须藉文火以养之，神水以沃之，若过则损之，不及则益之，决其火之无不然也。故紫阳真人曰：‘一十月功夫，存杳杳绵绵之息；三万年气数，在来来往往之间。’海蟾真人曰：‘卦行火候周天毕，孕个婴儿镇海田。’”时莫月鼎真人，出班端拱请曰：“大道无言，至象无形。有言必彰，有形必明。无使黑风一到，堕孽渊尘。龙者何也？虎者何也？乌者何也？兔者何也？魂者何也？魄者何也？祈师昭白，以阐灵文。”师真曰：“离日为汞，己土为汞，以龙居水，变化莫穷。生生杀杀，莫测其功。云行雨施，风疾雷轰。佛有毒龙，玄有烛龙。穴有火龙，降其火龙，以积寒汞。降之者，降其心中真火。火性不飞则汞积，汞积则龙潜，龙潜则火纯，火纯则阴灭，阴灭则真铅与真汞合，真龙与真虎洽。故曰：‘不积汞，无以取其铅。不降龙，无以伏其虎。’戊土无名，强名曰虎。虎者铅也、坎也、燥也、烈也。捐人肉骨肉伤人性命也。《易》曰：‘风从虎。’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人能驯以豢之，惧以循之，则先天足而虎伏。虎伏则铅栖，铅栖则汞虚，汞虚则虎神，虎神则龙现，龙现则虎腾，虎腾则龙飞。故无心真人曰：‘对境无心，一气归根。万神朝祖，混混沉沉。捧捧存存，兀兀腾腾。绵绵相续，方是修行。’若道无乌兔，乌兔乃名。日月无象，取象乌兔。无漏云：‘汞取金乌心内血，铅求玉兔脑中精。’《悟真》云：‘先把乾坤为鼎器，次搏乌兔药来烹。’火龙真师曰：‘坎内黄男名汞祖，离中玄女是铅家。’坎为乾父，乾当混濛，二阴旋之，独一阳居中为乌干，以



能疾飞，故能上下乎阳以成乾。离为坤母，坤当沌沉，二阳周之，独一阴居腹为兔穴，以能疾走，故能上下乎阴以为坤。故朗然真人曰：‘男女异室，决不生育。铅汞异炉，决不成丹。’紫虚真君曰：‘吾有黄婆，守正媒之，导其意也。意引坎内黄男，配离中玄女，夫妻一媾，即变纯乾。’谓之取坎填离，还我先天本体。魂魄者，阴阳之谓也。圣人以魂运魄，故能长生；众人以魄摄魂，故多促殒。魂昼寓目，魄夜含肝。寓目能见，含肝能梦。故圣人有觉无梦，众人有梦无觉。与其梦中说梦，不如觉里寻觉。盖因魄有精，因精有魂，因魂有意，因意生魄。魄也、魂也，龙也、虎也，乌也、兔也，二也、一也。故长生真人曰：‘夜深龙吟虎啸时，速驾河车无暂歇。’《指玄篇》云：‘奔走气海名朱骥，飞入泥丸是白鸦。’（此《指玄》非帝君《指玄》）吾故曰：天魂生白虎，地魄产青龙，运宝泥丸住，搬精入上宫。”仙师说经已毕，时凤舞鸾翔，瑞云漫空，诸仙欢喜。于是莫月鼎真人，出班稽首，作礼赞曰：“偃月炉中炽焰腾，又非柴炭又非薪。吹嘘不用我调息，锻炼还须内养神。姹女骑龙旋鼎外，金翁跨虎奔壶心。海田馭鹤搜寒玉，西土留乌熔兑金。法按屯蒙添抽度，功旋坛墀有无形。丹还九转明珠灿，光遍千山琪树春。蓬岛点石惊羽客，尘寰阐教度群生。愿今世世聆玄奥，愿化人人体圣心，愿起沉疴苏白骨，喝开铁锁鬼魂升。”赞愿说毕，同诸仙作礼而退。

#### 空形虚命品第四

“初学修真，暂灭尘妄，俗情碌扰，百思累纷。乍坐圜

内,安意潜息,若无工夫流通,必至节壅关塞,血瘀气滞。虽能返照,照亦落空。虽能辟基,基无丹充。充在玄膺,玄牝得通。窍窍是赖,穴穴有功。凡欲修真,离诸苦恼,应于阳谷未升时,曰关过人鬼。龙眉仙曰:‘大药为丹本,身中人鬼时。’能于此时,呼吸自定,默默兀兀,万神以宁,顺其自然,定有琼津,满口漱活,用意下吞。重楼引升,臆中渐达,中脘得烹。神光用顿,万象已宁。分腿至肾,大拇指轮,转入涌泉,即至脚跟。循乎大腿,尾闾合根,过乎肾堂,夹脊两分。送到两肩,两肩指轮,从腮脑后,灌乎上顶。复下明堂,上腭以迎,旋于手掌,一齐停分。玄膺即止,一转以成。所转既足,太极是混。转转如之,九转丹成。任我转转,在乎炼形。炼形有五:金液炼形、玉液炼形、太阴炼形、太阳炼形、观心炼形。惟一不传,一曰真空炼形。道君曰:‘外其身而身修,忘其形而形存。’《清静



经》曰:‘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无形形空,无心心空。天地空,太古空,虚空空,地狱空,人鬼空,任有无常,无处追踪。以此长年,寿算无穷。宏忍大师曰:‘会运身者,如运甕然。身处甕外,则甕身活。身处甕中,则身甕死。以其能空,则灭者生;不空,则生者灭。’又曰:‘粉碎虚空。’盖此虚空未著境时,本具粉碎之体,不必



立意更求粉碎。抑此虚空已著境时，或失粉碎之体，止冥冥心，令复粉碎。此皆真空炼形之诀也。四祖曰：‘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六祖曰：‘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古仙曰：‘能空殢幻躯，金刚不了身。’紫阳真人曰：‘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又曰：‘业障成空寂，阎罗纵我生。’夫人但患此身不空，一包脓血，随去随来，劫劫翻弄，任他黑风穿动。是以古佛前仙，真正功候，罔不言空。今阐鄂州，示吾弟子，奥旨玄玄，宗风洞洞，仙佛大道，阐此经中。尔诸弟子，信受研究，粉碎形骸，熔冶虚空，当知大道，即是真空。念起为幻色，念灭即真空。真空是何面目，冰消水静相同。”仙师说经已毕，时瑞气腾空，异香满室，诸仙端拱，信受而退。于是玉清真人出班赞曰：“死性性生机，守命潜虚息。究竟无一物，寂静空万虑。能虚黄芽长，能虚真种慧。龙虎相济合，男女成婚配。欲擒寒玉魄，趁此阴阳济。孕个混沌团，烹之恍惚意。绵绵无寒间，默默常如是。劈开太极图，超出四大内。现体金刚灿，洞洞齐天地。仙佛真秘奥，谁识个中趣？万物不能缚，五行无所制。成仙岂二诀，入圣同一气。师今垂训谕，广度诸愚昧。稽首法座前，愿人长受持。”

## 脱胎出阳品第五

“火候既足，真胎欲产。婴儿在胎，涵养既久，延满十月，脱出其胞，由太玄而升天谷，是谓真人，即所谓主人翁也。佛曰耽人，玄曰婴儿，即所谓真种子也。盖婴儿当

迁胎易鼎之时,透太玄关,劈开乾户,神光涌涌,霹雳轰轰,翻身跃出,乃冥栖气穴之间,又开一混沌矣。夫此穴乃神仙脱胎定息之关,婴儿安身立命之所。原系熟境,顺路而归。赤子既安处静域,寂坐道场,须密加护持,慎于将养。始则藉坤母黄芽以育之,继则敛天地生气以哺之。此感彼应,发迹见远。其中赤子,一呼一吸,一升一降,一往一来,一动一静,罔不自若。必须观心除妄,直到水穷山尽,绝无半点客尘烦恼,则寂湛真常,自在无碍。玄窍婴儿,得大安稳。盖温养婴儿,乃修仙首务,勿使外缘所侵,内妄所乱。行住坐卧,不可暂忘。语默动静,不可稍忽。若骊龙养珠,慈母育子,朝夕防卫,寤寐顾复。更须严守关元,不可轻纵出去,恐一出而迷途,遂失舍而忘归。待历年老成,九载功完,自有灵通变化之妙。阳神出现,了却真空,成金刚不坏之体,天地同寿之翁。既登仙阙,混入凡尘,施我法乳,推我赤诚,汲引后学,普度众生。三千行满,八百功成,丹书宣诏,白鹤来迎。羽轩载我,金光逼人,异香缥缈,天乐杂鸣,湘灵鼓瑟,玉女吹笙。左有绛节,右有霓旌。飞升金阙,同归始青。”仙师说经已毕,诸仙稽首,皆大欢喜。于是桂英仙真,出班端拱赞曰:“阐经度劫,恩遍十方,诸神仙子列成行,同声共赞扬。鹤舞鸾翔,紫气满苍茫。”五品功成,在坛弟子恭谢帝恩,虔叩真仙神王,自愿信受而退。



## 卷十一 清微三品经

### 小 序

生平未尝阅二氏书。甲寅，始得吕祖所演《三品经》读之。喟然叹曰：“非是，殆虚过一生。”经凡三卷，尽四字成句，虽长句，分之仍是四字句。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又如黄河之水，发源天上，千曲百折，一泻而入海，殆非人力所能为也。由其研究天人，贯彻儒释，而三清就人身指出，尤为妙谛。昔朱子序《中庸》有云：“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盖吾于三品亦云。

### 清微三品经

大道之根，原于无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无物不有，无乎不存。或静息机，或动行神。出有入无，为万化根，入幽出显，为造物心。古不为古，匪今斯今。微乎微乎，不可以名。名之为道，亦起于人。我闻在昔，太极未辟。一炁浑沦，阴阳交杂，混混沌沌。天地倒乱，五行纷更，乾坤失叙，日月无明，人物销铄，世界咸湮。乍无乍有，若浮若沉，恍恍渺忽，汨没纷纭。或上或下，飘荡无凭。是诸上圣，仙佛真人，帝天神宰，祖玄高尊，一切金刚，不坏法身，遇兹劫会，咸化遭迍。以兹销铄，渐丧其神，形神互化，罔保元真。一失永失，尽拨本根。万年苦

行，累劫良因，以斯厄故，无与为存。中有至人，名曰元始，悯兹劫运，大显咸神。摄诸帝释，上圣高真，暨诸玄宰，佛菩提根，一切圣神，纳诸黍米，珠中藏之。又复收摄，万炁祖根，于一指甲，奉与至人，号曰无象，纳诸玄窍。经三万度，历一大会，涵养孕育，哺以玄炁，运以神精，转以灵胎，煦以元意。由子入丑，大气初凝，玄风渐鼓，元宰陶钧。始乃一炁，上浮氤氲，于是清轻，凝结浑灏，环转周轮。如是轮转，经三万度，无所停息，转转不已，渐次淘匀。而斯一炁，累落渣滓，渐结为地。维重为浊，纲维八极。粗者为峙，清者为流。以兹流峙，熔化山河。凡诸一切，五行本质，各以其精，撰形成色，遍布堪舆，互聚元炁，永固坤贞。维彼昊天，鼓舞盘旋，一气包举，重复凝精。以斯地道，亘古无倾，与天对待，化化生生。上者施与，下者顺成。靡终靡极，或载或成，无疆之



化，天地成能。以斯天地，交感化生。内出盘古，是大至人，悯兹宇宙，混沌不清，气机尚塞，化育难行。为此之故，特显化身，一昼一夜，七十二变，变诸种类，各肖其形。终变妙相，厥体具均，顶天履地，是名为人，得理之正，得气之清，得精之妙，得神之灵。乃为三才，角立鼎分。可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各类，无乎不肖，无乎不神。



非此至人，奚何有因？是此至人，秉教无象。御居玉清，极之恍惚，无可思议，清微之境。主持一切，天道地道人道魔道，水泽幽冥，轮回六道，检阅劫数，推运乾坤。主持天人，仙佛真宰，黜陟超证，因果果报，御摄提格，大荒落界。无思无为，运化无心。以无无心，故无无为，以无无为，故无无形。无声无臭，无等无伦。无无无法，亦无无名。无诘无碍，无无无情。以无思议，至无无神。以无神故，无所不明，无所不属，无所不行，化无不化，育养适均。是为元始，居于玉清，端拱玄默，运化古今。清虚寂定，杳亡杳存。无物不体，无息不生。主宰玄要，同归始青。厥生在木，厥成在金，禀象离火，坎水蒙屯，归极戊土，中和为君。出大神咒，燮理六阴。阴静而动，阳极斯伸。一阴一阳，五行聚精。妙合辟塞，虚空涵凝。是诸五方，配诸五行。各有一帝，各居其心，各司厥职，各运乃神，各举玄令，各奏厥成。是诸帝属，各各有守，以宣元连，以布皇仁。而此元始，以无量身，度无量劫，保固元气，任数推迁，无意无必，妙极自然。是此元始，居玉清中，运无量身，极大神通，分身应化。各以其神，入居人身。各各一顶，各一元始，寓居其中，为一身主，为万气宗。是此人身，各以所得，元始化身，各显神通。极诸不可思议之时，无所侵害，无所危殆，无生无灭，无动无静，神舍安然，无乎不注。以斯之故，故虽劫运，更代递嬗，而此玄宰，仍无毁坏。各以其所分化化身，复归玉清，还集元始，得匪所增，仍圆妙相。故知元始，统于一元，一元分化，极于万象，万象森罗，总归一元。一元变化，无所端倪，无所思维，静极而动，动亦如如；动极而静，静亦如



如。一动一静，一静一动，任诸动静，或分或合，或复或离，无不各有一元始相。各以其相，各成妙体，各以其相，无假收摄，各复本来，仍归一体。而元始相，尊居玉清。微乎微乎！是此玉清，圣境庄严，在大罗天，极无上上，至无所拟，于无能名，至虚至玄，绝顶之处，非具金刚，纯一妙体，极无所上。功德苦行，

为诸天尊，至尊真人，望瞻翘首，渺忽莫凭，终无由至。以无至者，故其玄境，微妙莫测。但以劫运，循环往复，皆所禀受。是故五老，偕诸真宰，上诣玉清，请授要旨。乃见元始，坐玉清中，法座庄严，天所希有。是诸法界，无有等者。清虚广漠，寂淡逍遥，众所罕睹。俄见其天，五色并丽。忽有罡风，转如车轮，运行廓外。而此玉清，化诸亿万，莫可度量。此亿万天，各各现化，一元始尊，出众妙音，如一妙音。普为上下，帝释真人，说众妙因，解消厄会，跻斯众生，或脱苦趣，诣玄都境，讲说因缘。盖此因缘，原诸浩劫，为诸天宰。此种微妙，匪可言传，惟在学人，各以所得，论于元始，剖析精深。至哉斯境，包含周遍，罔有外者。是诸天人，欲观斯胜，惟绝思维，端居静坐，趺坐凝神，空彼众有，如无此身，如无此心。广宸浩渺，如虚空际。神闲气静，息机于密，则有妙境，从坐而



开，是诸玉清，一切胜概，星罗棋布，森然具现，而此元始，应化化身，端拱玄寂，坐法座中，现诸法象，与吾神接。盖此元始，一理撰结，万气归根，至真无妄。为无妄者，乃见其神。微乎微乎！非虚非实，若有若无。无耳口鼻，无声色味，无意想识，乃契厥微，乃获睹之。自玄教息，无与言者，我今指示，玉清妙道。学道之士，克体渊源。屏绝思议，默玄静悟，心不著物，以无无意，解秘密因，参同妙契。于子午时，调息气机，万神摄伏，外内太素，摄诸法象，咸归无有。入黍米珠，观诸天地，现一切法。日月星辰，山河岳渚，万昌亿类，大千世界，一切形声，色相体质，无不具足，外相清好。观者各以其意得之。出八极外，立乎天根，见诸天地，如一脱粟。是诸色相，各于微尘刹中现之，无所不有，而实无有。是此玄微，曾何拟议？至哉微乎，谁造其极？我闻元始，为阐此妙。极于无为，观空非空，空无所空。视有非有，有则俱有。惟空不空，而实空空，惟有不有，而实有有。有乎空乎？空乎有乎？空中之有，有不为有，有中之空，空不为空，空其所有，有所空。是为真玄，玄而又玄。寓诸天中，为天地根。寓居人中，为人身祖。修性修命，修道之士，修此祖根。祖根完具，万气俱凝。气归于命，命统乎性。性也气也，命也道也，玄也真也，祖也根也。是为元始，玉清妙道。夫此妙道，传于元始，元始下传，归本玄要。此玄要机，藏于玉清，清微宫中，紫霞锦囊。非真真人，夙器深重，道根清静，未可与闻。乃者至人，法号灵宝，悯兹下土，未获闻此至玄妙道，累劫经生，无由脱解，至于终极，辗转轮回。爰现法身，在香林苑，阐演灵章，金科玉律，运

化乾坤，拔度天人，利济群品，拯救幽魂。是诸妙法，广布阎浮，流传浊界。依法持修，超证妙果，遵律虔行，普周六道。然此法典，金格精严。持修之士，非清静体，非清静心，非清静行，莫究玄微。盖斯妙法，变化无端，极恒河沙，亦难比拟。上通于天，极天外天，至无极天，天玄之天，乃无所象，并无能容，无非是法，所周流处。下通于地，极诸扶桑，至虞渊谷，及于地所不载之处，无非是法，流通环转。放而行之，弥于六合，卷而藏之，退归于密。云有非有，以无非无，象则成像，空亦如空，匪可思议，究何言说。本之于心，应之无迹，来鲜端倪，去仍罔极。视之不见，听之无声。造化由我，天地为因。因应匪测，度数莫寻。微乎妙哉，无古无今，无等无伦，清虚玄密，罔所由明。惟此至人，以至玄道，演至玄法，流通宇内。虽至愚夫，获闻玄诀，咸得奉行，无有弗应，无有弗灵，无弗如意，无弗从心。故知妙法，



无有不钦，无有不伏，无有不承。究厥由来，本乎至真。真实无妄，万法归身。以身体法，以法卫生。生生不息，法法斯神。神明变化，极乎无因。在阎浮提，为法之师，鬼神敬礼，天人悉钦。宗风以震，役御雷霆，呼风唤雨，救济群伦。驱邪缚魅，宇宙澄清。人伦以正，道德昌明。人无出



有,法法递承。至道法备,德行崇深。功业广被,神归上清。若夫修士,苦参玄奥,养气炼形,则有魔王统率眷属,来相侵扰。乃仗斯法,收服邪精,爰无所侮,克究玄冥,无所恐怖,无所碍滞,无所障蔽。乃克悉心,炼气熔神。故知斯法,保护诸道,无能外者。然此妙法,是灵宝尊,在上清境,亲受元始。玄理所撰,匪所易得。灵宝尊居,上清之境,禹余宫中,手抟太极,分阴分阳,以奇变偶,以偶成三,以三化万,至亿万万,以及无算。还以无算,仍复一奇,归诸太极,无所亏缺,亦无挂漏,并无盈数。以斯之故,睇观玄微,知此至道,各寓妙法。乃以所见,即成是法,故知是法,皆道之髓。非体道者,是法不传。微乎妙哉!我昔幸见,禹余圣境,居天之心,其色炳耀,其象昭明,其形空阔,其体清静。无物不有,无理不存,纷纭杂沓,万象森森。静无所有,而无不有,动无不形,而实无形。千真万宰,圣贤仙灵,佛菩提众,罔不在焉。下至几夫,愚与不肖,莫不各各有一灵宝,至妙至玄,无极变化,至神明法。惟落后天,生种种障,障蔽灵台,至使一切妙法神化,无由著见。久乃汨没,愈失本真。本真既失,万法湮沦,悲哉叹乎!一切均失,无有存者,堕落火坑,因仍流转,与蠢动同,诃不悲乎?夫此上清,具神通界,境致昭严,其所具设,无不华美。而禹余宫,色相庄严,上悬华盖,有五色云,四面缭绕,放五色光,照烛一切大千世界,皆成五色,祥光莹彻,无有隐者。其中复出微妙异香,化为氤氲和霭之气,遍布诸天诸地之处。一切天人,餐是玄气,皆各满足,无有厌者。以斯胜概,集诸天人,咸至其下。俄见上清圣境廓开,现诸楼阁,琪花珠宝,玉树琼枝,



仙禽异兽，各各一名，罔可形状。又现一切殿阁楼台，金碧焜煌，霞彩灿烂，一切真圣，玄宰高士，星冠剑履，环珮瑶琨，往来出入，各显妙相。复有天真玉女之辈，霞髻云鬟，琼佩彩裳，各捧摩尼宝珠一粒，环绕道前。忽现天尊神人之像，狰狞奇状，各执利刃，弓矢戈戟，现三首眼，各能言视，化六手臂，各有捧

持，环立拱护，变化无端。是诸天人，远观遐瞩，莫能相即，赞叹希有，无有异者。夫此妙境，罕所觐闻，罕有能至。至玄至妙，几绝形容。岂知此中，更有玄奥，挹其玄奥，真为叵测。太极浑涵，万象具足。以一黍米，藏诸世界；以一芥子，纳诸须弥；以一毫端，建诸梵刹；以一微尘，现诸法像；以一窍声，化亿万声；以一孔气，变千万形。俄而日月任其盘旋，俄而风雷恣其怒号。以有为无，原无而有，非真非幻，造化无方。是诸灵宝，出大妙音，为诸真宰，启诸道藏，宣说灵妙无量之法，传以清静不二之仪。金符玉篆，科律森严，传授秘密，无上心印，金章玉质，丹黄妙色，无极玄文，转授天人，流布尘世，依科修奉。乃者天尊，慈悲度劫，各以所得灵宝心印，妙法真传，金科玉律，下度人世。遇诸真人，道德崇高，可与授者，遂设玉局，亲相指示。广被遐裔，流诸后世，罔敢不遵。缘是



慈肠,遂各苦行,以衍无疆,历千万劫。保固天地,燮理阴阳。调和元气,养育群品,利赖幽明,超证神仙。安奠五岳,建宰五方。化及草木,莫有异者。是此妙法,天子得之,建太平治;诸侯得之,立齐治本;士庶得之,厥身以正;鸟兽得之,厥性以灵;昆虫得之,而全其命;草木得之,而遂其生;山川得之,而钟灵异;湖海得之,而储其神;修道之士,得此至要,正位天真;儒流得之,而文明盛;释氏得之,而见性真;凡诸无情、无声无色,得此妙法,各悟原因;幽明罪众得之,而永脱乎轮回。故知妙法,无可思议,无可想像,无可言说,无可指示。以我观物,以物观理,以理观数,以数观天,以天观道,以道观法。因法成象,因象成形,因形成质,因质成名,因名成物,因物成人,因人成教。爰有太上,宗灵宝法,垂范后人,故知上清真境妙法,开道德教,无穷无极,岂不微乎,岂不微乎!是此太上,原于元始,传于灵宝,降生尘世,示诸灵异,圣躬诞育,须髯皓然。凡诸语言文字玄奥,无用师资,各体其要,各会其微。浩劫之前,一切因缘,各各明了;浩劫以后,一切道法,各各贯通。上极于天,上天之载,一切玄微,各各彻悟;下极于地,至于幽冥,一切秘密,各各了然;中极人事,伦常道德,礼乐国政,度数文章,至理渊微,至道玄要,一切宏纲,细目端委,各各通达,心心印证。至圣尼山,深相赞叹,古今希有,以斯绝伦。妙质殊才,谛观玄微,具大神通,无边法力。悯者众生,罕闻大道,如聋如瞽,盲心昧志。爰阐灵章,极五千言,发扬道德,清静无为,至玄真要,奥理昌明,教法广备,罔有遗旨。爰有至人,诞生其时,隐诸下吏,为关门尹,法讳曰



喜。生而灵异，聪慧超群，一瞬息间，千行俱透，博极群书，广参玄奥。惜乎无传，一间未达。迺者太上，放大毫光，照烛是处，产此异人，实为道器，可传斯旨。乃驾青牛，西度函关。惟时至人，默坐玄眇，知有真人，自东而来，爰伸积悃，长跼道旁，丐求玄秘。是时太上，知是传人，乃著《道德》真经授之。是此至

人，言下大悟，豁然了了，遂得天地不传妙宝，永垂至教，被于无疆。因著《文始》真经九篇，阐扬《道德》。太上以斯妙道有传，至教已立，后世永赖，乃复一气归于太清，大赤宫中，为道宗师。是此天宫，在太清境，为诸天地，玄关至奥，一切天尊帝释真宰，圣贤仙道，佛菩萨祖，皆从此天，印证玄奥，得闻斯秘，乃可得入大罗仙班。是兹天宫，为玄之键，一切有为无为至圣、圣神真人，如欲得观灵宝妙相，乃欲更进仰窥玉清，圣境庄严，必从是天经历玄妙，或幸得睹。是此太清，为神仙都，凡诸境界、一切胜景，光景迥异。是诸异卉奇葩香艳，炫睛摇目，素所希见。复有山陵溪谷，怪石异木，灵岩绝壑，藏诸珍禽异兽，虎文豹采，墨麟白泽，青鸟赤凤之物，种种不同，变现灵异，各有殊观。又复各现云台方丈，绮阁雕楹，朱甍画槛，白玉为街，黄金甃砌，五色宝石，遍布诸地。其中复有上玄



真宰，天尊大圣，羽士黄冠，金童玉女，各佩五色云霞之衣，从容雅步，出入逍遥，自然快乐。内复有诸天神云将，或御虬龙，或驾赤虎，各执宝械，环卫诸天。是时太上默坐睥膝，无所宣示，尔乃五帝长跼几前，乞法垂教，俯首恭恪，未敢遽起。太上慈颜忽尔开霁，乃为五老指示精微，慨尔言曰：‘吾之至教，久著一经，名曰《道德》，授于尹喜，传流人世，依教持行，登证仙道。’是时五帝，各白道前：‘是此《道德》《清静》真经，幽深玄远，下士修道，罕窥其密，伏愿圣慈，示以玄要。’尔乃太上，为五帝言：‘此至具妙道之玄微，匪可口授，要诸心参。若或求诸语言之间，人皆泛视，不由师承，妄为臆揣，多堕旁门。故第言其清静无为，收摄一切客尘妄动，然后示以至道玄微之所谓端倪，俾其渐悟默会真玄。今尔再四求指其要，我为言之，子宜静听。盖此太清，居天之中，为天枢纽，名曰玄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从此天。先地而生，有此一天，然后气通无象之始。因无象中一玄妙理，蕴酿元炁，乃获长保先天后天，暨诸天地山川人物。若非是天圜转生化，气机遂息。故诸仙佛圣贤真宰，非通是天，无由会见玉清圣境。此固修士道德具足之时，所宜急讲者也。吾昔于世，以我观天，因见我身，亦有太清至玄之境。其中玄关，统摄诸气，先天后天，咸于此判。分阴阳界，立水火门。上不于上，必通于下，下不于下，必通于上。上下相通，必经是关；左而会右，右而会左，必通是关；然后归一引阴交阳，必度是关；引阳济阴，必度是关。是诸真水，度关济火；是诸真火，度关济水。浑水火而共出一原，会阴阳而归于太极。判极为两，合两为一。总会此关，无有逾

者。然此玄关，居脐之中，非上非下，非左非右，非前非后，非浅非深，盼睐二气，默会神精。始由下被，终图上升。匪虚匪实，匪形匪声，形声俱泯，象态难明。凡诸修士，趺坐屏息。澄清万虑，调伏元神。内无物扰，外无尘撓。任彼一切有情无情，魔障相寻。中有所言，亦各无心，极彼分掷，不见不闻。如是清静，无所缘因。乃得默运，真元之精，由于气海，上至太清。自太清境，遍历周身，一切法界，至于上清。禹余宫中，经乎气机，至出纳司，上会玉清。还乃下济，至于太清，大赤宫中。与诸一切三宝法物，融结成境，浑为太极。先天之妙，开基空阔，纳诸眷属，无有遗者。尔乃得以收摄元神，居处其中，各家眷属，环相围绕。如坐铁城，如入奥室，如登极顶，如入广渊，罔有见者。是诸天宫，更现光景，供其娱玩；复献妙饮，琼浆玉液，供其啖食；复有祥光，四面缭绕，照烛一切，无为法界。是诸真宰，群相引导，香



花遍满，供具各足，乃获登于大罗仙班。是此至要，总极玄微，匪所易得。尔诸五老，各以其身，保护斯人，得正妙果。我昔闻此至玄要道，以为此身此心此理，本之三清，还乃以所始得之身，仍从太清，诣玉清境。是则此身，与天无异。三清妙道，取之于己，各具足，无或缺焉。但此妙道，传于太上，至精至微，至



玄至奥。虽极显扬,初学之士,未获师承,无能致力。我今于世,广施法乳,开方便门,示以截径,为彼三教,各述良因,俾尔后学,按法习行。虽于至道,未悉玄微,然苟力行,亦或有得。是诸弟子,铲净异同人我之见,详视审听,无生障碍,共证是因。盖人一身,惟精气神,固精养气,心神安宁,藏其玄宰,无俾丧倾。然此功要,先净六根,六贼既伏,七精无因。既无情识,乃无苦恼。以无苦恼,因无情想。以无情想,因无妄心。乃得此心,清静无为。若太虚然,无所不有,而如无有,无无有故,始无所障,无所障碍,乃无不灵。惟灵斯神,惟神斯通,通无弗通,遂明玄奥。我示修士,先须主静,欲静须诚,欲诚须敬,欲敬须慎。慎无妄言,慎无妄动,慎无妄意,慎无妄因。至无妄因,虽历烦杂嘈沓之处,罔有妄者。以无妄故,内斯宁谧。主一无适,以存其诚,如是存诚,乃与归静。静之之极,明自生焉。由其能明,是以能行。儒者敦行,一切伦常,罔有愧怍,则可入德,希圣希天。释者能行,观空得空,而非顽空,求佛于心,以心印佛,即心即佛,即佛即心,相彼如来,如是如是。道士志人,能敦厥行,始以其神,御诸元气,既以其气,收摄其精。精足则一切气皆足,气足则一切神皆足,神足其气,气足其精,精足其神,如是具足,大丹乃成。是诸三教,分门别户,究所由来,皆从一极。寻原究委,则彼归宿,仍会极中。匪惟始终,归本太极。无二无三,即其功行。由知而行,由敬而诚,由诚而静,由静而明,由明而神。其中次第,无所分更。惟彼儒者,多事格物,其教为实;惟彼释氏,从事静参,止明性体,不修命元,其教为空。若夫道流,性命双修,先固本根,后参玄

要，虚不为空，实不徒实，故其为教，合天地人，无有外者。至哉道乎！立于无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运化古今，磅礴宇宙，入幽出显，拔度群伦。或儒或释，为圣为贤，为佛菩萨，皆于斯道，是二是一。以至王侯将相宰臣，修此妙道，福祿尔昌，治国宁民；圣明天子，修此妙道，运祚悠长，绵历无疆。叹哉斯道！推运劫会，敦固坤舆，迁流时序，升沉二象，运行阴阳，体统太极，保固天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因应变化，神乎其神。修道之士，克会玄微，炼精气神，立其命原，固其本真，徐悟本来，亲见由然。然后积累三千八百，深宏功行，以正金仙。复由太清，清静无为，受法灵宝，阐扬玉清元始真一至道。积种种功，行种种行，愿尽累劫，立无量无等之功德。于是殊勋懋绩完足，乃始亲受玉皇诰命，为大罗天，无上无为，至真玄宰，号为天尊，与天地俱。微乎妙哉！尔诸弟子，谛听斯旨，各各明了至玄至道，微妙因缘，如法修持，生大智慧，无二无疑。乃有十方至真上宰，默为保护。一切魔王，咸为俯首。在世长年，或膺宠禄，位极人臣。或住名山，逍遥快乐，天爵尊荣，无与等者。为演此经，永垂后世。至哉妙道法！无等亦无伦，一切有无情，咸蒙是经利。”



## 卷十二 参同经

### 小 序

《参同经》之演，始于癸丑，成于己未，前后七年。原议于黔南举行，乃首事诸子，李克修回豫，屠景诚解组，他如姚、如孙、如洪，又皆散去。独予与邓东岩力肩其事，而东岩又远游在滇。初谋不果，复请就鄂完黔。其间往来助赞者，侄允诚之力为多，一行黄君序之详矣。《五品经序》有云吕祖“垂怜三楚，百倍五陵”，在祖慈肠度世，一视同仁，原无歧视。然《八品经》分演各处，独楚地则一而再，再而三。如《五品》演于栖真，《三品》、《参同》演于涵三，皆在鄂城内外。岂非桃源洞口，岳阳楼上，黄鹤矶头，灵迹叠现，素称仙人出没之所，而龙沙八百，待时而应，迄今不远欤？滇南杜羽经，尤服膺是经为醇乎其醇，与六经相表里。谅哉。

### 法会缘起章第一

自昔玄元广法天尊，既成道已，于正阳圣师前发宏誓愿，溥度阎浮一切众生。遂历尘寰，作《指玄》二篇，阐明修炼汞铅之道。然诗句幽深，世儒不达颠倒阴阳之理，寻天掘地之功，因取玄文二篇，藏诸青城石室，以待识者。嗣于毗陵开演《八品仙经》，较之《指玄》，固为显著，然升降水火，婴儿姹女之旨，龙虎炉鼎之说，多属取譬。世人弗察，误入旁门。间有一二聪颖之士，又多执泥文

字,不解得言忘象,以意逆志。天尊垂悯,每于翼轸之区,飞鸾闾化,广结众缘,或《五品》,或《三品》,先后敷宣,以示大乘精微之旨,不离自性觉明。使修真之子,因文修道,良为兹悲方便,不负初誓。第经文流播未广,奉持者少。因侍元始法几,听说太玄无上至真妙道,偶见井鬼分野,有诸戾气盘结幽黯。于是天尊俯察劫运,慨然太息,正思启白元始,说法救度。乃有天尊门下法嗣,启请天尊,飞鸾罗甸。天尊心切度人,爰生悲悯,哀求元始至尊,玉皇上帝,悬于蛮烟瘴疠之境,溥宣大化。及细按因缘,仍属鄂渚。于是天尊稽首元始几前,白言:“臣昔请于罗施,开演玄化,救度末劫。今臣检校天运流行,因缘聚会,当在翼轸分野。臣今改请楚地,敷扬玄功,伏愿慈悲,哀悯听许。”于是元始天尊告曰:“子今所奏,岂不善乎?吾当命更生永命,辅赞元化,尔其明白阐扬,无取陈言。务使愚夫愚妇皆知修省,归依正道,了脱生死,出离苦趣,尔之功也。”天尊稽首谢恩,自玉京金阙,驾五色祥云,白鹤前导,苍龙捧輿,天花缤纷,瑞霞璲璲,同诸天诸仙齐诣玉皇驾下,奏请敕旨。复蒙玉帝悯其慈愿,敕允开演。遂与诸真列圣降神鄂渚涵三道场,为诸天人在会弟子,宣说太上救劫妙经三十二章。

## 始炁玄要章第二

于是天尊普告四众云:“吾今所说,惟谈贞实,不事枝叶。盖修道之士,不明根本,徒寻枝叶,虽极精进,如木无根,亦复何益?夫此根本,原于混元一炁,天地未分,日



月未光,混沌太无,无象无名,无声无臭。天得之而为天,四时行,寒暑运,日以之升,月以之恒,云霞雨露,风雷电雹,皆一炁循环,昼夜无停。地得之而为地,山以之峙,水以之流,载岳不重,容海不泄,非斯一炁,孰主之乎?人得天地之气以生,是以秉天之炁而为阳,秉地之炁而为阴,阳健阴顺,二炁迭运,如环无端。儒谓天命之性,释参本来面目,道究父母未生以前,皆指此炁,而理寓乎其中矣。太上曰:‘象帝之先。’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从古佛仙圣贤修身立命,修此而已,著经垂世,明此而已。近世烝民,不知反本,不务躬行,向外索取,读尽圣经,翻穷秘典,而于自己一点元阳真气,任其汨没,至死不明,良可深悼。吾今为汝时会众等,显示修真之要,务在明此先天一炁,是谓玄真之体。然斯一炁,又非兀坐枯守可以明得。惟于行住坐卧,一言一动之时,细为体认。一动也,来不见所从来;一静也,止不见所从止。恍惚杳冥,莫可测其端倪。如此穷究根源,务宜明彻。则本来一点阳光忽然发现,自能透底澄清,性天朗照,万劫积习,一时冰释。大劫洪灾,不能侵损,与天齐年,与圣为侣,出离轮回,逍遥自在。盖此炁也,无极而太极,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在人一身,藏于黄庭之内,通于百



脉之间。大之则包罗宇宙，小之则不异黍珠。然黍珠虽小，犹有形象，此炁之微，无形无绪。宇宙之宽，犹有究竟，此炁之大，弥纶罔间。微乎深哉，至矣尽矣。吾昔《指玄篇》中已阐斯旨，而掘地寻天，罕有识者。吾今显示仙真第一进修之功，务宜从兹下手。若不究明斯旨，纵经多劫修持，只名有为，有为即是有漏，去道远矣。无为斯可无漏，自能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凡尔修士，欲冀了道证真，非明此先天一炁，其何能之？”

### 敬畏天地章第三

天尊告曰：“学道之士欲明心性，先须知得心性从出之原。盖人物始生，皆由天赋其性，地载其形，故天地谓之大父大母。从古佛仙圣贤，莫不首敬天地。虽人有贫富贵贱、男女贤不肖之分，而其戴高履厚，则一也。末俗不知性所从来，命由天定，肆意任心，逆天背理，以致天鉴其恶，或贫或贱，或疾或夭。世愚不察，孽由自作，谓天弗祐，横出怨谤，是谓忤天；假饰己善，妄求非分，是谓欺天；暗室作非，遇人掩著，是谓昧天；口谈仁义，心多荆棘，谓天弗知，谓人罔觉，是谓逛天；对诸三光，弗诚弗敬，威仪弗检，畏惧弗存，是谓亵天；己命偶乖，嫉人富有，瞋天弗公，是谓诬天；读书不明，诵经弗解，妄议前人，讥诽有道，是谓藐天；即有一二修省之子，略知向善，无如善念未纯，善根未固，善果未深，遂希福报，妄延僧道，章奏屡陈，是谓渎天。吾今告尔修士，务宜首敬天地。然所谓敬，又非媚天以邀福也。正直之人，尚不受媚，况



天地乎？所谓敬者，盖从自己性天中时时省察，于自己心地上刻刻检点，一言而弗合于天地，弗言也；一行而弗合于天地，弗行也。以吾神明之性天，仰体乎于穆之天；以吾静镇之心地，俯察乎安宁之地。如子舆氏所云：‘存心养性以事天。’如《礼》所云：‘闻雷而惧，中夜必兴。’斯称敬畏。若末俗凡流，素无实行，矫举以祭，只曰漫天，非敬畏也。然心性难明，以敬畏入，虽暗室屋漏，常若天地神明，昭鉴在上。如此存心，则非僻无自而生，非僻不生，则心君泰然，性天朗霁，身口意业，自然清静。三业清静，则六根六尘俱可清静，而入圣之基，已有体段。然又不可一刻放逸，加以时时洗涤之功，及至阴符消尽，阳神脱现，浑浑默默，天真发光，端坐天廷，隐显莫测。名之曰佛，佛亦强名；名之曰仙，仙亦强称。仙乎佛乎？圣耶贤耶？名虽多种，实由一心。惟心与性，是二是一，心性与天，同体不异，是谓三才，与道为一。敬畏天地，功效最神。不知敬畏，漫曰学道，只是魔精。命终之后，必堕恶趣，永失真道。”

#### 清静身业章第四

“既知敬畏存心，则三业可净。然此三业，亦须逐事省察，随时检点，方能渐净。如彼身业，曰杀盗淫，无论贫富贵贱，人皆有之。何谓皆有？即如杀业，大之帝王穷兵黩武，武将诛降屠城，文吏草菅民命，轻戮无辜。次之豪贵非理烹宰，屠儿魁侏惨割生灵。小之启蛰之际戕害昆虫，方长之初刈伐草木。此皆杀业之易见者。又如世俗愚

氓，与人仇怨，遂欲立殀其躯，瞋憾一萌，杀机旋动，天鉴其罪，注名杀籍，致受杀报，了无解释。又有一等深文胥役，笔锋害命，不顾天理，枉法屈刑，残虐无辜，缘兹杀因，酿成杀果，冤冤相报，无有了期。太上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能无报乎？然昔圣戒杀，言其大概。吾今详为开导，尔诸学人，能净杀业，即是仰体好生。盖一切蠢动含灵，与吾同体。自昔圣贤皆以爱物为心，能爱物，则杀业净，杀业净，则太和元气在吾一身，而此心与天地通矣，何灾不灭，何福不增乎？其一曰盗，盗之一字，匹夫匹妇，稍知惜耻者，皆不肯为。似乎甚少，不知所谓盗者。岂必白昼劫夺，昏夜穿窬，方谓之盗？凡官吏侵渔国帑，以及有主之物不问而取，虽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一饮一食，皆谓之盗。盖以其物非己有，我私窃之，欺人于不及知也。是以古之圣贤，



非道非义，一芥不取，谨小慎微，职此之故。至于学士文人，剽窃文字，掠取虚名，以欺于世，此更盗之尤者。究之天恶其心，神为之鉴，久之败露，貽讥儒林。此种盗业，世多蹈之，人最难知，实为奸险。其一曰淫，淫之一字，举世易犯，而豪贵文士，其恶为最。从古希腊贤传，谆谆诫淫，深为剴切。盖淫之为恶，丧人名节，亏己德行，受害无



穷，流毒莫甚。不必显有其事，始谓之淫。凡创为淫词，造作淫具，起一淫念，述一淫事，皆是淫机未除，淫根未断。若妖冶在前，而一心不乱，一尘不染者，世有几人？昔佛训诸弟子，见妇之长者视之如姊，幼者如女。所以敬守此心，不使放逸，则虽目触色境，心离色尘，于此制得，色根自除，不致染著也。然此三业，心为之根，富贵豪强，文人学士，犯者极多。尔诸学人，欲净身业，务净其心，业根一除，萌芽不复生矣。”

## 断除口业章第五

“身业既净，尤须警戒口业。盖口业一端，较之身业易犯，虽高人达士亦多不检。然非礼勿言，克己之要。昔孔门诸贤，惟三复白圭之彦，至圣独取。而多才如端木，兼擅言语之科，犹以存鲁一举，致貽美言伤信之叹，况其余乎？往昔释迦如来，率诸弟子，渡经恒河，见众渔人举一巨鱼，首备百兽之形。诸弟子莫识其因，请于佛曰：‘是何恶物获如是身，不亦怪乎？’如来告曰：‘曩昔劫中，有一僧人，自恃才辩，与人谈论，必欲争胜，因生瞋怒，遍指兽名，訾骂弗已。究之罪孽愈深，罪报愈重，万劫寒冰，无能解脱。’如是诸大弟子谛听斯言，互相诫谨，皆愿众生，永断口业，无堕恶趣。然业有四端，而妄言绮语，才智者多；两舌恶口，愚贱者广。如学士方入儒林，缁流粗通禅教，黄冠羽客略识导引，辄生矜诩，恣意贡高，大言欺世。习儒者曰：‘我得精一执中矣。’为释者曰：‘我得最上一乘矣。’学道

者曰：‘我得金液还丹矣。’是皆大妄，执迷一己，复诳于人，终身邪愿，罔知醒悟。听其言，似可颀颜佛仙，媲美贤哲；观其行，究多暗昧，弗异庸流。若夫绮语，文士尤多，诗歌艳丽，词藻精工，逞其才华，致犯大戒。更有著为邪说，鼓惑愚民，败德丧名，伤风乱俗，只图笔锋快利，岂知流祸无穷。故绮语一业，其过甚隐，其报最严。至于两舌，不独匪僻小人，摇唇鼓舌，背乱曲直，以及愚夫愚妇，向此说彼，向彼谈此，颠倒是非，方谓两舌；凡儒者持辩雌黄，朝士建议反复，致使正论紊淆，贤人疏远；又或邪师胸无定见，依违两可，贻误后学，皆两舌也。所谓恶口，惟彼愚夫，乘人过失，指摘瑕疵，恣肆讥讟，妄行诋讟，表白己长，暴扬人短。上干天怒，隐示之罚，如恒河孽鱼之类，良可浩叹。然诸恶业，不独佛仙经中谆谆诫训，示以泥犁拔舌之报。即彼儒氏亦有明诲，出好兴戎，载之《尚书》，慎尔出话，列于雅什。口是何伤，祸之门也，铭于三缄。第圣贤言最为简切，惟佛仙语备极详明。吾今更为分晰开示，凡尔在会并未来一切众生，依我之言，各凛三缄之诫，静默持己，毋炫才智，毋逞舌锋，恪谨语言，时存畏惧。发言之先，省之于方言之际。妄言不生，绮语不流，口。如此洗涤，可以修身，可以事天，要。”



## 卷十三 圣德诸品经

### 小 序

《圣德诸品经》二十四篇，吕祖飞鸾于邗江之莲华社所著也。今读其经，粹然性命之言，而深斥夫男女黄白之说。盖萃仙经之妙旨而尽发其融贯，辟邪宗之妄见而大肆其廓清。惟其忧深而虑远，不禁言切而说详，实与《八品》、《五品》、《三品》、《参同》诸经同一心法。表里六经，贯通三教，不特五千言之功臣，抑亦四子五经五千四百藏经之支派也。考其时，则顺治丁酉；其地则澹宁堂，清信社，空凌阁，悟真斋；其人则汉如施子，及维清、维静二子。经二十四篇，中附《坤元经》一篇，经后附《说》三篇，系写本，姪允诚藏之。因辑全书，出而合纂，仍分二卷，不忘所自，志之。

### 圣德经

天尊曰：“两仪初分，法象昆仑（物之圜浑者曰昆仑）。爰有大圜（同圆，天体也），包络乾坤。日躔月轨，磨蚁旋奔。雷风交鼓，灏气吐吞。泽山融结，互纽其根。气贯地域，精附天元。天通浑盖，地拟覆槃。二极相望，圭臬（射的也）同观。虚中自运，禅代无端。万形错落，终古循环。穆穆皇羲，体寂无为。洞窥无始，幽赞两仪。神武独寤，龙骧（泥骢驰）贡灵。忘言得意，应枢寝绳。挈道之密，发神之几。功揆元化，首作君师。孰骋羲心，玄通妙理。闾



坤辟乾，一人而已。炎帝纂乾，默成不言。相土辨方，范金脉泉。厚生正本，以若民天。芸芸懋迁，日中晏然。重卦演易，枕方抱圆。神矣烈山，《归藏》玄玄。轩皇有熊，慧济灵通。顺天纪人，鼓畅和风。爰立六相，咨于闾宫。科垂六禁，律制五钟。黼黻文章，戾云乘龙。录图禅妣（舜姓也），丹书洪蒙。功冠五列，

道契崆峒。孰谓鼎湖，垂髯堕弓。巍巍放勋，乃圣乃神。文思灏灏，《河图》赤文。锡汝帝则，立我蒸民。其德不回，其仁如春。丹车黼裳，就日望云。作息耕凿，歌者何人。帝德重华，克谐有家。执一行微，决若江河。咨尔历数，格于文祖。玉烛时调，卿云膏雨。垂衣观象，戢其干羽。熏风阜财，凤翔兽舞。日月光华，明明在天。后有作者，孰知其玄。禹勤干蛊，克艰陈谟。玄圭既锡，受命如初。危微密谛，钦承二帝。舟中一笑，车前堕泪。尧舜为心，如太虚空。昌言则拜，击铎悬钟。茫茫禹迹，被于流沙。远溯明德，大地山河。高阳才子，作士明刑。敷陈九德，惠可底行。念兹在兹，道合危微，天自我民，聪明明威。天工人代，人天不贰。慎厥身修，迪德底叙。厥叙伊何，协恭惟和。明良喜起，载赓载歌。天民莘野，尧舜为徒。三聘而出，带雨春锄。本来先觉，不益农夫。一夫不获，时引为辜。天有明命，其难其慎。一德一心，惟微心印。一介为



重,天下为轻。阿衡之志,日月贞明。殷宗思道,恭默无言。旁求良弼,砺金济川。千圣绝学,真觉罔觉。道积厥躬,逊志乃恪。惟天聪明,惟圣从绳。纳海教学,作醴和羹。尧舜厥后,媲美阿衡。玄玄帝赉,比于列星。于赫成汤,宅殷造商。天锡智哲,表正万邦。三方解网,六事禱雨。盘铭日新,乐奏《大濩》。皇矣帝命,厥有恒性。昭德建中,日跻圣敬。穆穆厥声,濯濯厥灵。载歌《商颂》,金石和声。姬公至德,通于神明。人歌赤舄,天启金縢。夙夜在公,乃陈《豳风》。所其无逸,以迪王公。三吐延贤,三筭养正。罔念克念,几严狂圣。宥密缉熙,文王我师。百世可作,公不我欺。武公既薨,悒悒称道。旅规工诵,御箴矇诰。如璧斯磨,白圭是宝。靡盈夙成,有猷辰告。顺德之行,知德允蹈。心通屋漏,学闯(窥覩也)堂奥。敷求刑典,孔昭玄昊。是曰睿智,匪夷所造。天笃周祜,诞兹山甫。懿德柔嘉,不茹不吐。出纳喉舌,民命攸赋。夙夜媚兹,衮职克补。秩秩民彝,昭昭帝则,翼翼小心,宪宪令德。令德令名,以赞中兴。永怀哲人,百进风清。天祚苍筤,降割于殷。姬文蒙难,清微其身。乃观易象,翼翼纯纯。极深通志,研几入神。祇承天命,恪守坤贞。诞登于岸,化道迷津。宪宪文德,昭昭令闻。悠悠我师,尚想哲人。謇謇君子,其道犹龙。风雨如晦,非適为容。蒙难正志,亦污亦隆。敷陈皇极,锡福王躬。明用稽疑,龟筮协从。变夷从夏,亦大其宗。仁扶元化,道畅玄风。百世之师,功在群蒙。皇矣尼父,宪天阐道。凤德兴歌,龙潜蕴藻。折觚绝韦,思深灏灏。上印羲皇,中探文奥。太极先天,洗心独抱。赞首六经,功垂万宝。河洛重光,乾坤再造。猗欤素

王，德参玄昊矣。”

## 贤德经

天尊曰：“羲文世邈，东周运乖。爰有素王，天不可阶。子渊默识，澹然心斋。庶几卓尔，万仞悬崖。易赞三五，绝学无涯。岂繄素臣，虞夏孔怀。禹稷三过，易地则皆。尚友斯人，亦竭吾才。出入蒹葭，其乐孔嘉。汶水高节，不臣三家。政明御马，均力和驾。良骥绝尘，亦行其野。二冉并驱，子渊接轡。百世吾师，千秋孝闵。猗与纯德，在贫如客。问仁请事，居敬为则。上嘉陶唐，下乐三王。可使南面，岂繄升堂。虽无显命，亦有令名。干父之蛊，克振家声。敬叔循循，富能速贫。群居乐义，独居思仁。适周问礼，乃见伟人。御书在鲁，掌故犹存。白圭三复，其德弥尊。兴思禹稷，志在先民。四友升堂，十哲同科。器若瑚莲，功在琢磨。弗如自见，无言忘辨。性天有闻，乃悟一贯。日月贞一，五星常焕。伟为知圣，蔚有余粲。天与之貌，与天为徒。材厚德丰，蔚为醇儒。贱之不怒，贵之不喜。苟利于民，廉行于己。楚江南游，二鳞夹舟。断蛟投璧，以愧阳侯。悠悠吾里，钦宗冠履。百代典刑，高山仰止。蓬户雍雍，弹琴歌风。洙泗座业，西河道通。学闻损益，教谕本末。近思知仁，表里洞豁。删述之后，爰有传经。斯文未丧，燎若星辰。礼乐褫（安也）躬，弦歌邕邕。爰人易使，大道为公。虑成若豫，修德于庸。入室高士，式庐清风。圣德渊广，膏雨其通。上德不德，无乃玄同。舞雩鼓瑟，童冠春风。再传而三，一唯而通。独行



四德，恪修七教。养志逮亲，守身惇孝。曳屣歌商，金石其章。皜皜入室，江汉秋阳。曰宏曰毅，任仁惟己。存顺殁宁，得正斯已。堂堂颢孙，前光后辉。执德信道，圣人为依。参前倚衡，知德者稀。人官六善，礼乐可仪。不伐美功，不蔽群黎。孔曰仁矣，终身庶几。王佐之才，鸣琴单父。阳蛟驱车，笔谏悟主。佚



于佐贤，事而稟度。明德达暗，刑于渔父。学明友亲，三得自许。君子若人，能取能与。绳绳祖训，诗礼箕裘。道宗舜文，世业作求。心其精神，学必由圣。精以致材，一以定性。慥慥惟庸，浩浩惟中。暗然尚絅，穆乎笃恭。发育峻极，基在尔室。内圣外王，退藏于密。孔门私淑，夜思昼行。道闲圣轨，觉牖民生。直指见性，人心是正。夜气存存，几希定命。一本四端，赤子孩提。良心独露，昭挈良知。姬孔绝讫，百年覩面。我仰大贤，泰华江汉。”

## 修养经

天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故与时争之者昌，与人争之者凶。吉凶祸福，窅窅冥冥。其灾祸也，非富贵者可请而避；其荣盛也，非贫贱者可欲而得。惟为恶则祸来，惟修善则福生。福生于清俭，德生

于卑退，道生于安静，命生于和畅，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过生于轻慢，罪生于不仁。仁者，修善积德，成仁入道，以忠以孝，希圣希贤。伯夷叔齐之高风，曾参闵子之大孝，人歿道存，充塞天地。或悔过自新，虽失之于少壮，修行赎罪，冀得之于暮衰。静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抱经济之才，泛然若无；洞古今之事，旷然若虚。爵之不动，禄之弗受，忘形于尘俗之中，得性出云霞之外。希高敦古，克己知几。潇洒蓬门，贫同原宪；箪瓢陋巷，乐想颜回。闲邪存诚，守瓶执玉。超迹滓秽，栖真虚无。有事无事，常若无心。处寂处喧，其志惟一。制念以定志，静身以安神，保气以存精。思想两忘，方可云道。是故有有，有无，无无不有。有者因无而生，形者须神而立。故有乃无之宫，形乃神之宅，所以全宅以安主，修身以养神。若气散归空，游神为变，犹火之于烛，烛靡则火不居；水之于堤，堤坏则水不住。魂劳神散，何道可成？神者魂也，降之于天；鬼者魄也，经之于地。是为神能服炁，形能食味。气清则魂爽，形劳则魄浊。服炁者绵绵而不死，身腾于天；食味者混混而夭亡，形沉于地。修行之士，性命双修；形神合一，故能长生。故一餐一寐，性命相关；一坐一行，死生是赖。虚心不外，入于玄玄。其妙可以自得，而难以口言。虽不深造洞天，远寻福地，亦可延生，娱景岁月，其如道何？”

## 养气存神经

天尊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斯孟子之大训也。夫道之在天地间者，



气也。日非气不临照，月非气不生光。故四时成岁，万物生成者，无非资乎日月，日月之行，无非资乎气也。道之在人者，亦气也，胎卵湿化，非气不生。一阴一阳，非气不成。天地非气不位，万物非气不育。气之时义大矣。是故胎从气结，气从胎息，气入则生，气出则死。知养其气，可以长生，固守虚元，以养其气。神行气行，神住气住，若欲长生，神气常住，我不动心，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宽急得中，常自调适，制而无著，放而不逸。处喧无恶，涉事无迹。真定真空，真密真默，默则存元，空则内烛，定则息长，密则不触。断想绝梦，留神弃识，定可生慧。太虚太极，定心之上，豁然贯通，定心之下，旷然无覆。无所障碍，冲和迴溢。心与道合，养气始足。炼形为气，名曰真人；炼气成神，名曰神人；炼神还虚，名曰仙人；炼虚合道，名曰至人。”天尊说是经已，又说偈曰：“欲养浩然气，务在制心使。身为神之舍，神为气之主，又为气之子，气又神之母。安则主人居，躁则主人遁。神去气即散，气散身则殂。忘言降其心，无为可以固。使不离玄牝，不渴且不饥。食气则阴气，纤毫亦须除。淡味依其候，阳壮是为助。不为物所牵，一息深深处。不出亦不入，忘久勤可住。夜气百字碑，是因养气故。妙道实空玄，悟得真常路。”

## 定证经

天尊曰：“道种于信，德生于敬。敬者道之根，信者德之蒂，根深则道长，蒂固则德茂。加以勤行，断其疑惑，得道必矣。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迹弥远俗，心弥

近道。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收心离境，各返虚无。外无所为，内无所著。与时消息，顺中为常。湛寂虚心，其道自归。毋生得失之心，毋启有为之识。有为无为，心常安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则无忧，不积则无失。迹固同人，心宜异俗。色相外空，色想内忘，想悉是空，色何为主？当知苦楚由于我身，我身既无，苦楚奚自？内观无心，心无其心；外观无形，形无其形。无无既无，苦从何人？入道必定，定则见性，定则明心，定则立命。定无心动，无所不定。定则入道，神异之妙。灵而有性，虚而无象，随迎不测，影响莫求，不知其然，而合自然，谓之神人。与神合一，体无变灭；形与道通，无死无生。蹈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形。形神并一，真空常久。是故圣人，含其光，藏其辉，兼被于神，以其全备。凝神宝炁，学道无心，神与道符，谓之得道。如山有玉，草木以之而不凋；如人怀道，形骸以之而永固。修养脱化，幻质同神，炼形入微，与道冥一。智昭无边，形超靡极。棕色空而为用，含造化以成功。真应无方，其惟道德。”于是天尊说是经已，复说偈曰：“大道玄玄，地天坤乾。死生事大，五行倒颠。定静无为，晃朗常绵。湛寂真神，敬信是原。龟勉精进，锐奋悟先。体寂味淡，云佛云禅。空空不空，实道证仙。”

## 夜气妙经

尔时天尊在于莲华社澹宁堂，与维清子、汉如子说夜气之妙经曰：“一气孔神，于中夜存，虚以待之，无为之先，此先天之夜气。凝焉而作，雾散毫末，夜气既归，肝胆



是宅,此后天之夜气。吾为子说先天之气。”于是天尊温良慈泰,和安宁顺,融然肃然而说:“玄黄氤氲,自降自升。我抱太冲,常息常生。天根未发,万籁入几。六阴既翕,无往不归。当斯时也,若希若微,丝丝相续,息息相依。营抱其一,神栖其根。如水斯活,如泉斯温。是故至人,性性存存。入非蕴(谓五蕴)界(谓十八界,非三界之界也),出非随缘,澹兮无人,廓兮无天。我作是观,默养端倪。虚以集之,一以致之。个中之真,圣胎在兹。其觉于于(自足貌),其息深深。无旦无昼,无古无今。无人人则,人窍天心,定窍同玄,玄玄冥冥。”天尊说是妙经已,又从而戒诸子曰:“吾今所说夜气,是为先天之奥。诸子体行三复,即获实践,非泛泛常言者比也。”于是焚香信受,作礼而退。

### 无有执著经

尔时天尊再过莲华之社,澹宁之斋,说无有执著的妙曰:“道本虚无,无未尝无,有未尝有,可以神悟,未可言说。即有可言,无非赞妙,究竟其妙,言下难寻。若不追寻,当面错过,所以为难。若以为难,则弃之矣。叩其两端,唯不可著,唯守虚无。精气神主,弃之非是。作为内观,反听提气,唯此数者,皆非道事。不著天然,拨云睹日矣。”天尊曰:“扶养性命守虚无,闭(闭也)塞命门如玉都,七门虽开,亦有常关。散之蔽天,收之一粟。心了然明,浑浑沦沦,乾坤未判,方为道真。心神合一,心化神存。存则变,变则化矣。”天尊曰:“系子长流心安宁,闲子

精路可长活。此内作法，无为而虚，见经而思，慎勿他之。天七地三，昆仑神驰。驻则定，定则化矣。”天尊曰：“魂欲上天，魄欲入渊。天渊之隔，吾独不然。还魂返魄，道合自然。璇玑悬珠，环而无端。玉户金籥，身儿固坚。载地玄天，坤乾迫元。象以四时，其赤如丹。前仰后卑，异户各开。送子还兮，丹与玄泉。以上灵妙，妙弗尽言。勉而行之，人则知玄。回也乐之矣。”

### 湛宁经

天尊曰：“道在乎神，神在乎真。无为而化，无为而成。出乎生死之外，上乎霄汉之中。先虚无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沦于阴而不晦黯，升于阳而不的（明也）明。本无神而自生，本无炁而自化，本无质而自成。返本于道，原道于心。心淡而虚，则阳和袭，意燥而欲，则阴气乘。圣人之道，于兹良深。黜其欲，和其燥，隳其智，绝其意，忘其思，恬淡纯粹，渥焉如春。休息于毫厘之中，翱翔于宇宙之外，以动得静，以浊得清，以乱得宁。心宁合道，气顺超形，形超道合，至德以凝。不为物诱，至静至灵，契于虚空，空久则明。明极则莹彻，莹彻则神盈。虽天地之广，万物之殷，无逃于圣人之能。故达者之无为以慧，蔽者之无为以昏。慧则通乎道，昏则昧其灵。修行之士，慎勿徇私欲而悖其天理之公。须忘寝忘食，克己于方寸之宫；扞心无心，至德立而至道凝矣。偈曰：道由德辅，道因觉灵。不寐存神，制魄凝魂。形骸土木，心镜光明。神清气爽，合一成真。”



## 卷十四 金丹直指诸品经

### 金丹直指经

天尊曰：“一言而尽天下之道者，性而已；一言而尽内外之道者，神而已。道之在万物，虽泮散殊别，无所往而不得。然其归者，诚也。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是故祸福惟人也，而不得荡其和；生死惟性也，而不得干其常。所以极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动，以待万物之至者，皆性之在内者也。所谓真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为外，牵己而从之，是己性皆从内外也。故道之在坤不竭，以艮抚乾，坎塞离关，是为初著。肾以离居，心以坎逆，静坐如释子之空，然后寒暑不知其为寒暑也。震莫动，动则精散。右兹数者，虽有所云，无可执著，悟者易行。有情有缘，真而无幻者也。”于是天尊说是经已，有无鞅数众，无仙圣众，及诸神祇，合掌欢喜，叹未曾有。

### 明道归真经

尔时天尊在大罗天中，纯阳座上，收敛光明，澄神默座。瑶壁辉映，真炁包络，钟鼓毕奏，神风交畅，道意微密，暄然如春。无鞅金仙，联床围绕，各皆趺坐。四众八部，幢幡宝盖，侍在侧焉。时有重阳真人，丹阳真人，紫阳

真人，各从座起，稽首顿首，长跪师前，白天尊言：“门下臣等，往劫何修，获预法会，亲聆玄海，心窃感激。第臣等愚蒙，闻是经说，心虽欢喜，终究未达。切信念人心不正，大道不行，混杂旁门，邪说悟幻。修真之士，误信愚师，或服童男童女之初精，或以金石与女子服，日久产一肉块，取而饵之，或以男女照自兴感，或以九女为鼎炉，或以百草为外药，或指脐后为玄关，或以男女神交，服遗浊精，或以炼阳为铸剑，或以养女为立基，或以阳处为命门玄谷，或以见景亡情为八九大还，甚而至于烧茅诳骗富贵，采战败坏纲常，养砂炼铅之徒，妄想金丹服食。如斯奸恶，邪术迷真，不但无益成功，抑且多戕原本。即有近理，稍劈邪迷，捷径希成，仅能延尘凡之寿，不能脱凡俗之身，飞冲之道，似未然斯。不识以何因缘，离此谬误？”于是天尊浩然长叹，告诸真众曰：“嗟乎！尔子尚未知世之



促而之人邪耶？夫人之生，善性根焉，孝悌钟焉，四端正焉，五行范焉，忠信胚焉，和逊传焉，人品系焉，大道存焉。人也者，异乎草木禽兽之为类者也。草有芝焉，木有松焉，禽有鹤焉，兽有鹿焉。芝烨烨于商山之阴，松乔乔于昆冈之阳，鹤嗥嗥于东郭之车，鹿呦呦于南极之幢。人而忘本，不如四者徜徉而辉



翔。嗟彼下愚，务邪行矫，丧死者往往如斯，败乱者在在不少。食彼之精，益己之精；吸彼之脑，补己之脑。心上加心，颠而复倒，有何所从？徒劳机巧，如丝之乱，弗解其绕。胡不摄自己之精神，收身中之珍宝，归希夷之真诠，先驱邪而入剿，返清静之功，立空虚之考。庶几根本固而风难摇，枝干生而华可保。吾曷忍无说以指迷？是故偈言以谕晓。知者易明，勇者便了。忘形于岩谷之中，出性于皮囊之表。是为断障，亦曰破恼。操守久之，飞升缥缈。”天尊又说偈曰：“玩定乾坤理，选知六六时。金木为成宅，土德定丹基。已识丹基所，迎进主人翁。宅子常修治，勿使风雨攻。水内求白龟，得之藏龟室。龟室在何处？却在长城北。跨虎游当阳，朱雀常衣绛。噫火即是伊，取之炼升降。戊己是丹炉，中炷离方火。火内有青龙，伏致水中虎。天七是东西，地二即南北。立鼎分阳阴，休教差规则。银河方沐浴，华盖动见精。沐浴在定性，性定是长生。过此玉关去，胡华各自分。关闭犹难透，伏气透辽京。采得精神气，是斯三品物。精化气化神，从兹定玄谷。得是阴阳气，朝朝与夕夕。心洞然自开，是为药物至。乾曰昆仑巅，在人曰上首。气迴昆仑峰，缓退阴寥戮。真人欲见身，必至明堂舍。双扉莫上开，脾主主是舌。守中曰定意，意定方足贵。中外两处无，恬淡何思处？念勿起是战，提防贼来窥。若贫又若苦，少女守空闺。复至乾缓缓，姤至坤刚刚。刚柔两相济，休将宅子伤。若闻似不闻，即是成道时。若有似不有，大道成已久。吾偈分十六，句分六十四。妙诀实难量，功德不思议。”天尊说是经偈已，于是重阳真人、丹阳真人、紫阳真人欢喜朝礼，志心皈命，默默复



位。尔时天尊复告诸真曰：“吾再宣说，汝等谛听。人为万物之灵，心为一身之主。沉沉静静，不伎不求。不杂不伪，无思无虑。发而为言，温和慈让。体之为行，中正端方。孝悌于内，忠信于外。不厚责于人，不徇物以私。率性而行，从容中道。道心不退，正气勃勃，真气不乱。如是之士，虽未造道，是为易造，虽

未得道，是为易得。得一之士，永必得焉。”于是天尊悯念守道之士，天资愚讷，造而未得，又宣偈言，以指其得。偈曰：“造道机在目，阴尽阳来复。乾龙下手时，见龙无拘束。烹炼至乾乾，跃渊须沐浴。飞龙应在天，上九神降伏。阳极自持盈，渐进坤初六。六二土含金，虎啸风生谷。采聚六三中，括囊丹已熟。阳剥五阴间，野战纯阴足。四象各朝元，五行自攒簇。静字实玄玄，飞拔功夫毕。”天尊说偈已，诸天雨华，诸地化芝，诸仙唱礼，诸化雍熙。指至人学道之岐经，竖高士修炼之阶梯，渡人之筏，圣德之瑜，如珍之重，若璧之希，慎勿等闲，福庆有余。赞礼而退。

### 寂淡宗一经

尔时天尊在于大罗天纯阳殿，与无极神仙俱。挥降魔之扇，披云鹤之衣，冠玉华之巾，坐霞绡之舆，掀髯凝



神，玄灵发声，而说经曰：“道之所以为道者，如天之所以为天也。夫天之为天，以其有日月二精，包藏万物，升降五行。而道所为性命精神，转运形气，中外相得。是故气行而形动，形动而精泄，精泄而神散，岂非天以气，而人亦以气乎？有形则住气，住气则精足，精足则神固，岂非天以形缚气，而人亦以形缚气乎？运动者，精也，精所以发光华而坚固骨髓。是故天所以为日月，而定行昼夜。神者，万物之主也。天无神，则目光月照，电烈雷轰者无矣；人无神，则目视耳听，口言心记者无矣。岂非神为天人之主者乎？夫神者，气之主也；气者，形之主也。神气足而形自安，天地和而道乃立。是故天人归一，道本不二。无始自然而来，无终自然而返，一得永得，寂湛虚灵，自然逍遥，常清常静。有有不为之间，无无不无之内，寂亦非寂，空不落空，形神之妙，可化难名。今世浇薄，今人短促，失其真而入其妄，舍其正而得其邪，是故以道为幻。言诸炉鼎，比人之身，染相执著，孰若无鼎无炉？果难无鼎无炉，孰若以天以地，为长远之大观乎？至于误于斤两卦爻，孰若无卦无爻，果难无卦无爻，孰若以神以气，为永久之简易乎？至于误于金木，孰若无金无木，果难无金无木，孰若以性以情，为亲近之玄英乎？至于动静，人难能知。若误于动静，孰若以行以住，为道原之捷径乎？夫人以自误自，以心误心，而心中又起一心，岂非自误误人，以致误天下国家之征乎？孰若以自善自，以心善心，而心中止定一心，岂非自善善人，以致善天下国家之征乎？呜呼噫嘻！道在于是乎？不在于是乎？唯人自善悟之耳。”于是天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曰：“所说曰道，非为道也。道何

说为？毋欺于心。修何所修，归一而已。万道之宗，浑圆灵妙。”天尊说是经偈已，尔时无极神仙踊跃欢喜，天华纷妍，异香缥缈，仙乐嘹唳，龙吟凤舞，一切有情，志心皈命。

## 万化归一经

尔时天尊在大罗天，与金觉选仙、无极圣真俱。神通自在，玄虚寂湛，温良如意，光明融烁，而说经曰：“道本无言，因言而显其道，道外无心，心外无道。玄虚空灵，其道即心。蕴之为道，发之为经。开迷阐教，其经乃明。吾今说道，虽曰强名，略述其微，指南以行。夫金丹大道者，盖长生之大道也。是故主形，则有心肝脾肾肺；主气，则有精神魂魄意。此皆玄圣之至几，超凡之秘地，其养炼之功，采聚之方，人所难知，世所难能，神所难述，仙所难云。吾虽不敏，常愿修斯，驰神运思，昼咏宵披，聊识微文，恕泄天机。”于是天尊，趺坐挥麈，谈是妙音，于诸真听：“太虚无为，如川如阜。炼修先后，上下忘机。形神坚固，精气无遗。荫牛宿以曜含，托灵根以正基，嗟亢尾之奇挺，实房毕之所扶持，起自至幽，似空若杳。知者以守见而不之，之者以路绝而莫晓。赤城霞隔于红宫，黄庭中立于都道。旋贯幽阙之玄珠，专守阴中之至宝。都灵台之真人，忽乎予之性情。访羽士于丹丘，寻不死之绛庭。仰昆仑之可攀，亦何殊于长城？抑玉户之森森，振金石之铃铃。发初念之朦胧，启故虑之峥嵘。跨穹窿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进火候于虚危，退阴符于张星。虽求益之进



退,乃永存乎长生。既斜既正,既曲既平,仍得之于姤女,必求配于金公。恣出人之寥朗,调呼吸之从容,翱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雌雌。过玉池而一跃,疏烦想于心胸。荡坎离之交媾,发震兑之游蒙。陟舍明堂,迄于仙都。双扉云疏以夹路,玉房阴映于高隅。金木景合于林间,宝树璀璨而垂珠。王子吹笙以控鹤,真人鼓笛以踟躇。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于是养炼既周,体静心闲。害马以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神如寂,朗视长川。一阳初复,精气已坚。临阳筑基于黄舍,至泰取水于丹田。挹以玄玉之膏,浴以华池之泉。河车转于大壮,央离利于冲天。纯阳上于昆仑,姤动下于玄渊。遁否防汞于翀飞,观剥徐退乎霞烟。纯阴反乎面壁,还存呼吸之绵绵。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恣伏候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明虚无以静道,超万古之玄玄。叹世乏贤,玩斯真詮,学而存之,神仙可肩。”天尊说是经已,诸天仙圣,无鞅高真,稽顙再拜,皈命称扬,叹未曾有。异口同声,以偈赞曰:“大道玄玄,孰为之言?妙哉兹篇,廓落庄严。玄微明鉴,灿烂浑圆。出云霞者,先天地焉。”礼谢而退。

## 辟幻真经

天尊曰:“道不可离,可离非道。然亦毋滞,滞则失真。如火之始然,如泉之始达,如贫人失珠而还得,如花拂去而还来,如舟行岸动,浪动天移。所谓心心明了,其实若虚。金丹者三:身为铅,心为汞,定为水,慧为火,

精神魂魄意为药,行住坐卧为火候,清静自然为运用;又以气为铅,神为汞,午为火,子为水,心肝脾肺肾为药,年月时日为火候,抱元守一为运用;又以精为铅,血为汞,肾为水,心为火,精血髓气液为药,闭咽搐摩为火候,存思升降为运用。作法虽异,其成一也。嗟今凡愚,不由正经,生其妄心,惊其神而著其物,幻其术而失其真,胡为乎修心而诚意?难矣哉!功毕而证升!是以心为形役,奚有用而可云?吾愿世之修玄,须修其身,正其心,诚其意,忘其形。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凝神,忘神以致虚,忘虚以入真。为斯忘字,入道之门。是故无事于心,无心于事,无心无形,无物无空,超然万物,确然一灵。心藏于心而不见,神含于神而不惊。交于奎,合于角,而东井南箕;舍于翼,升于牛,而西房东壁。人之一身,象乎天地。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万一千余程。阳动而阴静,天旋而地宁。乾升于上而阳兴,学道之士,宜守明堂;坤降于下而阴动,学道之士,宜调华池。艮其背,所以示肝虚血穴;艮其手,吾故以抚乾用乾。静坐忘其坐,欲言忘其言,气出入而不知,然后是得。得亦忘得,得其道而脱其幻矣。”

## 尊生妙经

太上天尊曰:“圣人慎疾,曾子守身。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虽孝之始,实欲全而归之也,其生亦大矣。太上有言,病病不病。圣人摄生,以其病病。病者维何?为吾有身,五味舌爽,五色目昏,声香触法,荧乱神魂,是老病死,入



于非人。病病维何？先其未形，独颐节口，独卧封情，独处冥心，防意如城，精神守内，病安从生？所以然者，病由心病。心是我心，命是我命，真水不漏，真阳无烟，常温气海，真息绵绵，真息无息，谷神不死，筋柔握坚，深根固蒂，惟和与畅，保合元气。慎兹戒兹，意无其意。叹夫，一念若乖，万劫轮回，一身若堕，万劫沉灰。迷者自堕，



觉者自开。自觉自迷，微哉危哉。傲尔众生，战战兢兢，如临如履，毋忝所生。可以养亲，可以事天，可以定命，可以延年。信受奉行，可以学仙，行之无间，可以升天。”天尊说是妙经已，复悯众生，又说偈曰：“宠辱不惊，肝木自宁。动静以敬，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金自全。怡神蓄欲，肾水自足。一日之忌，暮无饱食；一月之忌，暮无大醉；一岁之忌，朔望远内；一生之忌，晦当护气。太上养神，真人养形。形神均养，病胡为生？下士守之，允以延龄。中士守之，允以道增。至人无病，常静常清。”

### 克己妙经

天尊曰：“吾昔闻于关尹子曰：‘克己方能成己，为己方能克己。’至圣曰：‘克己复礼。’故以回贤。是故圣人

无己，靡所不已。体乎己焉，无不至矣。吾当为尔世人，说是克己妙经。”于是凝其神，定其色，端然而坐，怡然而肃，启慈悲之念，生敬惧之心，出清净之音，说克己之经曰：“真己无体，真体无己。无体之体，天地一体。无己之己，万物一己。视自己视，无别视者。听自己听，无别听者。言自己言，无别言者。动自己动，无别动者。无色无声，都无视听。无作无用，都无言动。不离声色，而见天则。不离自心，而见天心。在天真元，在人归复。自本自知，是谓见独。真胜己者适己，真为己者无己。会万物为己者，惟仁人而已矣。”纯阳帝君说是经已，天散异香，渺焉而退。

## 断障归一经

天尊曰：“大道巍巍，包罗万象。既生既成，贵乎断障。如不断障，其生恐丧。如不归一，其成恐妄。断障归一，大道乃畅。吾今为诸众生断其障曰：一断不心殉识；一断不志殉气；一断不真殉缘；一断不生殉欲；一断不善殉名；一断不劳殉人。人尽殉也，都未能断。能断此障，一断百断。人心空洞，炽然情生。情生神发，种种识萌。情识攘攘，志气游宕。境缘纷起，嗜欲淫放。欲深机浅，众相皆见。认贼作子，幻形千变。著善矜劳，无端援羨。殉名丧实，并使心战。我闻至人，闲邪存诚。存存者何？断断无能。识无其识，情无其情。无情无识，乃合诚明。内外双忘，澄然无欲。默而信之，工夫简易。德以刚立，学以静通。惟兹断断，大道之功。”天尊说是断障妙经已，又从而



覩(净语也)其归一之妙曰:“维一为气,乾乾先天。中夜存之,无为之前。玄黄氤氲,自降自升。我抱太冲,常息常生。天根未发,万籁之机。六阴既翕,无往不归。当斯时也,若希若微。丝丝相续,息息相依。营抱其一,神栖其根。如水斯活,如泉斯温。是故至人,性性存存。人非蕴界,出非随缘。淡兮无人,廓兮无天。作如是观,默养端倪。虚以集之,一以致之。个中真息,圣胎在兹。其觉于于,其息深深。无旦无昼,无古无今。天定人则,人窍天心。定窍同玄,三复可臻。断障归一,悉在所云。”

## 真密经

尔时天尊,慨道不行,世气浇漓,人欲滋炽。邪门异路,梗阻真宗。羽士失源,分歧幻论。倡言横说,议论纷纭。日误日延,遂成锢弊。吾膺上帝敕诰,演正孚佑,誓必兴行。救良善于荆棘之丛,挽宗风于浑淆之阱。护国则雨暘时若,兴道则性命修真。不惜齿牙,再三读告。而以大道当密,立志当真之言,说与后之皈真者,以剖惑焉。于是天尊说其经曰:“吾闻圣人,洗心皈命,退藏于密。密何谓密?是无言故。与汝言说,即非体密。汝若返照,密在汝边。道无可言,深于密焉。大道浑元,潜地潜天。其神无体,其机象先。至人之心,微妙通玄。如璞未剖,如珠在渊。是故洗心,心无其心。搏之愈微,索之愈沉。所以然者,其根深深。不可拟议,不可思寻,湛然寂照,自明其牖。阖户惟坤,归藏之守。藏之伊何?有息有候。独往独来,无作无漏。我有太极,生生不息。逆溯天根,极无其

极，无极非无，圆神活泼。复命归根，霜天夜月，霜净月圆，无垢无洁。以故真密，无可言说。体斯真密，道斯密豁，而化默矣。”

## 真默经

天尊曰：“道既体密，即可语默。以密化默，道有所归。维皇上帝，灏灏玄玄。大道无名，寂寂渊渊。义含心妙，妙画先天。舜剖惟微，式好是虔。穆穆文王，终日乾乾。巍巍至圣，独印心传。回也如愚，卓乎无前。参乎止定，严乎几先。子思未发，其道暗然。孟氏守约，夭寿不迁。茂叔主静，伯淳忘筌。是故君子，切讷自全。金人守戒，白圭省愆。听乎无声，豫悦天年。闻乎不闻，昭事皇天。心如养火，气如养泉。退而藏之，信在不言。不言之言，彼将自然。道以神会，不由谛诠。我作是观，敬比韦弦。常常如是，真道得焉。是故真默，乃道之肩，默而识之，默而成贤。洒扫应对，进退周旋，处合即默，默岂暗偏。不言而信，故默存然。如斯守默，宜熟吾篇。容或不信，胡不从慎言而学焉？”



## 卷十五 醒心经

### 小 序

无我子灯下读《醒心经》毕，作而叹曰：吕祖之慈心度世，一至此耶！夫三教宗旨，一言蔽之，修心而已；修心之道，舍醒心何从入乎？然心何由得醒？非静，则心以不定而不醒；非敬，则心以不收而不醒。故周子之主静，程子之主敬，实醒心第一切实工夫。昔人所谓惺惺法梦觉关者，此之谓也。由是言之，原序以此经直出《感应篇·阴骘文》之上，与五经四子书相表里，不诬耳。经中言迹处详，心处略，盖有有其心而无其迹者矣。未有有其迹而无其心者也。而心迹之交，尤当吃紧用功，慎之于独，谨之于几。醒心之枢，不外乎此。抑吾叙次诸经，而以《忠孝诰》始之，以《醒心经》终之，诚以忠孝者人之本，醒心者学之要。实成始而成终，亦彻上而彻下。学道者诚务于真知实践，以驯至乎圣域，庶不致误于他岐，而可勉为三教之传人矣。

### 醒心真经

尔时无上仙师，云游空中，见有黑气瘴蔽，红光潜消，知天下之人，为善者少，作恶者多，轮回六道，旋转四生，未有穷尽。而若辈作恶之人，不知不觉，冥顽不灵。晨钟报晓，遂起欲心，暮夜不休，无非私意。私欲不绝，恶端日起。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于师，不信于友。私其妻

子,伤其手足,慢其尊长,薄其亲戚。同室操戈,负恩反噬。残忍杀命,错劣蔑理。倚势凌弱,结党暴寡。造计害人,唆讼渔利。纵役纵仆,殃民肆虐。机械变诈,作为不法。欺谋孤嫠,侮弄老稚。取不义之财,淫非己之色。夺人之产,坑人之货。挤人之危,困人之穷。坏人之名,败人之功。阻人之善,抑人之才。倾人爵位,损人财物。破人姻亲,间人骨肉。搆人争斗,诬人过失。谈人闺闼,辱人妇女。谤人伎术,截人生路。发人阴事,负人重托。背约违誓,翻云覆雨。诱人为非,助人作恶。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言不忠信,行不端正。曲直违心,毁誉随意。讪谤圣贤,褻渎神明。仇敌正人,狎昵匪类。身居下流,甘为污贱。玷辱祖先,贻忧父母。行险侥幸,苟免无耻。贪得无厌,知过不改。怙终遂非,闻谏加怒。耽乐赌博,迷恋花柳。好勇斗狠,酗酒詈骂。聚谈秽褻,妄兴剧戏。耗难得

财,作无益事。不惜物力,不重五谷。残毁经书,抛弃字纸。居不学业,动不循礼。知德不酬,忘本不忆。败废祖产,暴露亡柩。临丧不慎,致祭不诚。制中生子,亡忌举乐。居室不和,教子不严,待下不恕,抚幼不慈。治家无法,贻谋不善。嫁娶不时,致生淫佚;分拨不均,致生争斗。奢俭违宜,事失体





制。当为不为，营求分外。见富妄图，见贵艳慕。失足不悟，濡首不止。饰貌盗名，违道干誉。丧己徇人，矫情绝物。观理不清，听言不察。知人不明，交友不择。接待不恭，出话不谨。处分不当，当局不慎。小忿不惩，远患不虑。立志不高，居心不一。古训不遵，师传不习。省过不勤，检身不力。负惭大廷，独欺暗室。种种过恶，不可枚举。又见缙绅大夫，则患得患失，逢迎固宠。赌赂公行，治安莫讲。不忧国事，不念民瘼。损下益上，酷刑滥罚。聚敛有才，听讼无术。见利不兴，见害不革。好爵是縻，实旷厥职。文人学士，则荒废经传，奔竞功名。矜才炫能，夸己忌人。又或造作淫书，蛊惑士女。捏成野史，淆乱是非。流害无穷，作孽莫大。庸夫俗子，则胸无点墨，目不识丁，辄冠儒冠，服儒服，徒思蝇营狗苟，不知返本穷源。稍得寸进，面貌昂然，蔑视小民，傲睨先辈。遇单寒则掉头不顾，见显达则摇尾乞怜。刻剥穷人，锱铢必较。守财慳吝，见义不为。不度才，不量力，强不知以为知，假不能以为能。附会斯文，胡诌满纸。见人著作，妄肆讥评，区区斗筲，言之可耻。少年弟子，则制美而衣，择腴而食，悠忽终年，嬉游竟日。不知稼穡艰难，不念寸阴堪惜，老大无成，伤嗟何及。农工商贾，则涨五谷以入市，杂贗物以取利。贵物贱买，低货高卖。价不随值，钱不即给。秤戥斗尺，不公不平。出轻入重，出小入大。欺漫愚稚，凌压孱弱。造作不固，效力不勤。暗设魔魅，浪费工料，损人损物，天之所怒。艺术九流，则学业未精，便思行世。轻视死生，妄谈祸福。小则伤人财，误人事，大则陨人命，绝人祀。岂惟人怨，且有天刑。吏胥隶役，则婪赃作弊，舞文弄法，增减事



情，出入人罪，纵奸陷善，罔上行私。钱粮恣其侵渔，词讼任其起灭。炙诈编氓，凌辱士子。此等之人，永堕地狱，仙佛不度。厮养奴仆，则食人之食，不思忠人之事。居人之宅，不知感人之恩。当面趋承，背后讪笑。明中效力，暗里侵财。心不安于贫家，礼每失于辱主。既已委身奉事，又复蓄念他图。犬马不如，神人共愤。妇人

女子，则性本阴柔，见多偏隘。每为干餽启釁，常因长舌兴殃。非无礼于舅姑，即失和于妯娌。非苛虐其子妇，即妒忌其媵妾。倾女君以邀宠，凌夫子而自专。骨肉成仇，亲姻不睦。罔知四德，宁晓三从。至有帷薄不修，淫奔可丑，既玷本宗，又辱夫族。决江河之水，难洗其羞；回日月之光，不照其秽。更有身为牙媪，口习谎言，误人婚姻，将拙配巧，诱人子女，略良为贱，喜为引线之针，最坏名闺之节。一沦地狱，永失人身。僧尼道士，则不解经典，不守戒律，淫欲未绝，荤酒莫除。借端化财，实图铺啜。劝人礼忏，徒为金钱。方便不闻，慈悲安在。建醮则天神绝响，作会则男女混杂。何曾见性明心，未见葆精炼炁。劳逾白屋，浊倍红尘。孽岂易消，罪应加等。是诸人等，所作过恶，习与性成，毫不自悔。所以黑气凝结，聚而不散，昏昏然如雾障天，逐逐然如魔附物。自古及今，茫茫苦海，无



时得度。而若辈漠然安之,群然趋之,陷溺日深,可为陨涕。若夫为善之家,百不得一,或资生无产,不能自振,或同志无人,不知自奋,或阻于时势,废焉不前;或抑于流俗,丧其所守;或勉强为善,而志实不坚;或中心向善,而力有不足;或一时从善,不能淑其终身;或一己好善,不能化其眷属;或始念甚诚,中道改辙;或力行不怠,偶尔荡心;或功夫未到,妄想非分;或造诣将深,忽求效验。如是为善,即为人恶根苗。所以善气上达,方起即伏。无上仙师,虽复怜悯,无可奈何,可胜浩叹。今尔等若欲消除黑气,大发红光,须听偈言:香火何时灭,灭了又重燃。人于大海中,百千亿万年。生老病死苦,终身被牵缠。因缘念上起,念上起因缘。梦觉即无梦,泡影亦虚悬。电光石火中,埋没许英贤。那见杰出者,不是活神仙。偈毕,愿尔等大众,生生世世,在在处处,永不起贪得心,瞋怨心,杀伤陷害心,忤逆凌犯心,奸淫偷窃心,占夺争斗心,欺蔑侮弄心,奸诈诓骗心,嫉妒毁谤心,谄媚趋附心,骄矜傲慢心,悭吝苟简心,奢靡逸乐心,妄想分外心,求谋钻刺心,眷恋富贵心,忧愁贫贱心,计较得丧心,分别尔我心,炫耀名誉心,遮盖过失心,瞞昧自欺心,胶执自是心,疑惑犹豫心,懊悔改变心,畏难退缩心,安逸自在心,苟且小就心,责效旦夕心。如是等心,各各猛省。务使方寸之中,空空洞洞,一物不交,一私不受。如皓月当空,万境澄彻;如明镜照人,须眉毕现。更如慧剑在身,可以水断蛟龙,陆剗犀象。斯为梦醒,不在大梦。又常起怖惧心,惭愧心,欢喜心,决断心,勇猛精进心,坚固耐久心。凡此等心,须以大智慧照之,大精神赴之,大力量任之。斯能无

微不烛，无坚不破，无难不成。身混尘俗，志气清明。与天地合其撰，与鬼神合其德。何有于仙？何有于凡？何凡之非仙？何仙之非天？道化一理，天人一家。黑气消灭，红光烛天。是谓大醒，永不入梦。夫其有黑气红光者，何以故？人之有身，如天地之有五行，五行别为五色。五色之中，红为畅满，黑为滞塞。人之心一于恶，则胸中壅塞，不能流通，故生黑气。一于善，则仰不愧天，俯不作人，胸怀浩荡，畅美快足，故生红光。夫人之良心，未尽灭绝，虽在奸恶，言及善事，亦必面从。其面从者，由其善根未泯。其终不为善者，由其习恶既久，心灵蔽塞，不知为善之乐，不知为不善之害。谓天地鬼神，于我未见，于我无闻。夫天地鬼神，岂真未见？岂真无闻？人自不见，人自不闻。昏昏冥冥，恣其所为，诘知天地鬼神，默伺微窥，洞若观火。善不可掩，恶不可藏，殃庆殊途，报应如响。自古及今，未之或爽《易》曰：“积善之家，必余有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积者，或以月计，或以岁计，或以世计，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也。积其善，可以一世，可以十世，可以百世，可以千万世，可以无有尽世。积其恶，轻或可以二世，重则不能一世。吾观普天之下，有积德砺行，半生轹轳，时至事起，一朝荣显者；又有箪瓢乐道，终身穷饿，百年之后，究与兰蕙





齐芳，日月争光者；又有尽瘁事国，杀身成仁，名既留于身后，福亦降于子孙，报或显于来世，禄必享于天曹者；又有富贵之家，偶行不义，福消孽积，罚及后人者；又有衣冠之子，未闻大道，身多疵病，受累无穷者；又有蚩蚩之辈，不知三尺，敢作非为，辄罹法网者；又有凶暴之徒，横行无忌，罪恶贯盈，身家破坏者。是非天道不齐，皆由其家，积善积不善，自所召致，不足疑怪。盖天道人事，默相符合，不爽毫发。亘古如斯，于今为烈，智者知而信之，则可以寡过，可以致祥；愚者不信，则祸不旋踵。人苟欲除殃积庆，务须遵守吾教，大醒自心，勿许一念游移，勿许一时间断，久久自然黑气全消，红光缭绕。不独一身荣昌，子孙亦获吉庆；不独一家康泰，一里尽得消殃。但吾教玄玄，玄之又玄。识得玄玄，神仙有传；不识玄玄，徒事谈玄，谓之读仙，罪亦弥天。谨守吾法，慎毋略焉。愚蒙比比，愿尔先觉，更以觉世，功亦齐仙。面是背非，报应必显，尚其勉旃。大众寂静，谛听偈言：道德无终亦无始，善则福臻恶祸至。若能涤虚并洗心，从前作孽皆堪恕。我今大开方便门，愿引愚蒙同入道。勿谓不觉与不知，天曹日日关心窍。”

## 卷十六 度厄求劫、救苦、滌氛四神咒

### 小序

自竺典译于震旦，而佛咒斯传；玉笈萃于兰台，而仙咒广播，由来尚矣。然佛咒类皆梵音，不同华言，字义亦莫可晓，惟人一心持诵，自获灵通。历代法师，谓之秘密不翻。至于仙经所载诸神咒，如《斗姥》、《雷祖》诸经，间有梵音，亦不多见。其余则皆四字成文，体类风雅，或净身心，或祛邪魅，或解疾厄，或禳星斗，各指一事，有韵可叶，有义可通，非如佛咒秘密难解。其言约而该，其旨切而要，盖撮一经之真谛，而以简括摘辞，故别于经曰咒。咒者祝也，祝之于神，以希默佑。又咒者愿也，所愿从心，靡不成就。又名真言，谓其言之真实不虚，欲人坚心受持也。昔观音大士白佛言：“若人诵诗大悲神咒，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名为大悲心陀罗尼。”今余于吕祖咒亦云：但办诚心，罔不响应。

### 太上说吕祖斗光度厄护命大神咒

尔时太上道君，于下元甲子丙寅之岁正月十五日，在太清仙宫，同诸仙众，讲说无极太极至上至真度人妙法：“观见众生，于阎浮世界，受诸苦恼，昼夜相煎，致身堕劫，不肯回心向善。凡遇岁度，自生阻节，小则营谋不遂，疾病官非，田蚕虚耗，财物破伤，人口不安，盗贼侵害，如此等苦，种种不祥；大则五瘟来染，八难临身，刀兵



杀伤,毒药自缢,坠落崖堑,横丧暴殁,为天雷之所击诛,为水火之所溺焚,为凶人之所刺害,为虎狼之所吞噬,为牢狱禁锢而死,为邪鬼侵犯而亡,或少年夭折,或天数未尽冤魂牵缠,种种恶报,堕于地狱,受诸苦楚,转生畜类,永不复人。皆因浮生不忠不孝,无义无仁,贪爱物欲,丧灭身宝,肆盗奸诈,自利损人,心如蛇蝎,机谋不了,虽明则漏乎刑诛,而幽则难逃乎神殛。是以慈悲利益,普示度济妙法。众生自宜悔悟,各思己躬所造轻重罪过,急向诸天诸地,南北星辰,三官四圣之前,至诚首谢,无敢再犯前愆。于每月朔望,及三九之日,乃吕祖纯阳帝君下临人间,遍寻善恶,申奏上帝,定人果报。若有善信男女,当于是日,与每岁本命六度之期,切须虔诚斋戒,持诵仙经,涤愆谢过,自得安乐,不受诸苦魔障。世人于本命六度,各有所管之神,当于本命之日,虔诚顶礼,献花酌水,随时新果,陈设威仪。或诵南北斗经,或课仙典,燃点北斗九皇星灯,敬持斗光度厄护命大神咒,可救危急,可解诸愆。生则无诸苦恼,没则不经地狱,迺生天堂,得大快乐。世人每于九度明暗之期,多生痛楚,甚至性命难全。能于阳九之日,斋沐礼诵仙经,无灾不灭,无福不崇,又何虑明暗九度之灾?但宜志心悔过,依期投谢,即有感应如响,无有差失。若有善信男女,虽怀



信心，不能自持，可命正真道士，代行表章，如式修奉，亦可不虚六度之辰。是大神咒，若人自持，一七遍，或二七遍，或三七遍，以至积诵百千万遍，其功德力，莫可称量，莫可等伦。”即说大神咒曰：“天地相生，聚气成形。阴阳既合，奚古奚今。绵绵祖炁，来续我身，肝为魂府，肺乃魄宁，脾乎为胆，肾交于心，五脏如命，六腑咸听。三百六十骨节，节节光荣；八万四千毛窍，窍窍通亨。血不阙积，脉自周行。惟耳为聪，惟目为明，口司五味，鼻判臭馨。手肢运转，足胫动轻。灵光覆照，元神齐钦，星辰朗耀，运度和平。南极北斗，东垣西神。中天星主，紫微帝君。二十八宿，三台七星。九曜二德，太阳太阴。擎羊陀罗，罡星指轮。本命降度，部落神丁。二运三限，正照旁临。区别分野，统御人群。发乎万物，品汇归根。浑符八卦，演布宫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身中，罗列分明。慧光所照，亨吉利贞。夙生今劫，罪障愆因。凭斯道力，洗涤洁清。安敢再犯，上辜帝恩。一切苦难，悉赖光明，照我身体，临我心神。性光早现，精邪潜奔。天神拥卫，凶煞遁形。五星如舍，无患无侵。使我寿命不断，枯槁更生。化而复育，旧而重新。如彼江河水，汪洋自运轮。如彼天上日，不亏而恒盈。如彼月中兔，常捣其饵灵。如彼洞中树，岁岁得长春。洪恩溥博，浸灌滋生。一身通泰，诸愿从心。灾祟即灭，福禄来增。凶秽悉荡，吉曜合并。虚无正炁，斯成我真。即父即母，再养我身。降斯法旨，保命护形。今遵元皇大道科律奉行，急急如律令。”道君说大神咒已，复告诸天圣众曰：“是大神咒，能解一切危厄，能消一切大灾，能退一切重病，能远一切恶人，能伏一切魔道，能



降一切猛兽,能除一切苦恼。若或有人,于每月朔望,及三九之日,敬持吕祖纯阳帝君斋戒,念此大神咒,回心向道,悔过荡愆,即感帝君化度,善神护身。遇诸险难,即得救解。如斯功德,无量无边。”诸天诸仙,闻是度人妙法,皆大欢喜,同声赞叹,作礼而退。

## 太上敕演吕祖救劫证道经咒

尔时玉皇大帝,于庚寅上元之夕,驾五色云龙,放无极光明,领诸天圣众,浮游三界,遍照十方,还于绿波碧林之苑,升九龙玕玃之床,冥目端仪,经一昼夜。左右群仙圣众,俱各心口默寂。帝忽九窍生光,万毫腾彩,顶现庆云旋绕周身,谕诸天帝各还官府。独诏孚佑帝君:“汝历劫数,修持大道,已获九九之秘,不遭六六之侵。今已身入金阙,位列左辅,凡诸至道,汝其悉言。”于是孚佑帝君端简趋陛,伏告上帝:“臣自遁迹终南,栖心无上。魔端万种,大道难闻,修持未眇,几得复失。况夫道者,扩之包乎天地,收之摄于毫末。千语万言,莫竟其端;片章寸简,可通其微。无灭无生,常留今古;若没若显,广度天人。投其旨趣,可阶仙阵;得其精微,遂成妙果。是故元阳之初,万德潜形,天蕴其宝,地藏其精,混混无



象,湛湛何名。眇得之清,横得之宁,日得之光,月得之明,人物得之而长养,草木得之而敷荣,山得之而永奠,川得之而长平。合无可合,分无可分,先天授之,各继其灵。体虚无之自然,启浩劫之蒙屯。二之而阴阳具其对偶,四之而老少安其序伦。迭周四时,潜运五行。和其雨露,怒则雷霆。至道彰彰,一阳之精。”玉帝复谓之曰:“如汝所言,至道在处,天地日月,人物山川,无不体戴,无不承受。何以朕昨上元之夕,观见十方国土,黑暗昏迷,毒气流行,光明彻处,十无一二。此何以故?汝为宣言。”孚佑帝君,上奏帝前:“下方人民,其生之初,形肖天地,体备阴阳。秉离之气而为心,离属于火,火光炎炎,故能昭融;受坎之气而为肾,坎属夫水,水势浩浩,故能流通。流通则易至散漫,昭融则易至昏翳。于斯制焉,休生纵逸。夫水火虽克制相刑,而离中之阴,已包乎坎,坎中之阳,已统乎离。其未交之初,如月之缺;即交之后,如宝之珤。交之有时,不分子午;守之有要,紧闭幽关。似的在射目,不中其心而不已;露垂荷叶,不结其珠而不休。子开以取其阳,午进以避其阴。夫如是,离中之阴翳潜消,坎中之阳德上济,是水火交矣。水火交而阴阳合,阴阳合而天地以成,便是永固之身,克证无上之果,非药非汞,乃性乃神。奈世道浸衰,人心离乱,嗜欲日固,私智日凿。君臣父子,各失伦彝。奸盗邪淫,驰逞凶顽。不闻片善,专恣恶孽。纠察神员,鳞集罪案,三尸叠奏,录成果报。或于生前之时,遭牢狱枷锁之牵缠,水火刀兵之劫杀。幽则阴司考魂,显则雷部震尸。春夏秋冬,传染瘟疫。夫妻子母,叠受灾殃。皆是正教不兴,曲学争起,人迷其宗,以遭涂炭。间



有一二修行之士，或受左旁牵引，妄毁正教真宗。以故真玄之道，习俗波靡，清虚之理，随日休替，凡诸天人，无不恸心疾首。玉文灵符，难解冤愆。此黑黯之所由起，毒气之所流行也。”玉帝闻言，蹴然色变。复谓帝君：“有此黑黯流毒，何日止息？若无止息，愈溺愈深，真宗永失，至道难闻。生人致孽，群沾苦恼。如此苦形恶状，朕不忍观，汝可广宣大化，普济群迷，收此黑毒，澄清宇内。道法钦扬，天人咸赖。”于是孚佑帝君，复拜上奏：“黑黯是凶秽之所鼓动，流毒是惨气之所结成。欲海无边，孽根坚固，非有灵章，难生解免。夫此章者，臣昔受之于长生大帝，长生大帝受之于太上道君。其章有四，功德无边。知之者超升七祖，克证仙乡。参之者即通妙道，咸沾利益。持之者神仙拥护，随所愿遂。闻之者灾难不萌，吉祥永佩。所有灵章，谨为宣诵。

## 救苦难神咒

至心皈老祖，求脱人间苦。疾病无缠绵，安宁天拥护。十干十二支，二十八宿主。天神玉女闻，尽皆降吾杵。宝剑自光芒，杀斩妖敢阻。葫芦贮灵丹，度尽凡夫苦。牢狱枷锁灾，水火并瘟疫。刀兵急厄临，路中逢险阻。一切苦相萦，持此化成土。随念随时来，降我吉星辅。过去尽生方，现存赖恩主。一声诵永宁，全家伏龙虎。有此圣灵章，万魔咸束首。太上吕真君，急急如律令敕。

## 卷十七 雪过修真仙忏

### 小 序

忏者何？悔也，《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补过也。”人孰无过，惟在知悔而善补。故自古佛仙著忏法，使人依式诵礼，实迁善悔过之要典。特忏悔二字，世人每多忽略，不知忏以消其前愆，悔以涤其后虑。使忏而复作，是知过不改。昔孔子极称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故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若只依科礼诵，全不反之于己，固为无益。更或忏时似知悔悟，及临事依旧作为非善。匪惟失仙佛救世之悲心，抑且矫诬上真，招咎莫解。夫人之有过，犹浮云之翳太空；其悔过也，如猛风之除重黴。诚于礼忏之际，检点自心，上对高真，极意忏雪，冀消夙垢，誓行众善，日日知非，心心寡过，以祈至于无过可忏，岂不速证妙果，为佛仙之所深嘉者乎？有志于道，宜究心焉。

### 栖真宣演拔济苦海雪过修真仙忏

尔时吕祖孚佑帝君，在大罗天上，金阙云宫，大通明殿，与诸天诸仙，恭侍玉皇上帝，欲听法音。维时玉皇至尊，寂然静默，安坐无为。诸天簇拥，万圣侍阶，十洲三岛，一切真仙，莫不在会。默运幽玄，观见下方求道男女，觅真无路，未晓其因，纵识忏悔，奈彼身中情欲难净，冤业难消。众圣怜悯，欲恳玉帝，为演大法，度脱尘迷。怀念



于衷，一时未敢。于是孚佑帝君出班俯颡，恭敬作礼，近帝座前，哀恳言曰：“今日下元众生，迷谬者多，染著贪瞋，系念尘俗，不肯回心向道。臣屡蒙敕降，龙沙显迹，说法五陵。至今修功者多，证果者寡，皆因俗念未蠲，凡情不决，以致罪过积身，日复一日，如山如河，愈重愈深，莫能解释。不惟不得其道，而反堕于罗网，由劫累劫，尽失本原，莫得人身。祈帝垂怜愚昧，为众宣说释咎之方，作度迷之宝筏，为接引之指南，实大利益，莫可称焉。”玉帝闻言，不觉悲悯，怵然而叹。诸天默尔，帝亦恭思良久而言曰：“今子所说人间之苦，诚堪哀痛。奈众生不悟，惟迷世故，不肯修行。皆因夙根浅薄，自失良缘，视己身为草芥，以致丧灭本来。不知性是心主，身乃心宅，了悟心性，何有于身？三者能空，是名大道。惟是心者，有一不悟，皆为凝滞。学道之士，动云幻身无用，究归顽空，槁灭心性，不能证真。至若凡夫在世，七情太重，六欲不清，日染日深，谁知谁觉？一朝劫尽数终，自家无主，元气化风，肉骨成土，其孽其殃，报于身后，延及子孙，谁之咎与？谁之愆与？若不开明正道，昭著训言，则末世男女，何由超脱？欲求证道之方，当寻自家面目。认性之根，知命之本，惜精爱气，修己存神。当烦恼之时而



自持之，未淫欲之动而早制之，以至一视一听，皆不可苟，一步一趋，皆不得轻。静以炼真，动而符节，由此持之，久而自然。仙圣同肩，阴阳合德，积累细行，渐达神功。凡诸学道男女，求登证圣之阶，先去一身之过。罪根不拔，难见光明。冤业不消，难跻妙道。一行有缺，若瑕若疵；一眚在躬，若涂若炭。况于五刑十恶，而可纵乎？而可恣乎？凡欲学道希仙，或欲超先度祖，或释凶厄，或解冤愆，或禳灾请福，或保命延年，不问男女，当诚当敬，自断自决。对五帝三官之前，值五腊十直之日，清静身心，严洁坛宇，燃灯烧香，花果供列，称场诸天睿号，忏悔一切罪愆。自然感动天帝神君，山岳海渎诸圣，一时降临，即得消其罪目，纪录宏功，无有失谬。志心瞻礼，人各恭敬。

志心朝礼（每称圣号一声，必念此一句，礼一拜。）

帝师无上，先天混沌，鸿蒙水火，生一始祖，开荒元阳上帝孚黎无始天尊。

帝师生道生天生地生人生佛生仙，自本自根，无为妙相，太初玄元铁师元阳上帝。

帝师先天混沌，开明三景，黍珠说法，无量度人，掌教万法之祖，混元上德皇帝，至极天尊。

万天之主，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万雷之主，天皇上帝。

万星之主，太皇上帝。

万地之母，土皇地祇。

万民之主，苍皇上帝。

万懿之主，元天皇后，圣父圣母，至圣天尊。

大成至圣，鸿儒教主，无量洞空天帝。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  
 神霄东极青华大帝。  
 九天雷祖光明大帝。  
 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贞明大圣，雷声普化天尊。  
 神霄洞渊上善崆峒伏魔应感天尊。  
 神霄水府，翠阙六波，天主帝君。  
 九天益算司，好生韩君丈人朱陵度命天尊。  
 神霄紫微碧玉宫太乙大天帝。  
 十方太上灵宝天尊。  
 无量度人三十二天上帝。  
 九天自然生神上帝。  
 十方化号救苦天尊。  
 五方五老梵炁天君。  
 东华上相木公帝君。  
 西陵金真神母元君。  
 斗中高上玉皇尊帝。  
 斗中高上太微玉帝。  
 北斗玄微玄卿大帝。  
 北斗九皇解厄星君。  
 南斗六司延寿星君。  
 东西中央三斗星君。  
 斗中三台华盖星君。  
 云天二十八宿星君。  
 六十甲子支干星君。  
 二十宫辰分野星君。

当年本命元辰星君。  
普天辰斗万象星君。  
上清十一大曜星君。  
五福十辰太乙星君。  
三元三品三官大帝。  
三宫九府拷较真仙。  
万法教主玄天上帝。  
北极法主三圣真君。  
天枢院内二使真君。  
三百六十应感天尊。  
五百灵官应感天尊。  
九天开化主宰，七曲文昌梓潼帝君。  
正阳立极传道帝君。  
祖师天雷上相，灵宝真人，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兴行  
妙道天尊。  
太虚燮和，纯一灵宝，正一品郑真君。  
太函燮理，浑元灵宝，正一品贺真君。  
十方感应，卫道柳真人。  
模鄞感应，挥氛张真人。  
祖师领仙应供监斋大法真君。  
祖师灵宝经籍度众三师真君。  
玉阙平章侍宸林真人。  
紫清养素白真人。  
月鼎明道一炁莫真人。  
紫阳清虚洞道朱真人。  
苦竹火龙二大真君。



汾阳妙道萨公真君。

金鼎妙化申真人。

悟真紫阳张真人。

全真三丰张真人。

文真普济杨真人。

玄玄龙真人。

天心黄真人。

九天司命东厨定福府君。

本府城隍硕德尊神。

本县城隍辅德尊神。

通天都府司瘟主者。

下界行瘟一切之神。

当方土地社令神祇。

飞符传语奏奏之神。

是时玉皇至尊，垂怜痴蠢，怜痛愚顽，颁下宝章琼字，教导众生回心洗过，学道修行，不忍众生永堕三涂，沉沦诸趣。复告吕祖真君曰：“下方学道男女，既已归神归身归命，当念弟子某自从夙世以至今生，不无罪咎之招，难免愆尤之积。本乎意念，及于躬行。或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于长，不信于朋，侮慢鬼神，欺瞒天地，褻狎风雷，怨訾雨泽。裸体星辰之下，冲突雷电之中，说无神理，导人为恶。见人结仇而不与解，使人破散而以为快。闲旁助语，加人瞋怒。背后添言，使人斗争。升斗戡秤，出入不平。交易好歹，亏损不足。常思利己，不顾他人。见人贫贱欢喜，见人富贵忌妒。居下不义不礼，为上不宽不恕。忍作残酷，私谋计害。谗其忠良，忌其成功。暗倾正



人，致误家国。剥民脂膏，枉刑其下。鞭仆虐婢而不知恤，服牛乘马而不知悯，损践谷苗而不知珍，弃毁器物而不知爱。奸伪淫邪，反道悖理。听妻妾语，违父母训，兄弟异心，夫妻反目。暴灭五常，绝断六亲，怠弃宗祀，好乐邪神。忌日游宴，朔望纵怒。慢圣渎贤，轻经玩典。不信因果，诽谤出家。遇有残废，不

生矜怜。知他穷遁，不肯宽假。见他困苦，视若罔闻。见他疾病，不思疗药。欺逼孤寡，豪逞强梁。侵占他产，图遂己心。干没他货，使不得所。人拂意而我喜之，人号泣而我笑之。毁姻盟而间骨肉，构讼词而写离书。说善行恶，面是背非。谩骂尊者，恐吓众民。欺罔其上，卖祸于人。弄笔舞文，横言曲说。交游滥与，损己德性。闲与人谈，污及闺门。不赞婚姻而反破之，不行方便而反害之。抛人之骸骨而不掩，自溺其子女而不惜。倾覆胎卵，烧杀蛰虫，肆恣射猎，谄渎祭祀。遇人放生，便笑他痴。遇人持斋，便说他愚。遇人功德布施，说他无用。杀生为充口腹，饮杯不知自检。溺色亡身，重利灭义。假借不还，执为己物。忍人急迫，不通乞与。损彼物用，绝其资取。盗彼货宝，伤其性命。兴修斩伐，以妨人墓。决水纵火，以害民居。男不仁爱，女不贞洁。轻慢公姑，违逆夫子。不惜家物，反私蓄积。不守阇规，以失妇道。不遵寡言之训，不修纯静之容。



嫉妒不仁，致绝夫后。不和妯娌，不睦伯叔。不助夫美，惟成己志。有亏中馈而不知耳，有玷家风而不知辱。多讪多非，好游好戏。妇无良德，难逃阴察。人作恶孽，岂无冥诛？况于杀人之命，殄人之宗，灭人之家，陷人之族？愿他流落，而不自思。愿他穷窘，而不自体。见人妇女，便起私心。见人财物，便思贪得。怀他愤恨，便愿他死。推人堕坑，咒诅行术。毒药害人，秽食给馁。行路遇乞，怀钱不布。饱暖自喜，不念饥寒。伺他失便，辄行指摘。乘他颠危，更加推挤。蔽塞贤路，遭弄痴愚。以美为恶，弃长取短。以己之能，形人之缺。以己之有，形人之无。发人之隐，攻人之非。辜人之恩，蓄人之怨。假他之资，饰作己惠。将此之孽，移为彼殃。琐屑之事，而动引神明。暗昧之行，而妄誓天日。对三光而便溺，向厨灶以哭吟。移供烛以照人行，点神香以熏秽榻。依托功德，欺逛钱财。假借炼修，要求衣食。巧令以掩己过，冤诬以败他节。不顾人之难能，而倍加其重苦。不怜人之已竭，而枯索其所资。怀才自私，不为指教。为师不明，反生高慢。负人所托，以绝人望。无泽及物，口惠招名。看桥梁道路之圯废而不理，忍圣容佛像之颓毁而不修。脱落经书，践踏文字。断其要衢，塞其水道，不便人行，惟知自益。言语无诚，举动无礼。存心不谨，守身不慎。足履污地，躬蹈非所。不近君子，反暱小人。设意造谗，比党排击。流言惑众，左道诬民。身三口四，伐气丧真。败其元神，损其本性。名说修行，而心染贪痴。口说经文，而怀藏凶毒。自暴自怨，咒鬼咒神。千愆万过，种种难名。虽曰忏言，乃名天律。若犯一愆便增一障。世人不悟，惟纵自心。不知冥

冥之中，自有天帝使者，纠察等神，每日在人头上，录其善恶，定其福殃。作善之人，如种稻粱，自食自饱。作恶之辈，如栽棘茨，自困自伤。报应在天，还在于己。今念下民愚浊，导知发露首雪，忏悔道前。夙生今世，随愿消除，悉令更新，速回觉悟。”于是孚佑帝君钦遵玉旨，普化十方，今为宣演，授诸在坛弟子：“愿体帝慈，随方劝化。诸善男子及诸女人，但愿修真，早断业障，养智慧根，出烦恼径。过去先亡，即登道岸。无地狱苦，免轮回趣。一切有缘，同资道果。志心发愿：愿我常见慈悲主；愿我常聆玄妙音；愿我常绵天地根；愿我常宣妙法语；愿我得值圣道场；愿我不生诸邪萌；愿我断除诸魔障；愿彼三途永消灭；愿人不起干戈意，愿人个个得安乐；愿降洪恩赐吉祥；愿赐众生悉遂心；愿慈悲，加我等，一切凡夫荷帝恩。自从忏悔诸罪过，所造恶孽化为尘。如棘尽拔栽嘉谷，如浊尽泻复流清，如云散去月即见，如雪化释及消冰。心中无碍光珠莹，三物圆圆聚我真。顶上一轮光赤日，身照万国遍乾坤。自从忏悔诸恶后，安敢从前又复生！亡过资此脱沉滞，见存各各保安宁。



## 卷十八 玉枢宝经赞

### 小 序

《玉枢宝经》者，雷祖之所说也。何名为《玉枢宝经》？按俞玉吾氏云：“玉者，天地日月之精华，阴阳水火之结秀，润而温，宝而贵，历万载而不朽灭。枢者，机轴生杀之始由也。宝者珍重。经者径也，修真入道之要路也。”张真君释义曰：“斯经以玉枢名者，乃天地之消息，阴阳之动静。”九数乃乾元用九之说，而普化天尊居其上，为三界之尊，十方之灵明矣，是经得吕祖赞，而深切著明，无庸多赘。余独有感于经之言曰：“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夫雷刚之至，雷声动之至也，今其言若相反者，此可以悟道矣。刚柔合德，而老氏之教用柔。动静互根，而周子之说主静。此物此志也夫？”

### 玉枢宝经

祖气氤氲满太虚，九天元是九天居。驱雷役雨飞金篆，活物生人备玉枢。三界有情同得道，十方无路不通车。大哉普化明元始，日月齐光信不诬。

### 尔时九天

九天九天，玄之又玄，忽尔我后，倏焉我前。

## 应元

二炁虽分阴与阳，玉清高处化真王，上天下地能相合，阐教令形遍十方。

## 雷

二炁之正，五行之令，斩鬼诛邪，天人响应。

## 声

广宣帝德起群生，三界英灵侧耳听，莫道老天无一语，须知司令有雷鸣。

## 天武相承



## 卷十九 葫头集

### 小 序

壬戌之春，荫诚将肄业于雍，北上来辞，予以搜求吕祖著作为嘱。明年正月既望，使持书一册至，发之则祖之《葫头集》也。选人全书而序之曰：“集中以风雅之体裁，发道德之宗趣，言文而旨远，词约而味长，是从前文集之外之一快也。昔人疑诸仙诗，在汉则汉，在晋则晋，在唐则唐，不应天上变格乃尔。至吕祖乩坛，近今百余年来，非演经度劫，应未有浪游笔墨，恋恋尘凡之事。然祖尝自谓于大千世界，普度有缘。故一日大赴三千场，岂仅一方一处而已？是又如水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在生民未有之圣，著作不免春秋时风气，有不可得而强者，又何疑于天上之变格乎？要其有为而作，托于游戏，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当会心于文字之外可也。原集各体拉杂编入，并题有无紧要者删正之。”

### 东岳庙碑记

大块芸芸，寄而人，归乃神。以人之灵，瞻神之明，非倩山河瑞霭，色相庄严，为冥冥栖托，又何以依仰也？燕台龙秀，四海维区，应圣脉于苍苍，会钟灵于郁郁，两峰焕彩，东壁流光，诚至灵之脉也，遂建东岳之宫。巍峨岁月，其如燕梁泥满，荆草阶萋，吊乌控月，卷砾敲云，炉冷



烟沉，桑沧增感。乃宋鉴源辈，秉丹缔会，起兀乍新，为人民见相之悟，以昭神无杳冥之灵，俯见襟山带阙，抱雉怀松，翠耸长天，阴披远干。人杰络绎于四时，花鸟馨翔于九极。昭昭爽气，炯炯高风。岳帝乃悦，云驭俯临，隆世镇基，赫然今古。予以樵沙之度，鸾驻燕山。诸子有善，叩予为铭。铭曰：“圆天方地，物我化行。雨瞻一粟，燕冀最崇。龙流余脉，筑东岳宫。角星在野，甲属岱宗。神光弼鉴，感而遂通。兆民熙熙，无不赖灵。白驹一瞬，孰与景同。神其来兮，斯即苍穹。人苟不悟，三尺神明。电露泡影，宠辱枯荣。胡自筹画，在天所容。西商南火，此生主东。蜉蝣小伎，慢藐幽冥。皇皇二气，交结乎中。”

## 去尘铭

心惟不二，是曰静机。物我无别，形神皆归。愿言寤寐，不落是非。入世出世，我贵知希。

## 洗心铭

洗心云何？澡雪明德。尘去鉴莹，玷捐圭洁。不澄而清，其源则活。我纓我足，可以弗濯。



## 坐卧

坐卧忘机剑影孤，灵元一点含丹炉。乾坤有角书千卷，岁月无知酒半芦。唐世烟霞凝汉洞，秦家桃李映苍梧。浮生解此毫端意，归去来兮大丈夫。

## 沉醉东风

望咸阳残霞剩阙，惜商山流云断碣，倩花神影漫遮，线儿春拽。锦屏忙鹤丝鸾颊，余红褪也。狂莺那些，任羽化南窗邀醉蝶。

## 好姐姐

莫怜渔簑晓夜，曾钓尽英雄兴灭。谁可以忘机，炼黄芽，调白雪。冯大块生枝节，我昂然自决。

## 月上海棠

何饶舌，秦讴赵舞生生孽。惹花脂燕韵，凤雅龙奢。惜夭桃红雨轻盈，况蜉蝣绿云抛撇。利名者，似黄鸟春歌，杜鹃暮血。

## 五供养

黄金跃冶，紫腾腾秀色，箔我难些，葫芦倒控阴阳

设。云姨月妹烟霞姐，好伴我三皇旧客。任人老韶光迈，  
那些些，君不见松涛惊起瓦棺蛇。

## 玉抱肚

青牛力怯，怕函关夜度，惟依洞月。弄琴樽千壑酣  
云，坐巖岩半林醉叶。琼姝欲遣鹤迎接，柳烟休管人离  
别。

## 水红花

虚脾套子因谁设，顿误这流连豪杰。总然宠辱三生  
结，何堪卸四生周折。不信罗浮旧恨，何处芙蓉榭。吊东  
山悲太液也啰。

## 双声子

丈夫能自烈，世事随蜚咽。玄机好对梅花说，再休题  
玉萧有愿同衾穴。



## 卷二十 涵三杂咏

### 小序

《涵三杂咏》者，涵三宫在鄂城东隅，吕祖飞鸾开演处也。自康熙壬午演《三品经》，乾隆己未演《参同经》，前后四十余年。凡临坛觉世，托诸吟咏，亦繁繁矣。或论道，或诲人，或赋物题景，皆率兴随笔，而不为声律之所缚。有流水行云，初无定质之妙。昔人谓邵康节学通理数，故《击壤》一编，能穷神而知化；张紫阳识贯天人，故《悟真》三卷，能尽性而至命。以《涵三杂咏》方之，有其过之，无不及也。盖吾读《杂咏》而叹仙才之不可及者有三：速成，一也；自然，二也；深入浅出，言近指远，三也。其与清新俊逸，飘然不群，所推诗中之仙者，有以异乎？读者知《涵三杂咏》之辑，虽别于前集，而不复存异同之见焉可也。

### 春日(五言律)

二月春光早，群英尽吐华。丹崖生贝草，赤地，产灵葩。双风腾红雾，六鳌放紫霞。广陵推盛景，遍处是虚花。

### 偶题(以下七言律)

一声长啸白云开，明月清风手自裁。映岛朱霞环野鹤，排空浊浪走奔雷。黄梁未熟悉消尘梦，铁笛无音冷落

梅。最是浮生难了局，空将妙谛属金罍。

## 夜 吟

万籁无声夜正赊，乘风两度过人家。天光黯淡当清夜，烛影焜煌映碧纱。鼓转谯楼三下急，鹤横汉表一声哗。后来只厌红尘事，谁向灯前问法华。

## 勉 学

净几明窗不可虚，莫贪帙薄失居诸。但将经史三冬足，定教须眉一旦舒。笔彩岂缘枯坐授，砚田当用苦工锄。老人于子无他赠，五夜藜光数卷书。

## 静 夜

烛影红斜照碧宫，寒宵谁许发诗筒。犬鸣深巷岑岑夜，雁度辽天字字鸿。万籁声消人静悄，一庭灯火物寥空。我将秘密偕君说，清汉光生远曜风。

## 元 宵

吟风弄月到人间，风正无声月正圆。灯市宵中光尽散，星河夜午影常悬。不从太乙分藜照，姑向涵三展法筵。可惜愚生多昧昧，暗中指点亦徒然。



## 寓意

荏苒光阴瞬息过，何名何利尚婆娑。青山不用金钱买，白眼凭他紫绶多。野服芒鞋行处好，粗茶淡饭与身和。不然寻个幽闲地，构一茅庵是乐窝。

## 训人

何事劳劳死不休，为名为利在心头。要知造化皆前定，莫逞机心启后忧。大地有缘能自遇，凭天付与莫他求。广行方便存阴德，无事区区作马牛。

## 啸吟

八九玄功此际全，大丹结就便成仙。五花聚顶通灵印，一炁朝元会帝天。独辟乾坤持造化，斩薪日月衍真玄。山中甲子原无尽，一啸蓬壶度八千。

## 长歌一首

步云山，踏破天关。扫尘氛，携月同欢。夜幽闲，清风响珮环。早倚着，高阁栏杆，听人把心性谈。要觅那来去机关，要打点何处回还，真个是艰难。古今来，磨过了多少英雄汉。有谁知这情端，那些儿识破绽。你只看天边明月，经过了几多晦朔圆残。终不改他本来颜，尚留得千古一团圆。今日里我寻月，月伴俺。他与我有形无迹多留



盼，有景无心是大观。合我这浑沉一炷，共入蒲团。齐返西隅，冷眼把人看。

### 驾鹤歌

驾鹤来，驾鹤来，白云深处任徘徊。风凛冽，气幽哉，长啸一声江汉隈。清香遥接蓬莱界，辉煌银烛真堪爱。落尘埃，信步登楼快。纵金沙妙奥谁猜，恋韶华几人自在。说不破迷途业债，点不完黄金砖块。只落得老仙翁，盘桓无碍。叹梅花傲尽风寒，羨松枝犹如翠黛，笑人生辜负身材，七尺躯昂藏奚赖。怎能个朝天阙，骖凤乘鸾；怎能个游皇都，锦衣玉带；怎能个效汾阳，荣华寿考；怎能个追赤松，遨游无怠。看千古英雄，尽收入北邙土袋。空教人贪名禄，慕荣宠，孰知道光阴隙驹快，美景良辰难再。到头来，那有些儿随我也，不如去，访真修，觅一个清闲自在。

### 示体恕

鱼声敲响诵灵文，字字清兮我心欣。不信边方偏重道，九天雨露殷殷。此一会，继前经，实为浊界所稀闻。敛凡财，何足云，至敬至诚深可亲。上帝明明，百神赫赫尽通灵。群仙拍手呵呵笑，予门有这底法嗣礼数勤。也奉



儒，也奉真，修补前缘今世因。学玄关一窍在中心，百脉呼吸，由此透玄津。默默运，孳孳行，百日功成不苦辛。这一关，颇无形，降尽天魔野魅惊。炼子精，守子情，大定之时心气平。百脉宁，三十六宫总是春。笑也笑，瞋莫瞋，瞋心一发，堕在修罗境。瞋火起，且消停，默运黄河水一澄。火敛焰，水上升，汨汨吞来胜宝珍。瞋时须用强军伏，静极安恬勿用兵。兵能驱邪厉，静极便修文。九还只在一心炼，七返何须向外寻，旁门错误许多人。只此一篇话，功要细细论。

### 示人(以下调)

我欲寻仙做侣，茫茫四海无真。今朝得遇有缘人，好把乱沙相赠。洵属道缘深厚，将来不让行诚。西南开闾得斯臣，正是予门深幸。

### 示众

人事几回扰攘，俗情无数纠缠。看来世事许多般，总被心猿羁绊。利锁名缰不断，坟莹风水求安。病来不识保真元，屡向仙翁祈算。笑逐雪花飞舞，喜随风影团圞。任教马劣与猿顽，守我黄房自叹。叹彼尘劳梦梦，争求执著成贪。为儿为女不心闲，几度光华虚诞。人生能有几时欢，趁早回头是岸。

## 卷二十一 涵三语录

### 小 序

昔儒家有《语类》，释氏有《语录》，皆学者记录其师之答问。片言只字，不欲遗忘，以为学问之助。然而可存者绝少。《涵三语录》不过日用之庸言，已尽精微之大道，盖体备不离于己，故亲切有味其辞，殆与洛闽语类同，而非他人之说法讲学者所能及其万一。峨眉仙师谓滴滴甘露，沁人心脾，何经与录之分？信知言矣。纪述者黄君诚恕，吴君一恕，李君务恕。纂辑者孙君守恕，余侄允诚。续录则余与黄君，辑近年以来黔中就楚积经演典之训，合前录共为一卷。要之《涵三》此等语极多，皆散失藏匿，而不及全录，惜哉！

### 涵三语录

吕祖曰：“道无可道，可道非道。无可道道，而故道道，所道之道，是为道郭。无可为道，而故为道，所为之道，是名道蠹。微乎微乎，未有天地，道于何寄？既有天地，道于何有？入乎九渊，通乎九天，包乎六合，运乎两极。智者无所用其明，巧者无所施其力。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清以涵之，静以养之，神而明之。故欲极于神，则不可不养，欲得其养，则不可不涵。欲至于涵，先必有守，守之固者，藏之必深。惟其能藏，于是可守。惟其有守，是以可涵。迨其养足，神明不测。然此大道，实在无为，不可以



虚,不可以实,虚虚实实,是为至道。下士闻言,皆大非笑。彼所非笑,亦又何计?彼不知虚,焉能体实?彼不知实,焉能体虚?循迹不化,执象以求,或为不法,而多左道。填塞胸臆,罔悟太玄。岂知精微,不离心君。巧者弄其诡譎,欲捷道以求速成;智者逞其私知,思异途而至于域。是以作为一切采炼等术,背道愈甚。即有口说微言,以求诸心,然实功不致,徒为虚谈,于道何切?尔诸学人,出其至诚,铲去私心,巧智尽丧,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清以涵之,静以养之。于是神而明之,久久渐熟,大丹斯成,与上圣同功矣。若乃利欲未忘,我见不除,妄议大道,反生障碍,下士不为,深可哀恻。”

“道,吾不得而知也,吾不得而言也。吾不得而知,无所用吾知也;吾不得而言,无所用吾言也。无所用吾知,以无可知也;无所用吾言,以无可言也。以无可言,固无所言;以无可知,固无所知。无所可知,而故求知,其所知者,道之末节;无所可言,而故为言,其所言者,道之皮肤。微乎微乎,有形无形,有象无象。不可以知,而无弗知,是名真知;不可以言,而无所言,是为至言。无知无言,遂无以为道。无所为道,而又何言,而又何知?无知无知,无言无言,乃为妙道。”



“诚斯明，明斯诚。金丹妙诀，一个囫圇。固尔精，养尔神，清静虚寂，浑浑沌沌。莫忘本来面目，山青水净同伦。”

“凡人学道，先要养气。气粗则心浮，心浮则胆大，胆大则人欲肆，人欲肆则道心不定，道心不定，则诸恶因缘辐辏而至。可知养气，是入道要紧功夫。”

“大道至公，玄功微妙，负气含形，亦能觉知了悟。逞私用智，反生障碍迷离。参得透玄关一点，三宝总属糠糠；打不破羈网千重，六根皆是冤孽。猛回头，大海茫茫登彼岸；急下手，虚空漠漠见青天。只知身后虑身，那管错中更错。为子孙开基创业，牛马劳劳；向人世积过崇衍，刀枪叠叠。要知百年有限光阴，岂能千载常存躬体。好收拾意马心猿，用功夫龙降虎伏。若不着用心机，枉费摩挲；纵教日玄文，徒劳气力。从此各寻向上，勿仍自失居诸。尔等勉之，预言不再。”

训萧修恕云：“一派汪洋，何处是岸？何处是死处？汝恐不能到那死处去，舍身何用，不如此时寻真人。枯禅无益，尔且静持三月，在此间坐百昼夜，看是如何，方可到那死处地方去得。”

问刘守恕云：“于预言能会一二否？即将一二说来。”守恕对云：“一是先天否？”答云：“一非先天。先天曾着得一字耶？自昔一画开天，已落下一乘矣。子亦会予文中义乎？将皮肤处说来。去却皮肤，便见骨髓。”

又问守恕：“将虚实义讲来。”守恕对云：“虚是先天。”答云：“何处立先天？此先天基也，非先天也。除却精气神，方为先天。炼三宝是后天功夫，到先天不事此



矣。先天是忘忘无无地位，着不得一毫思议。才着一毫思议，便不是先天矣。”

问：“诸子有未晓者举一义来。”吴一恕对云：“下手用工处，此心如何使用？”答云：“方下手时，此心贵一，注意玄关。既下手后，得其微妙，此心贵无，无所注意。大丹秘诀，如是如是。”

问婴儿结就后是何地位，时守恕误对。答云：“非。”我问尔：“此结就后，是何地步？结就后亦离后天，已见先天之时。知否？先天，无为者也。彼婴儿结就后，既是先天，便当无为。若心不至于忘忘，则念有所触而生，便非无为矣。既非无为，则三灾生焉。”

守恕问动静之旨，答云：“不动则腐，不静则乱。一动一静，贵乎自然。阴阳者，动静之自然者也。四时循环，又一动一静之自然者也。至于太极，则又动极而静，静极而动之自然者也。惟无极，斯无动静矣。”

守恕复问《三品》中“广求高真指示”之语，答云：“岂有婴儿既成，而尚不通玄玄者乎？但婴儿既成，切不可遽令出舍，或养护一二十年，三五十年，然后可也。若养护之法，只在无为。不然，难脱三灾矣。子辈将予言与斯文互参可也。”

“大道无名，大道无形。于若既若离之中以求，在有



意无意之间而得。忘我忘物，无声无臭。”

“吾门甚大，吾法甚严，吾道甚公，吾戒甚肃。能遵吾门之法律，持吾教之戒行，便当心口如一，道念坚真，屏迹幽居，不干外事，无自劳攘，解缚脱系。毋取荣以致辱，务弃邪以归正，守雌养元，道乃真定。”

问灵山寺僧人云：“灵山何在？子知子之法门乎？不落方所，不著思议。灵山不在城中，亦不在西域，并不在心内。识得灵山处住否？住着灵山，不识灵山，灵山是何处住？白玉光中现楼台，尘尘刹刹费追猜，毫端大地山河里，何外灵山更可怀？莫浪说，无安排，眼前香花玉烛，都是西方世界。我为汝说，汝谛思之。子门本空，吾道更空，空无所空，有何参究？是知此道，同出一原，同归一穴。向故纸堆中觅生活，何异痴人说梦。故吾道以不著心为至，子门以不著境为高。要知不著境，犹有心在，胡不此心一并空却，岂不甚善！近日禅和参学，何殊旁门搬运？空弄精神，全无实效。吾为汝说，古佛前仙，皆从实处着力。雪山若无六年苦行功夫，那得见星一笑。今之修行者，徒于蒲团上，领一二句野狐余唾，胡思乱想，朴实之人，终身空过。尖利之徒，利口伶牙，撰几句口头禅，哄那后学开堂说法，将古先佛祖，门风败坏，叹哉叹哉！但此等事，明者自悟，昧者难觉。即如吾道中，终日言修炼者，遍天下皆是，然孰是能悟虚实之理者？子归吾门，只要成器，若果诚心敬奉，自有得手处，不瞎吃人痛棒也。”

“凡人神不虚，则板滞不活泼，如一渠死水，不朽败，则变色易味矣。惟虚则不滞，不滞则不著，活活泼泼，若彼空谷然，一声鸣，则群声应。所以人之神，贵虚而不死，



然后究明玄关秘诀，而有灵通变化之妙，古以来学道之士，亦有结撰婴儿，阳神出现之时，而终归于无用者，惟不晓此‘谷神不死’之语也。故太上《道德》五千，其玄妙止在此言。所谓炼性炼形，皆糟粕也，有何玄妙乎！”

或问水火坎离，示云：“水何物，火又何物？坎离又是何物？如子云日月为天地结就大丹，便从此着思，日月又是何物？予为子正之。夫日为太阳，然太阳之中，分得有一点阴精。若无此点阴精，则日之所暄，不生物而焦烂万类矣。月为太阴，然太阴之中，含得有一点阳气，若无这点阳气，则有魄无魂，不能照耀天下，故月虽纯阴，而实不离乎阳。然此日月，分阴分阳，阳交乎阴，阴参乎阳者，皆天地之气絪縕摩荡而成。故道家以日月方丹，天地为炉，阴阳为火候，而太极先天为吾身本来也。若夫坎离，其义亦如是。盖不曰乾坤而曰坎离者，乾为独阳，坤为孤阴，独阳不生，孤阴不长。故道家言丹头，不曰乾坤，而曰坎离。惟此坎中一阳，居二阴之内，则阴包乎阳，而有生育之功；离中一阴，居二阳之内，则阳包乎阴，而有成务之能。是以道家先用坎离，分配丹元，然后取坎中一阳，纳入离中一阴之内，遂变纯乾，复还先天本体也。但人只知坎为水，离为火，而遂以水火交济为丹诀，而抑知不外乎吾身之一



气也。盖气有阴有阳,不知道者,阴阳交杂不分。故学道之士,先要分别阴阳之炁,而后取此资彼,或取彼益此耳。盖精与神,皆不外乎气,故道家不言精神,而独言气也。”

或问阴阳之气何以分?示云:“分而言之,清者为阳,浊者为阴;呼者为阳,吸者为阴;升者为阳,降者为阴;上则为阳,下则为阴;左则为阳,右则为阴;心气为阳,肾气为阴;肝木为阳,肺金为阴。统而言之,人身皆阴,只有一点阳精耳。”又问一点阳精是何处?示云:“此是成仙作佛的真种子,真面目,真命脉,斯时哪许轻谈也。”

或问性之旨,示云:“天地未有,先有此性,有此性则有此气,故性为天地之心,气为天地之体,夫岂有性而无气乎?抑岂有气而无性乎?然在天地,不可以性言,亦并不可以气言。如谓天地惟是性耳,则高高下下者是何物?如只以气言天地,则运行不息,不震不坠者又是何主持?故言天地者,但曰道而已,则性与气兼该矣。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有是性而后有是气,有是气而后有是形。无是气则形遂溃,如无是性,则气安主乎?气如居宅,性如主人。寻着了主人,不必更问居宅,故见性明心,不必再讲许多炼气炼形之事。若初学之士,不曾识得居宅,如何便认得主人?故欲寻主人,先要访居宅,访着了居宅,自会遇着主人。然亦有访着居宅,而不识主人者,或主人翁不相照恋者。此予所以扫除一切,独见性天为上耳。但初学之士,先要存形,若不究明玄关,养气炼形,则居宅一溃,主人无处着脚。果子辈欲求捷径。俟予三品告成,依例修持,形也固,气也全,性也见。区区婴儿,无烦九转,自有



阳神出现,变化莫测之妙矣。”

“声静不如身静,身静不如心静。心静则万声俱忘,心静则万声俱寂。若心不静,即使其身跌坐镇日,众声不闻,而此心已入万声中,莫能得片刻清静矣。故修道之士,先要修心。修心入手,正不在静室,于群动之际,方能勉强作功夫;可以验吾心动静。若修心者,不从众动处下手,一味向静处寻求,苛遇动时,则此心从前静境,却不知不觉失去。况人生哪有静日,正好于纷纭扰攘之中,默为静拟。至于日用饮食,只可随缘度过,又勿着意经营,以致分乱道心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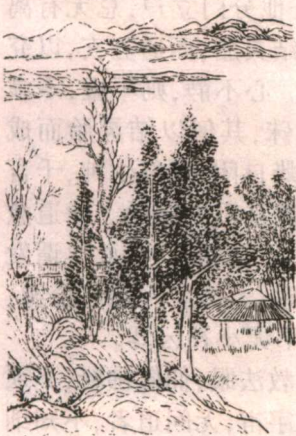
“大抵修行人,不外修心,心为精气神之宰。贤者希圣,不外此心;道人学仙,不外此心;释氏造佛,不外此心;三教圣人,垂教后学,无非教人修此一心。心为太极,动静俱涵。未动之先,便是先天,既动之后,便落后天,故至静时,情识俱泯,宛然无极之真。迨后愈动愈远,一切客尘,俱从六根为贼。故儒与道与释,任他分门立户,总无有离心而言者。我家作用,在撰三宝以结灵胎,而通五玄,以究三清秘密,论厥本原,则止在此心。心不静,则不虚,不虚则不灵,不灵则块然顽钝,与物无殊,其何以结灵胎而成大丹乎!太上教人以清静为本,守雌自闭,虚谷生神,千言万语,也只教人修心。一切搬弄,都是后人作俑。悖道愈甚,去道远矣。我今演说斯典,虽于大道精微,不敢尽谓发明,然即心而言,合三教以同归一致,无俾后人误认道源,而下手不致无所把鼻。则或庶几不无小补云耳。”

“三品妙典,乃予传世灵章,三教法眼,仙儒佛释,不须更求他道,即此便是津梁。惜茫茫宇宙,无问道者,不知细

参耳。设有诚求之士，夙根清静，道气浑坚，何事再用师资，言下便能解悟。可知此典功德，与《玉经》相等，即天皇尚加郑重，故流通广布，受福无涯，彻地通天，咸蒙利益。非特度一时之劫，尚能广结良缘，千万劫赖以超证，此诚救济天下后世之玄文。尔等慎勿轻忽目之，泛常视之也。”

“至人为善，心如太虚，过之即化，无所留余。贤人为善，勉强而行，久久不懈，可与至诚。中人为善，如泡幻影，时起时灭，或现或隐。下人为善，只在福缘，反之于心，其实不然。尔诸小子，敬之听之，修尔心意，毋作贪痴，反躬自责，必诚必持。从吾训言，自获其时。”

“作善由心，作不善亦由心。心之为善，忽动果报；心之为不善，亦勿动果报。盖作果报，是作不善之根。如人行一善，或十善百善，私心亦计曰：‘天其有以报我乎？’如其不报，则以为作善无庸矣，而作善之心辍。如人行一不善，或十不善、百不善，私心亦计之曰：‘天将有以报我乎？’如其无报，则以为作不善无伤矣，而悔过之心辍。凡人欲为善，无以善为善。见以为善，其心必不善。所为善者，只在一心。扪心自问，此事于情理无害，便是善；于情理有害，便是不善。善与不善，不必见诸事。一念善，善不可胜用矣；一念不善，不善亦不可胜道矣。然则人求为善之方，还而问之一心，心静则慧光自生，何用他图乎？”





“道心要坚,存心要实。若不坚不实,则有外魔纠缠,纵于道有缘,亦多生障碍。”

论琴训乔以恕云:“琴之为道,皆具玄妙。但鼓奏之时,心要静旷,气要和平,指要安闲。不著于身,不著于物,不著于境,并不著于琴。默出此心,与太虚打成一片,则随指所奏,皆为太古之音。若徒搬弄新声,悦人听闻,便靡曼淫褻,去琴道远矣。”

“身病可药,心病难医。外魔可降,内魔难制。误信妖言,顿生妄想。妄想生因,因生障碍,障碍不已,遂有魔头。魔久住舍,乃肆簸弄,使之梦想,颠倒错乱。或起恚恨,或兴咒诅,或毁正道,惑恣邪说。大则亡家,小则灭性,纵能悔悟,旋复迷惑。如是等为,无有终极。我悲众生,为作医王,疗其心病,服其内魔。心病既除,无所身病。内魔克净,外魔焉侵,若不攻心,病入膏肓。魔炽于内,外魔孔彰。汝等静思,可以偕藏。”

“从猛火中锻炼,方成铁汉。从深水中跃出,乃是潜龙。”

“在此门中,更要凡事解得脱,遇人退得步,方为道器。若著一点我见,存一毫矜心,那能入道!”

“人生天地间,不过一蜉蝣耳。非独凡人然,即往古来今,为仙为佛,亦无不然。然生也有涯,而神无涯,以吾生视天地,吾生一蜉蝣;以吾神视天地,天地亦一蜉蝣。噫!我视此蜉蝣,一日一生死,一日一变化,合之千万年,皆此一生死,皆此一变化。人知蜉蝣生,不知蜉蝣死,人见蜉蝣死,不知蜉蝣化。我视此蜉蝣,天地同终始。”

素太自 萬代世已,和入我氣,圓通日百三,升仙觀,生

## 卷二十二 修真传道论

### 小 序

昔虞廷十六字，为传心之祖。嗣后孔门授受，亦止一贯一言，若是乎传道固无庸多说也。然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一书，所述仲尼之言，多《论语》所不载，意当时性天之说繁详，多秘而不传者。世传吕祖受道于正阳帝君，以“恐误五百年后人”一语，而三千功行已完，何其直捷！及阅《修真传道集》，指陈天人性命之旨，不惮曲折反复，详哉言之，独异于虞廷十六字，孔门一贯一言者，则又何也？集传于华阳施肩吾。肩吾，唐元和年间进士，隐洪州西山，矢志不仕。尝有诗曰：“气本延年药，心为使气神，能知行气主，便是得仙人。”足以知其所养矣。吕祖游睦，见其趋尚烟霞，授以还丹大道。此集之传所自来也。但当年问道，应尚有秘密口诀，不能笔之于书者，所谓“口口相传不记文”，今皆不可得见矣。原本多讹，今将舛错者改正，其余阙疑。分十八篇，为上下二卷。

### 论真仙第一

吕祖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壮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钟祖曰：“人之生，自父母交会，而二气相合，即精血为胎胞。于太初之后而有太质，阴承阳生，气随胎化。三百日形圆，灵光入体，与母分离。自太素



之后,已有升降,而长黄芽。五千日气足,其数自满八十一丈,方当十五,乃曰童男,是时阴中阳半,可比东日之光。过此以往,走失元阳,耗散真气,气弱则病老死绝矣。平生愚昧,自损灵光,一世凶顽,时除寿数。所以来生身有等殊,寿有长短,既生复灭,既灭复生,转转不悟,而世世堕落,则失身于异类,透灵于别壳,至真之根性,不复于人,旁道轮回,永无解脱。或遇真仙至人,与消其罪报,除皮脱壳,再得人身。方在痴暗愚昧之中,积行百劫,升在福地,犹不免饥寒残患,迤邐升迁,渐得完全形貌,尚居奴婢卑贱之中。苟或复作前孽,如立板走丸,再入旁道轮回。”

吕祖曰:“生于中国,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岁月未迟,爱者安而嫌者病,贪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面尊师,再拜再告,念生死事大,敢望开陈不病不死之理,指教于贫儒乎。”钟祖曰:“人生欲免轮回,不入于异类躯壳,尝使其身无病老死苦,顶天立地,负阴抱阳而为人也,为人勿使为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

吕祖曰:“人死为鬼,道成为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钟祖曰:“仙非一也。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惟人可以为鬼,可以为仙。少年不修,恣情纵意,病死为鬼;



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脱质为仙。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随分也。”吕祖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钟祖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离于鬼，人仙不离于人，地仙不离于地，神仙不离神，天仙不离于天。”

吕祖曰：“所谓鬼仙者何也？”钟祖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入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就舍而已。”

吕祖曰：“似此鬼仙，行何术、用何功而致如此？”钟祖曰：“修持之人不悟大道，而欲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出阴神，乃清灵之灵，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古今崇释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释门真大得手者，便是金仙），诚可笑也。”

吕祖曰：“所谓人仙者何也？”钟祖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苦志，终世不移。五行之气，误交误合，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

吕祖曰：“似此人仙，何术何功而致如此？”钟祖曰：“修持之人，始也或闻大道，业重福薄，一切魔难，遂改初心，止于小成法有功，终身不能改移，四时不能变换。如绝五味者，岂知有六气；忘七情者，岂知有十戒。行漱咽者，哈吐纳之为错；着采补者，笑清静以为愚。好即物以夺天地之气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闭息，安知有自然；屈体劳形，不识于无为。采



阴取妇人之气，与缩金龟者不同；养阳食女子之乳，与炼丹者是不同。以类推究，不可胜数。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于大道，止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悦须臾，厌持久，用功不谨，错时乱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



吕祖曰：“所谓地仙者何也？”钟祖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

吕祖曰：“地仙如何下手？”钟祖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先要识龙虎，次要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列三才，分四象，别五运，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颠倒，气传子母，而液行夫妇也。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下田。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故曰地仙。”

吕祖曰：“所谓神仙者何也？”钟祖曰：“神仙者，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吕祖曰：“所谓天仙者何也？”钟祖曰：“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脱，乃曰神仙。神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道上有功，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厌居洞天，效职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历任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

吕祖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谓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闻乎？”钟祖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三成之数，其实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难，以道求仙，仙亦甚易。”

吕祖曰：“古今养命之士，非不求长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长生升仙者何也？”钟祖曰：“法不合道，多闻强识，小法旁门，不免于疾病死亡，犹称尸解，迷惑世人，互相推举，致使不闻大道。虽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终不见功，节序入于泉下，呜呼！”

## 论大道第二

吕祖曰：“所谓大道者何也？”钟祖曰：“大道无形无名，无问无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

吕祖曰：“古今达士，始也学道，次有道，次得道，次道成，而于尘世入蓬岛，升于洞天，升于阳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师独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行，于道独得隐乎？”钟祖曰：“仆于道也，固无隐尔。盖举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闻大道而无信心，有信心而无苦志，朝为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忧勤，终则懈怠。仆以是言大道难知难行也。”

吕祖曰：“大道难知难行之理如何？”钟祖曰：“以旁门小法，易为见功，互相传授，至死不悟，遂成风俗，败坏大道。有斋戒者，有休粮者，有采气者，有漱咽者，有离妻者，有断味者，有禅定者，有不语者，有存想者，有采阴者，有服气者，有持净者，有息心者，有绝虑者，有开顶者，有缩龟者，有绝迹者，有看读者，有烧炼者，有定息者，有导引者，有吐纳者，有采补者，有布施者，有供养者，有救济者，有入山者，有识性者，有不动者，有受持者。旁门小法，不可备陈。至如采日月之华，夺天地之气，心思意想，望结丹砂，屈体劳形，欲求超脱。多人少出，攻病可也，认为真胎息；绝念忘言，养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气。金枪不倒，黄河逆流，养命之下法；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术。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以咽津为药，如何得造化？聚气为丹，如何得停留？指肝为龙，肺为虎；如何得交合？认坎为铅，离为汞，如何得抽添？四时浇灌，望长黄



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药。差年错月，废日乱时，不识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寻枝摘叶，迷惑后人，致使大道日远日疏，异端并起而成风俗，以失先师之本意者，良由道听途说，口耳之学。指诀于无知之徒，递相训式；节序而入于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开陈大道，盖世人业重福薄，不信天机，重财轻命，愿为下鬼。”

吕祖曰：“小法旁门，既已知矣，其于大道，可得闻乎？”钟祖曰：“道本无问，问本无应，及乎真原一判，大朴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为体，二为用，三为造化。体用不出于阴阳，造化皆因于交媾。上中下列为三才，天地人共得一道。道生二气，二气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

吕祖曰：“天长地久，亘千古以无穷；人寿百岁，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独在于天地而远于人乎？”钟祖曰：“道不远于人，人自远于道耳。所以远于道者，养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识时；所以不识时者，不达天地之机也。”

### 论天地第三

吕祖曰：“所谓天地之机，可得闻乎？”钟祖曰：“天地之机，乃天地运用大道，而上下往来，行持不倦，以得长久坚固，未尝轻泄于人也。”

吕祖曰：“天地之于道也，如何谓之运用之机，如何



谓之行持之机？运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见功？”钟祖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数。天得乾道，以一为体，轻清而在上，所用者阳也；地得坤道，以二为体，重浊而在下，所用者阴也。阳升阴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于道。而起首有时，见功有日。”

吕祖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阳也，阳主升，何以交于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阴也，阴主降，何以交于天？天地不交，阴阳如何得合？阴阳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无作用，虽有起首之时，见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钟祖曰：“天道以乾为体，阳为用，积气在上；地道以坤为体，阴为用，积水在下。天以行道，以乾索于坤，一索之而为长男，长男曰震；再索之而为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为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于地，以乾道索坤道，而生三阳。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于乾，一索之而为长女，长女曰巽；再索之而为中女，中女离；三索之而为少女，少女曰兑。是此地交于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阴。三阳交合于三阴而万物生，三阴交合于三阳而万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运行于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气，六气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万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终，其阳复升，阳中藏阴，上还处于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终，其阴复降，阴中藏阳，下还处于地。阳中藏阴，其阴不消，乃曰真阴；真阴到天，因阳而生，所以阴自天降，阴中能无阳乎。阴中藏阳，其阳不灭，乃曰真阳；真阳到地，因阴而发，所以阳自地升，阳中能无阴乎。阳中藏阴，其阴不消，复到于地；阴中藏阳，其阳不灭，复到于天。周而复始，运行不已，交合不失于道，所以长久坚固

者如此。”

吕祖曰：“天地之机，运行于道而得长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惟人也，虽有聪明之性，留心于清静，欲奉行大道。小则安乐延年，中则长生不死，大则脱质升仙。如何作用，运行大道，法动天机，而亦得长久坚固，浩劫长存？”钟祖曰：“大道无形，因彼之所得而为形；大道无名，因彼之所有而为名。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阴道阳道，人得之朝廷则曰君臣之道，闺门则曰夫妇之道，乡党则曰长幼之道，庠序则曰朋友之道，室家则曰父子之道，是见于外者，莫不有道也。至于父母交会，其父则阳先道而阴后行，以真气接真水，心火与肾水相交，炼为精华。精华既出，逢母之阴，先进以水，涤荡于无用之处，逢母之阳，先进以血，承受于子宫之前。精血为胞胎，包含真气，而入母子宫，积日累月，真气造化成人，

如天地行道，乾坤相索，而生三阴三阳。真气为阳，真水为阴，阳藏水中，阴藏气中。气主于升，气中有真水；水主于降，水中有真气。真水乃真阴也，真气乃真阳也。真阳随水下行，如乾索于坤，上曰震，中曰坎，下曰艮；以人比之，以中为度，自上而下，震为肝，坎为肾，艮为膀胱。真阴随气上行，如坤索于乾，





下曰巽，中曰离，上曰兑；以人比之，以中为度，自下而上，巽为胆，离为心，兑为肺；形象既备，数足离母。既生之后，元阳在肾，因元阳而生真气，真气朝心；因真气而生真液，真液還元。上下往复，若无亏损，自可延年。如知时候无差，抽添有度，自可长生。若造作无倦，修持不已，阴尽阳纯，自可超凡入圣。此乃天机深造之理，古今不传之事。公若信心而无犹豫，名利若枷杻，恩爱如寇仇，避疾病若怕死亡之难。防失身于别壳，虑透灵于异类。委有清静之志，当且杜其根源，无使走失元阳，耗散真气，气盛而魂中无阴，阳壮而魄中有气，一升一降，取法无出乎天地，一盛一衰，往来亦似于日月。”

## 论日月第四

吕祖曰：“天地之理，亦粗知矣。日月之躔度交合，于人可得比乎？愿闻其说。”钟祖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运行日月。日月者，太阴太阳之精，默纪天地交合之度，助行生成万物之功。东西出没以分昼夜，南北往来以定寒暑，昼夜不息，寒暑相摧，而魄中生魂，魂中生魄。进退有时，不失乾坤之数；往来有度，无差天地之期。”

吕祖曰：“东西出没以分昼夜何也？”钟祖曰：“混沌初分，玄黄定位，天地之状，其形如卵，六合于中，其圆如毳。日月出没，运行于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东西，周行如轮，凡日东出而西未没为昼，西没而东未出为夜，此日之出没以分昼夜也。若月之出没，不同于日，载魄于

西，受魄于东，光照于夜，而魂藏于昼。积日累时，或出或没，自西而东。其始也魄中生魂，状若弯弓，初夜而光照于西；其次也魄中魂半，时应上弦，初夜而光照于南；其次魄中魂满，与日相望，初夜而光照于东；其次也魂中生魄，状如缺镜，初昼而魂藏于西；其次也魂中魄半，时应下弦，初昼而魄藏于南；其次也魂中魄满，与日相背，初昼而魄藏于东。此月之出没以分昼夜也。”

吕祖曰：“南北往来以定寒暑者何也？”钟祖曰：“冬至之后，日出辰初五十分，日没申末五十分。过此以往，出没自南而北，以夏至为期。夏至之后，日出寅末五十分，日没戌初五十分。过此以往，出没自北而南，以冬至为期，自南而北，以冬至夏，乃寒为暑也；自北而南，以夏至冬，乃暑为寒也。夏之日，乃冬之夜也；冬之日，乃夏之夜也。冬至之后，月出自北而南，比于夏之日也。夏至之后，月出自南而北，比于冬之日也。此日月之往来以定寒暑者也。”

吕祖曰：“天地之机，阴阳升降，正与人之行持无二等。若日月之出没，往来交合之躔度，于人可得比乎？”钟祖曰：“天地之机，在于阴阳之升降。一升一降，太极相生，相生相成，周而复始，不失于道，而得长久。修持之士，若取法于天地，自可长生而不死。若比日月之躔度往来交合，止于月受日魂，以阳变阴，阴尽阳纯，月华莹净，消除暗魄，如日之光辉，照耀于下土。当此时，如人之修炼，以气成神，脱质升仙，炼就纯阳之体也。”

吕祖曰：“修真奉道之士，其于天地阴阳升降之理，日月精华交合之度，下手用功，于二者何先？”钟祖曰：



“始也法效天机，用阴阳升降之理，使真水真火，合而为一，炼成丹药，永镇丹田，浩劫不死，而寿齐天地。如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当取日月之交会，以阳炼阴，使阴不生，以气养神，使神不散，五气朝元，三花聚顶，谢绝俗流，以归三岛。”吕祖曰：“若此之功验，深达旨趣，所患不得时节耳。”钟祖曰：“天地之阴阳升降，一年一交合；日月之精华往来，一月一交合；人之气液，一昼夜一交合。”

## 论四时第五

吕祖曰：“天地日月之交合，年月日時，可得聞乎？”钟祖曰：“凡四时有等，人寿百岁，一岁至三十，乃少壮之时；三十至六十，乃长大之时；六十至九十，乃老耄之时；九十至百岁，或百二十岁，乃衰败之时，此身中之时，一等也。若以十二辰为一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三气为一节，二节为一时，时有春夏秋冬。时当春也，阴中阳半，其气变寒为温，乃春之时也。时当夏也，阳中有阳，其气变温为热，乃夏之时也。时当秋也，阳中阴半，其气变热为凉，乃秋之时也。时当冬也，阴中有阴，其气变凉为寒，乃冬之时也。此年中之时，二等也。若以律中起吕，吕中起律，凡一月三十日，三



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万分。月旦至上弦，阴中阳半；自上弦至月望，阳中阳；自月望至下弦，阳中阴半；自下弦至晦朔，阴中阴。此日月中之时，三等也。若以六十分为一刻，八刻二十分为一时，一时半为一卦。其言卦定八方，论其正分四位。自子至卯，阴中阳半，以太阴中起少阳；自卯至午，阳中有阳，纯少阳而起太阳；自午至酉，阳中阴半，以太阳中起少阴；自酉至子，阴中有阴，纯少阴而起太阴。此日中之时，四等也。难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时也。去速而来迟者，年中之月也。急如电光，速如石火者，日中之辰也。积日为月，积月为岁，岁月蹉跎，年光迅速。贪名求利而妄心未除，爱子怜孙而恩情又起。纵得回心向道，争奈年老气衰。如春雪秋花，止有时间之景；夕阳晓月，应无久远之光。奉道之士，难得者身中之时也。艳阳烟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楼，清风快意，月夜闲谈，雪天对饮，恣纵无穷之乐，消磨有限之情。纵得回心向道，须是疾病缠身。如破舟未济，谁无求救之心；漏屋重完，忍绝再修之意。奉道之士，虚过者年中之时也。邻鸡未唱而出户嫌迟，街鼓遍闻而归家恨早。贪痴争肯暂休，妄想惟忧不足。满堂金玉，病来着甚抵挡；一眼儿孙，气断谁能替换！晓夜不停，世人莫悟。奉道之士，可惜者日中之时也。”

吕祖曰：“身中之时，年中之时，月中之时，日中之时，皆是时也。尊师独以身中之时为难得，又以日中之时为可惜者，何也？”钟祖曰：“奉道者难得少年，少年者根元完固，凡事易于见功，止千日而可大成。奉道者又难得中年，中年修持，先补益完备，次下手进功，始也返老还



童,后即超凡入圣。若少年不悟,中年不省,或因灾难而留心清净,或因疾病而志在希夷,晚年修持,先论救护,次说补益。然后自小成法,积功以至中成,中成法积功,止于返老还童,炼形住世。然而五气不能朝元,三阳难为聚顶,脱质升仙,无缘得成。是难得者身中之时也。”

吕祖曰:“身中之时,固知难得矣。日中之时,可惜者何也?”钟祖曰:“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大道生育天地,天地分位,上下相去八万四千里。冬至之后,地中阳升,凡一气十五日,上进七千里,计一百八十日,阳升到天,太极生阴。夏至之后,天中阴降,凡一气十五日,下进七千里,计一百八十日,阴降到地,太极复生阳。周而复始,运行不已,而不失于道,所以长久。运行日月,日月成形,周围各得八百四十里。月旦之后,六中起九,凡一日计十二时,魄中魂进七十里。凡十五日,计一百八十时,魄中魂进八百四十里。月望之后,九中起六,凡一日计十二时,魂中魄进七十里。凡十五日,计一百八十时,魂中魄进八百四十里。周而复始,运行不已,而不失于道,所以坚固大道,长养万物。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人之心肾,上下相远八寸四分,阴阳升降,与天地无二等。气中生液,液中生气,气液相生,与日月可同途。天地以乾坤相索,而阴阳升降,一



年一交合,不失于道,一年之后又一年。日月以魂魄相生,而精华往来,一月一交合,不失于道,一月之后又一月。人之交合,虽在一昼一夜,不知交合之时,又无采取之法,损时又不解补,益时又不解收,阴交时不解养阳,阳交时不解炼阴,月中不知损益,日中又无行持。过了一年无一年,过了一日无一日。当风卧湿,冒暑涉寒,不肯修持,而甘心受病,虚过时光,而端坐候死。”

吕祖曰:“奉道之人,非不知年光虚度,岁月蹉跎,疾病缠身,死限将至。盖修炼不知法,行持不知时,以致阴阳交合有差,时月行持不准。”钟祖曰:“身中用年,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时。盖以五脏之气,月上有盛衰,日上有进退,时上有交合。运行五度,而气传六候。金木水火土,分列无差;东西南北中,生成有数。炼精生真气,炼气合阳神,炼神合大道。”

## 论五行第六

吕祖曰:“所谓五脏之气,曰金、木、水、火、土。所谓五行之位,曰东、西、南、北、中。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时乎?采取有时乎?愿闻其说。”钟祖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东曰青帝,行春令,于阴中起阳,使万物生。南曰赤帝,行夏令,于阳中升阳,使万物长。西曰白帝,行秋令,于阳中起阴,使万物成。北曰黑帝,行冬令,于阴中进阴,使万物死。四时各九十日,每时下十八日,黄帝主之。若于春时,助成青帝而发生;若于夏时,接序赤帝而长育;若于秋时,资益白帝而结立;若



于冬时，制摄黑帝而严示。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而为一岁，辅弼天地以行道。青帝生子曰甲乙，甲乙东方木；赤帝生子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黄帝生子曰戊己，戊己中土；白帝生子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见于时而为象者，木为青龙，火为朱雀，土为勾陈，金为白虎，水为玄武。见于时而生物者，乙与庚合，春则有榆，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与丙合，秋则有枣，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与甲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黄，不失土木之色；丁与壬合，夏则有樗，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与戊合，冬则有橘，黑而黄，不失水土之色。以类推求，五帝相交，而见于时，生在物者，不可胜数。”吕祖曰：“五行在时若此，在人如何？”钟祖曰“惟人也，头圆足方，有天地之象，阴降阳升，又有天地之机。肾为水，心为火，肝为木，肺为金，脾为土。若以五行相生，则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为母，受生者为子。若以五行相克，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克者为夫，受克者为妻。以子母言之，肾气生肝气，肝气生心气，心气生脾气，脾气生肺气，肺气生肾气。以夫妻言之，肾气克心气，心气克肺气，肺气克肝气，肝气克脾气，脾气克肾气。肾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肾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肾之妻，肝之子。肺者，肝之夫，肾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肾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见于内者为脉，见于外者为色，以舌为门户，受肾之制伏，而驱用于肺，盖夫妻之理如此。得肝则盛，见脾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肾之见于内



者为骨，见于外者为发，以耳为门户，受脾之制伏，而驱用于心，盖夫妇之理如此。得肺则盛，见肝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见于内者为筋，见于外者为爪，以目为门户，受肺之制伏，而驱用于脾，盖夫妇之理如此。见肾则盛，见心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肺主见内者为肤，见于外者为毛，以鼻为门户，受心之制伏，而驱

用于肝，盖夫妇之理如此。得脾则盛，见肾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见于内者为藏，均养心肾肝肺，见于外者为肉，以唇口为门户，呼吸定往来，受肝之制伏，而驱用于肾，盖夫妇之理如此。得心则盛，见肺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克，而为夫妇子母，传气衰旺，见于此矣。”

吕祖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肾，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则盛，莫不下克于水乎？肺，金也，金在上而接火则损，安得有生于水乎？相生者递相间隔，相克者亲近难移，是此五行，自相损克，为之奈何？”钟祖曰：“五行归原，一气接引，元阳升举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气，真气造化而生阳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妇。肾，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时要识水中金，水本嫌土，采药后须得土归水。龙乃肝之



象,虎本肺之神,阳龙出于离宫,阴虎生于坎位。五行逆行,气传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阳时生阳。五行颠倒,液行夫妇,自午至子,乃曰阴中炼阳,阳不得阴不成,到底无阴而不死,阴不得阳不生,到底阴绝而寿长。”

吕祖曰:“五行本于阴阳一气,所谓一气者何也?”钟祖曰:“一气者,昔父与母交,即以精血造化成形。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胃,胃生膀胱。是此阴以精血造化成形,其阳止在起首始生之处。一点元阳,乃在二肾。且肾,水也,水中有火,升之为气,因气上升以朝于心。心,阳也,以阳合阳,太极生阴,乃积气生液,液自心降,因液下降,以还于肾。肝本心之母,肾之子,传导其肾气以至于心。肺本心之妻,肾之母,传导其心液以至于肾。气液升降,如天地之阴阳;肝肺传导,若日月之往复。五行各一数也。论其交合生成,乃元阳一气为本。气中生液,液中生气。肾为气之根,心为液之源。灵根坚固,恍恍惚惚,气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洁,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识取真龙,水中认取真虎。龙虎相交,而变为黄芽,合就黄芽而结成丹药,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

吕祖曰:“金丹就而脱质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谓之黄芽?”钟祖曰:“真龙真虎者是也。”

吕祖曰:“龙虎者何也?”钟祖曰:“龙非肝也,乃阳龙,阳龙出在离宫真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阴虎,阴虎出在坎位真火之中。”

## 卷二十四 吕祖诸诰

### 小 序

自道经丕闾，凡上帝诸天真宰列宿咸有诰，或述功行，或称愿力，或叙生平出处，使人诵之晓然知所由来，而生敬慕之心。亦如帝天明明赫赫，临之在上，罔敢戏渝褻越。诗所谓“上帝临汝，勿贰尔心”者也。惟佛菩萨经无诰。季世应真，如法事科仪，据经作诰，以为归依信顺之词。至于吕祖诸诰，则皆龙沙显迹，飞鸾自演，尤为灵验，凡所祈求，罔弗克遂。更有诵持既久，降神现相，明示道要，证果仙真者，洵度世之慈航也。世人苟能专心致志，诚敬弗懈，则感应道交，自获不可思议功德。祈福禳灾，其余事耳。

### 吕祖诰

#### 一

唐朝秀士，家世垂绅。号为纯阳，派列洞宾。身衣黄服，头戴蓝巾。枳扇根根藏造化，丝绦节节定乾坤。天地视之一粒，万物渺如微尘。饥餐山柏，渴饮涧清。产体于中秋之时，八月初四日降神（此与经异）。炼丹于季春之候，三月十八日修行。证果六阳，谁识仙体？飞升九月，实我功成。受正阳之秘旨，作大罗之天真。任凡间迅风骤雨，随朝市白昼黄昏。只管我伐毛洗髓，不受他利锁名



绳。功名富贵，视如浮云。举世皆沉迷于酒色财气，惟予能参破乎清静玄门。黄鹄矶头，曾作卖桃之客；洞庭湖口，素传度柳之名。古今称羨，华夷感恩。济人利物，起死回生。至聪至明，至仁至圣。启玄阐教，收缘救劫。上终南山，中方上八仙洞。吕太史纯阳家主，正阳一派天尊。

## 二

至心顶礼洞中仙，求得灵丹度下凡。如见尊颜来蓬户，不厌蘋繁与菲筵。降下青鸾飞渺渺，骑来黄鹤羽翩翩。黄服蓝巾枳扇子，一瓶葫芦系腰间。饥来不爱人间食，渴后惟贪饮涧泉。功名富贵犹云逝，利锁名疆脱苦关。朝朝暮暮闲游视，观见众生实可怜。刀兵水火流亡厄，老幼沟渠骨障天。有难急急求拜祖，叩之即应护身前。若要求男并求女，投诚归命赐儿传。若求长寿登仙果，至诚礼拜得增延。若逢病患缠绵汝，焚香恳祷即速安。路中急难无求救，殷勤叩祝在身边。即时请来即时应，随刻呼来便降坛。发下大愿三十种，第一愿结众人缘。老祖原来不负汝，汝亦念念把心坚。太上敕吾来度世，律令敕汝土神言。一家须保无灾厄，成就上帝济人丹。纯阳上洞真人，兴道护世，收缘救劫天尊。



## 三

慈肠度世，体天行道。位居震宫之上，法演无极之妙。道包天地，德冠古今。本来先天之质，复产下界之身。圣父获丹药而得孕，仙母凝紫光而诞体。八月初四临凡，四月十四上升（此亦与经不同）。作人天之眼目，为三界之医王。以乾坤为住宅，得阴阳为配偶。湖海常作杯筓，山岳每为棋局。日月是灯炬之光，星辰运百脉之灵。大道难穷，微妙莫尽。大悲大愿，至慈至孝，祖师三教主宰，宏仁普惠帝君。

## 四

咸通及第，赐宴琼林（唐诗《鼓吹》亦作咸通）。受君命而两坐琴堂（授江州德化县令，其二任未详），避巢兵而一家归隐。终南遁迹，川麓韬光。文章饱蕴于心胸，道妙包罗乎天地。鹤形龟息，金骨琼肌。受正阳之秘旨，作大罗之天仙。九转功成，十年苦行。体太上好生之德，为玄门不老之宗。三醉岳阳，度城南之枯柳（世人因此语，遂以柳真人为柳树精者，大错）；几居黄鹄，卖普济之仙桃（此诰系吕祖亲校正过。世本于阳下多楼字，鹄下多砥字者非是）。大悲大愿，大圣大慈，祖师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兴行妙道天尊。

## 五

玉清内相，金阙选仙。化身为三教之师，掌法判五雷之令。黄粱梦觉，忘世上之功名；宝剑光芒，斩人间之妖怪。四生六道，有感必孚；三界十方，无求不应。黄鹄矶头



留圣迹(至今仙桃迹在),终南山上炼丹砂。存芝像于仙岩,显灵踪于云洞。阐法门之香火,为三教(世本多作玄嗣,不知吕祖化身为三教师。若止玄嗣,则专指一门小矣)之梯航。大慈大悲,大仁大孝,开山启教,灵应祖师,天雷上相,灵宝真人,演正警化孚佑妙通帝君,兴行妙道天尊。



## 六

无极一圣,应化度人。化身为三教之师,紫府掌纠司之令。性宗道德,体湛寂而真常;命藏东华,炼九环而七返。恒河宝筏,道岸津梁。丹成庚月先天,法藏拈华正眼。了无四相,不别三门。功德洪深,人天示现。领玉清灵宝之简命,奉弥罗金阙之灵符。普度有缘,咸登正觉。四生六道,无不垂恩;三界十方,有求则应。劫超元会,果证圆通。大悲大愿,无声无臭,祖师天医上将,玉清内相,金阙选仙,灵宝真人,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兴行妙道,三五神德,一炁真君,广济正道神人,九梵符篆真人,兴隆大道天尊,光圆自在通佛。

## 七

玉清内相,金阙选仙。建巍勋股肱宸陛,肃睿鉴品鹭

仙阶。位奠金庭，衍神功于有永；爵隆玉阙，昭圣德以无疆。悯恤倒悬，慈悲涂炭；救劫宗主，解难法王。宏教化于两间，光道德于千古。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兴行妙道天尊。

## 八

中天无上宫，三教慈悲主。继道统于列圣，垂规范于万真。演《八品》《五品》之奥旨，示仙子佛子之慈航。大哉正位蓬莱，玄功广博；伟矣尊居峻极，覆照崇隆。号令十方，作金阙之上宰；统摄五岳，为仙佛之宗师。惩咎褒良，消灾弭沴。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开坛启教，灵应祖师，帝师无上慈光援引，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妙通帝君，兴行妙道天尊。

## 九

巍巍元上宫，渺渺清微境，至道极无为，玄通昭灵应。综儒释道之全，而统归一贯；合天地人之撰，而妙蕴三才。历恒河沙劫，广济群迷；遍大千世界，溥施法乳。玉律金科，字字泄乾坤之秘奥；龙章凤篆，言言示仙佛之筌蹄。阐发太极先天，津梁垂于奕祀；宣扬皇风帝泽，位诣卓乎天真。大悲大愿，大圣大仁，玉清真宰，道极无为，至玄至圣，万炁持衡，孚佑现化，三教宗师，玄元广法天尊，圆通文尼真佛。



##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楞严经

华严经

大般涅槃经

法华经

道行般若经

无量寿经

仁王经

六祖坛经

宝积经

维摩诘经

圆觉经

地藏经

金刚经

药师经

百喻经

贤愚经

寒山拾得诗

禅林宝训

禅诗精选

佛教楹联精选

《道书十二种》

《悟真篇》

《吕祖全传》

《遵生八笺》

## 主编简介

姜子夫,字严华。安徽人。现职事北京盛世墨元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以动画、歌舞、戏剧、影视、旅游、会展等循环业态链,致力于汉唐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弘扬。曾从业策划运作大型房地产、能源、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已出版禅宗北祖、大唐国师神秀祖庭《朝圣三峡玉泉寺》。E-Mail:ZIFU865@126.com